斯洛文尼亚文学丛书

柯扎克城堡

约瑟夫·约契奇(Joseph Jurčič)著
勾承益 译

Jurij Kozjak

Joseph Jurčič

四川文艺出版社

斯洛文尼亚文学丛书

四百年前

一段回肠荡气的传奇

斯洛文尼亚

人所共知的文学经典

一本被译成近20种文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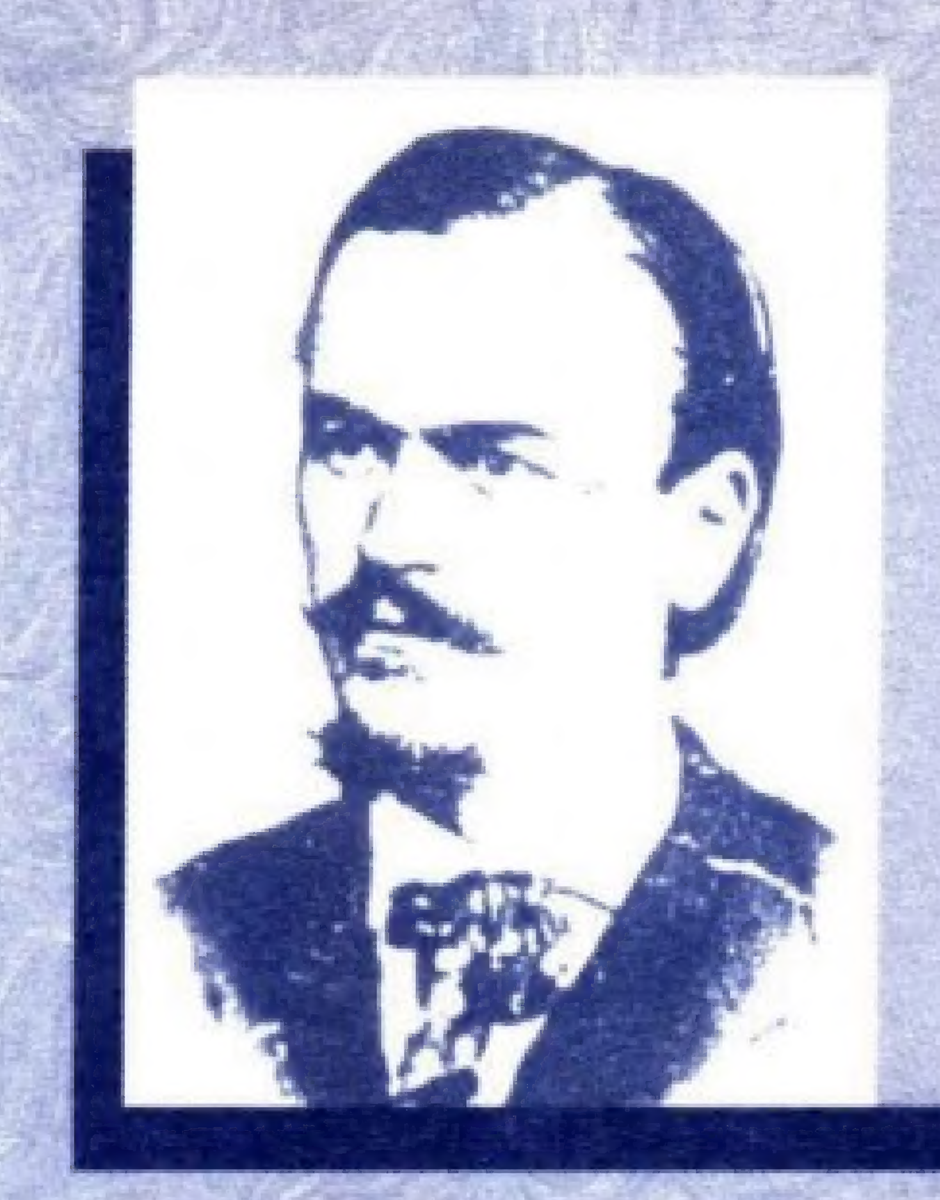
畅销读物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ISBN7-5411-1940-7/I·1676
定价：12.00元



斯洛文尼亚文学丛书

柯扎克城堡

约瑟夫·约契奇(Joseph Jurčič)著
勾承益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柯扎克城堡／（斯洛文尼亚）约契奇著；勾承益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11
ISBN 7－5411－1940－7

Ⅰ．柯．．． Ⅱ．①约．．． ②勾．．． Ⅲ．长篇小说－斯洛文尼亚－现代 Ⅳ．I55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028 号

策划组稿：罗韵希　金　平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史小燕
责任校对：刘文玉等
责任印制：龙小龙

书　名　柯扎克城堡　　定价 12.00 元
著　者　［斯洛文尼亚］约瑟夫·约契奇
译　者　勾承益　　ISBN7－5411－1940－7/I·1676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11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电话：（028）6666700［发行部］　（028）6662959［编辑部］
电子信箱：scwy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内容提要

四百年以前，土耳其帝国时常入侵斯洛文尼亚，并将战争中俘获的男童带回本国，将他们训练成凶悍无比的“皇家近卫军”斗士，然后利用这支军队攻击他们自己的父母之邦。

由于对兄长的嫉妒，同时为了图谋兄长的财产，黑心肠的彼得将兄长的独生子乔治出卖给一个吉卜赛仇人，通过这个吉卜赛人辗转卖到土耳其。

二十多年以后，乔治成长为土耳其“皇家近卫军”中一名最勇猛的战士和最优秀的军官。在带领部下进攻斯洛文尼亚的时候，由于那位吉卜赛人与彼得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最后真相得以昭示。好人得到了好报，恶人受到了惩罚！

作者简介

约瑟夫·约契奇 1844 年 3 月 4 日出生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少年时代在卢布尔雅那接受启蒙教育，因为斯洛文尼亚当时隶属于奥地利的统治，所以青年时代的约契奇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古典哲学。后来，由于经济拮据，他正在从事的写作不足以维持学业，只好中途辍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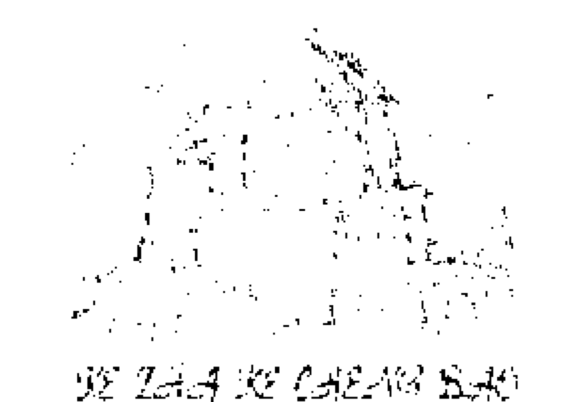
三年以后，社址设在维也纳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报》聘他担任编辑工作，1871 年，他随这家报纸迁至卢布尔雅那，并且成为这家报纸的主编。

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加上后来过度的劳累，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881 年 5 月 3 日，结核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年仅三十七岁。

在约契奇之前，斯洛文尼亚的文学园地相当贫瘠，创作数量极为有限。约契奇的老师弗兰西斯·勒维斯梯克在斯洛文尼亚的学校里首次讲述文学理论课程和率先从事斯洛文尼亚语的文学创作实践，他热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斯洛文尼亚的文学创作早日成熟。然而，他的夙愿只是到了约契奇才最终变成了现实。

约契奇的文学创作使斯洛文尼亚的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斯洛文尼亚语作家，他对自己的文学事业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通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频繁接触，他的创作水平与日俱增。从十四岁开始，他就努力学习和研究老师弗兰西斯的著作，并且从中受到很深的影响。他善于观察生活，尤其留意跟农民们的交往，从他们中间搜集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研究他们生动有趣的语言表达形式。

约契奇的创作灵感来自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其中最明显的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历史。斯洛文尼亚民族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斯洛文尼亚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斯洛文尼亚的传统习俗、斯洛文尼亚的文物古迹，给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在卢布尔雅那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整天沉醉于图书馆的阅读之中。与此同时，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也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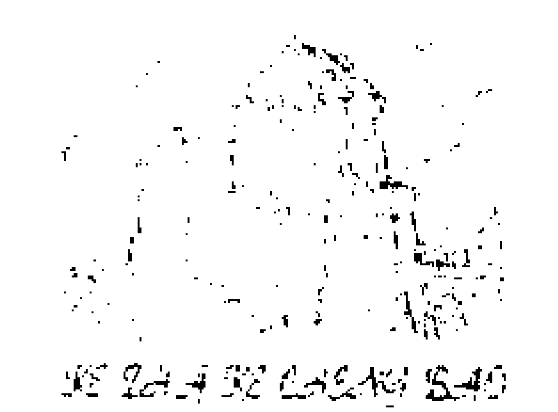
1863年，斯洛文尼亚图书馆协会发起了一次文学创作有奖竞赛，约契奇参加了这次竞赛，并且以杰出的历史小说《柯扎克城堡》一举夺得这次比赛的第一名。这本书在第一版印行之后，立即一抢而空，在斯洛文尼亚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随即再版、三版。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奥地利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斯洛文尼亚语著作的发行在当时几乎是处于半禁止状态，无论是写作或者出版都须冒极大的风险。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柯扎克城堡》的顶风问世，同时也具有鼓

舞斯洛文尼亚民族精神的历史意义。

在写作这部文学名著的时候，约契奇还只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所以这本书在文字方面还多少存在一些不成熟的痕迹。尽管如此，全书还是充分展示了他不可埋没的文学天赋。

《柯扎克城堡》多次再版，早已成了斯洛文尼亚人所共知的文学经典，几乎每一个中学生都对书中的人物和情节了如指掌。书中所涉及的地址，如柯扎克城堡、斯底奇纳修道院、穆莉雅娜教堂都因为本书而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

迄今为止，这部著作已经被译成包括英、德、法、意、日等的十五种以上的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



第1章

漂泊的人啊何其不幸，

哪年哪月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西门·扬可



在很久以前的斯洛文尼亚，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和现在几乎完全不一样。假如我们的哪一位祖先突然从天上回访他几百年以后的故乡，他肯定不能认识自己的子孙竟然是我们这个模样，也不敢相信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我们身边那些年高德劭的老人们不是常常都在抱怨说“江河日下人心不古”吗？是啊，斗转星移，人世沧桑，现代斯洛文尼亚人的生活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矗立在山头上的高高的城堡，那么坚实，那么雄伟，俨然就是从岩石里长出来的一样。在从前的年代里，我们斯洛文尼亚那些高贵的

领主们就居住在这些城堡里，凭着他们从奥地利皇帝那儿得到认可的权力，管辖着他们各自的领地。在他们城堡周围的土地上，生活着勤耕苦作的农民们，但是这些农民并不像今天这样享有人生的自由。从他们生活的方式看，把他们叫做农奴似乎更接近事实一些。在那些年代里，无知和愚昧的气氛笼罩着每一片土地，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也不管他们是富裕还是贫寒，人人都生活在这些气氛之中。与无知和愚昧结伴同行的，自然还有迷信和巫术，因此我们那些祖先同时也生活在如此种种蒙昧的迷雾下面。在不少古代文献中，我们时时可以读到某位某位老妇人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的记载，其原因就是大家都认定她是一个散布灾难的巫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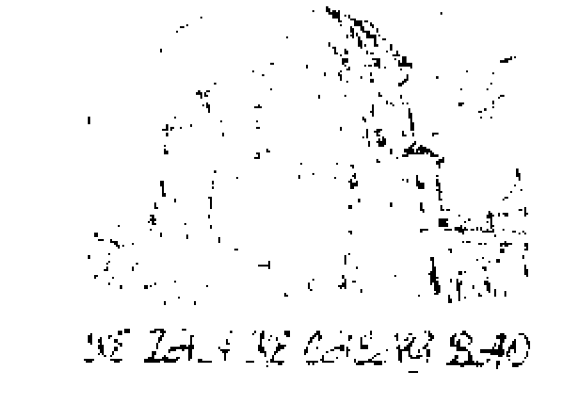


作为呼吸着现代空气的斯洛文尼亚人，我们几乎已经很难想像出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在土耳其入侵年代所蒙受的灾难。我们的民族能够在这片土地上香火不断，代代繁衍，直至今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为了这个奇迹，我们不得不对那些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拯救了斯洛文尼亚这片土地和斯洛文尼亚这个民族的先辈们充满感激和崇敬。

这些高傲的城堡究竟在土耳其侵略者心中留下了多少胆寒的记忆？时过境迁，我们已经无从详考。在那些保存至今的城堡的石墙上，历史的风雨已经洗尽了昔日的血迹，就连城堡的主人也早已随历史的长河杳然逝去。在这些残垣断壁之间，我们所能辨认的，似乎只有斯洛文尼亚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

然而，通过无数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我们总算认识了这样一些历史人物，认识了这样一些勇敢的骑士。在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他们用勇气鼓舞了我们的民族，用铁骨保卫了我们的土地。

在卡尼尔拉省的平原，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昔日的城堡，其中最负盛名的那座曾经属于一个叫做柯扎克的家族。公元十五世纪，这座城堡就已经矗立在这儿。那时候，它气势巍峨，完好如新。而且，这是一座异常坚实的建筑，一看就给人一种天长地久永不可摧的印象。它建筑在一座山峰的顶上，几座圆形的塔楼高高地耸入苍穹，好像在警告着每一位远方的来客：在得到它的主人认可之前，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入这片土地。从城堡的一砖一石上，我们至今都还可以感受到它们拥有坚实的生命力，就连当今那些最有经验的专家也不得不为它的建筑技巧再三叹息。



柯扎克城堡的各代主人都是历史的强者。从那个无从考证的年代开始，“柯扎克”这个姓氏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日尔曼和意大利强权压制的年代，他们曾经不得不被迫割让自己的领地，但是他们高贵的姓氏却一直保留下来。在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姓柯扎克的人已经不多了，不用怀疑，这就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到保卫家园的战场上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在我们的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候，柯扎克的姓氏已经属于斯洛文尼亚的贵族阶层了。在离柯扎克城堡不远的一座山顶上，坐落着另一座叫做沙蒙布利格的城堡。



据传说，这两座城堡分别出自两位同时代的石匠兄弟之手。当时，他俩决定各自在一个山头修建一座城堡，可是他俩只有一把锤子。所以，当一个石匠在砌墙的时候，另一个石匠就打石头；当另一个石匠砌墙的时候，这一个石匠就打石头。两个石匠共用一把锤子，两座城堡也同时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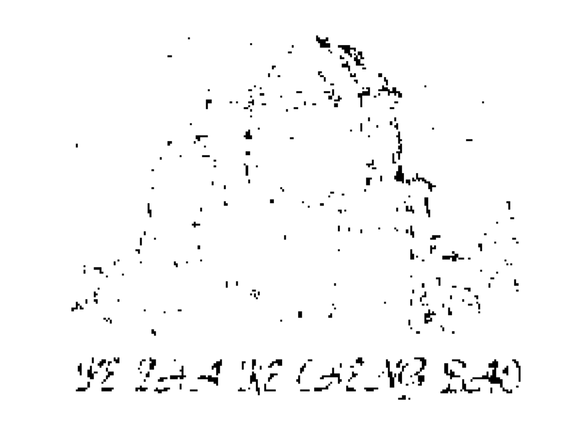
在距今四百年以前，柯扎克城堡里住着两兄弟：哥哥叫马克，弟弟叫彼得。马克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作为城堡的主人，他同时也管辖着周围一大片附属于这座城堡的领地。马克长得相貌堂堂，身强力壮，他精力充沛，勇敢豪放，同时有一副老天爷赐予的善良心肠。那时候，许多领主对待自己领地上的农民都很不友好，而马克却跟他们全然不同，而且他的人生经历也跟许多贵族不一样。早在青年时期，他就被送到德国的军队里去学习军事知识和格斗技术——这是当时的一种时代风尚：对于贵族阶层来说，不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可是，当他在德国的学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父亲突然去世，马克被迫从德国回到柯扎克城堡继承父业，主持家庭事务。马克的离去给他在军队里的上司留下了极大的遗憾，因为他一直十分喜欢这个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年轻骑士，认为他是一个少有的人才。



马克一直都深受邻居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从德国回到城堡以后，没有过多长时间，就认识了沙蒙布利格城堡那位贵族的女儿，随后就跟她结了婚。可惜他的美满

家庭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在生下一个叫乔治的小男孩之后，上帝就把这位年轻的妈妈、可爱的妻子召回了天堂。出于对妻子的忠诚，马克发誓此生决不再娶。从此以后，他就把抚养乔治当成了后半生的主要事业和他全部的精神寄托。他立志要让乔治长大以后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和一个像他母亲一样高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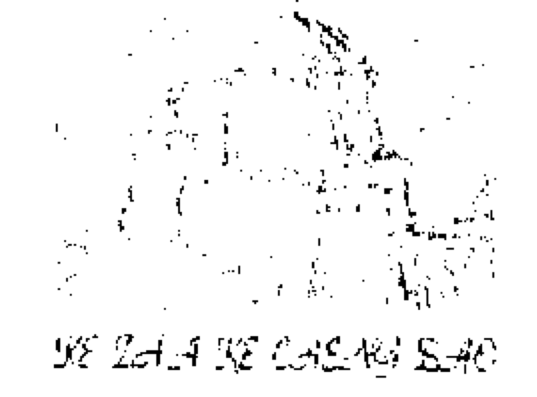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也时常参加战斗，因为那时候土耳其的军队几乎每年都规模不同地入侵斯洛文尼亚，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每一次都让许多村庄变成焦土。当这些入侵者遭到激烈的反击而被迫退过边界之后，马克又回到他的城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农民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作为马克的弟弟，彼得·柯扎克跟他的兄长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他是家里的小儿子，他的父亲一直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他身材矮小，而且天生残疾，命运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持刀上阵的骑士。在童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胆怯而且撒谎的坏习惯。哥哥马克远离家庭去了德国之后不久，他们的母亲就离开了人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彼得，几乎丧失了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最后一点美好的东西。他的父亲很少重视对他的教育，周围的人看见老爷对他这种态度，也常常表现出对这位小少爷的冷淡和漠视。最后，就连城堡里的仆人们也不把彼得放在眼里。天长日久，柯扎克城堡里的这位小少爷竟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有跟别人交朋友的愿望。他厌恶周围的每一个人，他恨他们。他常

常无缘无故地猜想周围的人一定也厌恶他，也恨他。甚至从童年的时候开始，他就随时设法回避跟人们接触，形成了他冷漠孤僻的性格。作为对周围这个冷落他的世界的报复，他时常折磨家里喂养的牲畜和小动物。他常常拿着树枝，把家里的鹅群追得嘎嘎乱叫，等他追上之后，就用树枝狠狠地抽打它们。就像谚语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这一颗被长期冷落的孤僻的心里自然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尖刻与残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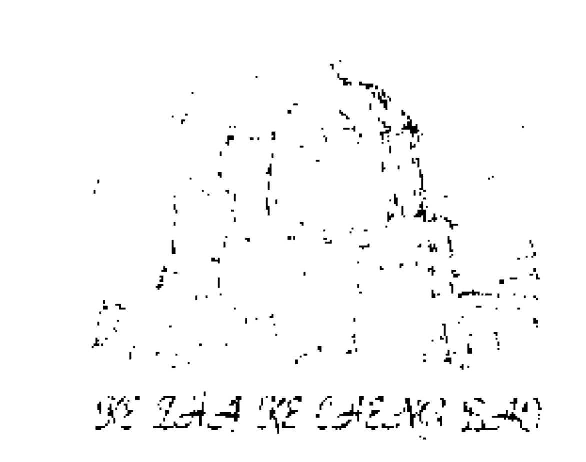
然而，不知是父亲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这个小儿子的性格缺陷呢，还是他没有认识到牧师这个职务的神圣意义。等到彼得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把彼得送到了附近那座叫做斯底奇纳的修道院去学习。满心希望这个小儿子能在这样一个优越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牧师。



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有它自身的规律，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尽管彼得具有敏捷的思维能力，可是从他进入修道院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再一次暴露了自己离群索居的怪脾气。他性情乖戾，喜怒无常，而且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对于神父传授的知识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在每天祈祷的时候也流露出极不耐烦的表情。他回避跟每一个人说话，对修道院里的规章制度置若罔闻，而且常常公然拒绝服从神父的指令。在修道院里不到三天，他的神学老师就断定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称职的牧师。就连修道院里最有耐心的院长也对这

个年轻人丧失了信心。看在老柯扎克的情面上，尽管他很希望挽留这个学生，但最终还是把他遣送回到了老柯扎克的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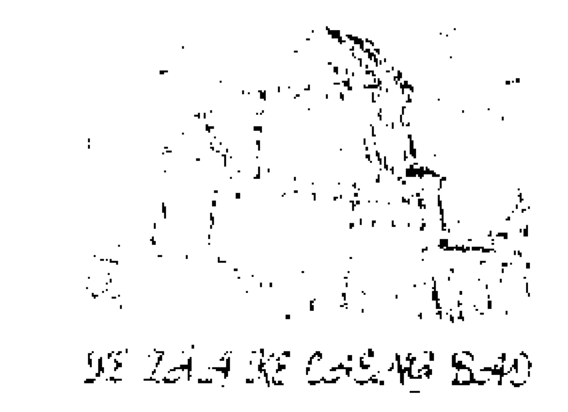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老柯扎克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个小儿子了。他还能让这个孩子去干什么呢？既然他天生残疾，罗圈腿，罗锅背，长着一个与体形极不相称的大脑袋，根本不可能去骑马打仗——他连披一身铠甲的力量都没有！本来，让他去当牧师已经是父亲为彼得此生设计的最后一个选择了，可是他现在连最后这一线希望也成了泡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柯扎克只好为彼得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他让人在城堡的顶楼上为彼得打扫出一个房间，在房间里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手抄本的书籍。从此以后，这个成天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小房间里，一头扑进了那堆手抄本中间，连猜带想，对那些书里的内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知道，阅读那样的手抄书籍远不像现代这些印刷本这么容易。



没过多久，老柯扎克也离开了人世。在他立下的遗嘱中，他把柯扎克城堡和他的绝大多数财产留给长子马克来继承，把另一部分财产留给了他们家族中另一位年轻的晚辈，他的名字叫罗易斯·柯扎克。对于小儿子彼得，这位父亲则做了一个苦心的安排：他没有给彼得留下任何遗产，但是却在遗嘱中确认他享有在祖先留下的这座城堡里终生居住的权利，同时他的长兄马克有义务向彼得提供他的一切生活所需。

老柯扎克这个决定有他自己的道理：如果他在遗嘱中明确地留给彼得任何有形的财产，那么，不管他留给彼得多少，彼得都会认为是一个小数目，因此他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之内把这些财产挥霍一空，他完全有可能在哪一天像伊索出卖自己的出生权一样，为了换取一杯残羹而出卖这些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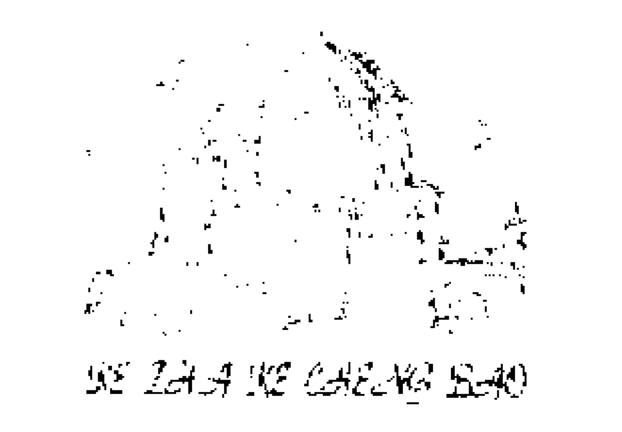
对于父亲这个决定，彼得又是怎样想的呢？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被父亲遗弃了，因此他心里充满了痛苦。他一点也不感激父亲对自己未来的安排，也一点也不为哥哥马克会照顾他终身的生活而感到宽慰。他心里不停地盘算着，因为他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他甚至想通过观察星象的办法来预知自己未来的财富和权力。正如一个叫做“利令智昏”的成语所表达的那样，一个人对于财产无节制的渴求，常常可以让他变得糊涂，使其性格扭曲变态。此时此刻，彼得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渴望和挥之不去的痛苦。然而，他心里的一切，只有通过一声声的叹息向小房间里的四面石墙倾诉。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一切，世界上谁也不可能知道他这个时候在想什么。



第2章

斯梯布勒斯的贼比豺狼更凶狠。

——民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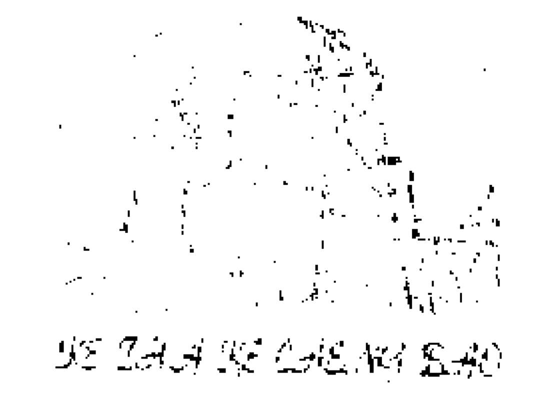


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始之前五十年，吉卜赛人到了斯洛文尼亚。在此之前，欧洲人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对吉卜赛人的来龙去脉依旧不甚明了。当时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些突然出现在欧洲的吉卜赛人有一定的描述，说他们长着棕色的皮肤，穿着奇异的服装，说着异域人的语言。这个陌生的民族自称是基督教的信徒，而且坚持说他们来自埃及。也许他们从前也生活在自己国王的管辖之下吧，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忽然就分成无数的群落，开始在欧洲各国流浪。接着，几乎每一个地方的土著居民都对这些吉卜赛人产生了敌对的情绪。原因是他们觉得这些吉卜赛人只知道玩弄骗术，而不愿意承担艰苦的工作；他

们随时随地都在有预谋地诈骗别人，而且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权利。

在一个夏日的黄昏，太阳已经落山。

在我们的故事刚开始的时候，一群吉卜赛人在柯扎克城堡围墙外面架设他们的帐篷。一块块布满尘土的篷布在岩石上展开之后，那些人用各种长长短短的棍棒把它们支起来，就搭成了他们的帐篷。在其中一个帐篷的前面，正燃烧着一堆篝火。火焰上挂着一只大水锅，一个长着乱蓬蓬黑头发的小男孩正在用一柄木勺搅动着锅里煮着的东西。他身边的小姑娘，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正在用手转动着烤肉的架子，肉架上烤着一大块不知从哪儿得来的羊肉，已经半熟了。这时候，大多数吉卜赛人都出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乞讨或者偷窃去了，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帐篷附近。没过多长时间，那些人就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地回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通过不同手段获得的各种食物，有新鲜猪肉，有猪油，还有各种瓜果之类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从火边站起来，他就是这群吉卜赛人的头人。他把那个正在煮饭的小男孩叫到身边，带他走到几匹矮小的马和毛驴旁边，这些马和驴是吉卜赛人用来驮运行李的交通工具。

“听我说，孩子，”那个头人对小男孩说，“今天晚上你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城堡里弄到一匹好马。手脚麻利些，我会帮助你，老奶奶会把那些人吸引开。你进去以后，拉那匹大黑马，就是马棚里靠近门边的那一匹。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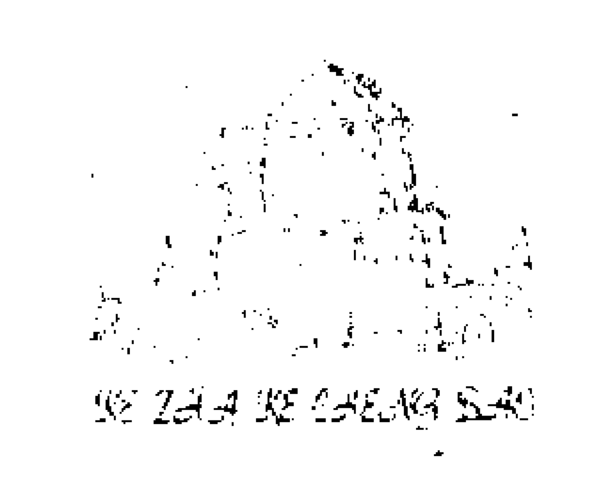
解开绳子，把它牵到大门口，剩下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这匹马是不是归我呢，爸爸?”

“你可以在它背上骑一会儿，明天早上我们就越过国界。没有人会看见我们偷马，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把它卖出去。”

听见爸爸这样的回答，那个小男孩说了几句话表示不同意，可是等他抬头看见爸爸威严的目光，连忙闭上了嘴。

他俩不声不响顺着小路朝着城堡大门的方向溜去，到了大路上坡的地方，便躲到了路边隐蔽的暗处，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城堡里巡夜的哨兵发现。



到了城堡下面，爸爸弯下腰让小儿子顺着他宽大的背部爬到他的肩头上。然后这位高个子的吉卜赛人慢慢地直立起来，开始用双肩朝着高墙顶上推举那个男孩。

“你够着墙顶了吗?”他问。

“还差半个胳膊那么长。”孩子一边回答，一边竭力地把小手臂伸向墙顶。

父亲让自己的身体朝着墙上靠得更近一些，同时踮着脚，尽量把双肩朝上耸。可是，他儿子的手还是无法够到墙顶。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孩子从肩头上下来。他找来一些从墙上掉下来的石块，堆在高墙下面，再次让孩子站到他肩上，他自己又站在那个石堆上，很快，那个男孩黑小的身影已经攀到了城墙顶上。

“你看见马棚了吗?”爸爸问。

“看见了，我还看见老奶奶在那边呢。”儿子回答。现在他已经安全地骑在墙顶上了。

“好了，现在就动手吧。把马牵出马棚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我就在大门外面等你，你靠着墙边走。小心点儿，别被那边的哨兵发现了，我就在门外等你。”

可是，还没有等到父亲的话说完，那个男孩就已经飞快地溜进院子去了。

与此同时，城堡里的仆人和负责看管马棚的年轻人正在院子的另一端，他们正围在一起跟那位吉卜赛老奶奶打趣逗乐。

“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一个仆人问她。

“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埃及来的。”老奶奶回答的时候，悄悄地用她的眼角朝着马棚的方向偷瞟，“你们知道它在哪儿吗，埃及?”



“我在教堂里听牧师布道的时候说过这个国家。”一位名叫欧吉布的老仆人说。

“我们跟主人到德国去过，我们见过许多东西，我们还去过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可是，埃及嘛，还没有去过。”第二位仆人说。

“到你们那个国家一定要乘船过海吧?”第三个仆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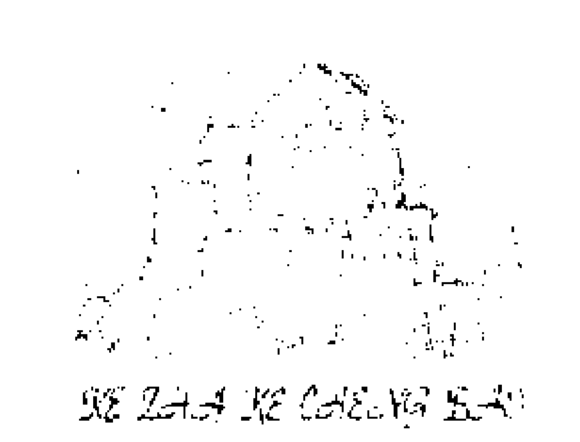
“一点没错。”吉卜赛老奶奶接着说，“圣徒约瑟夫和圣母玛丽亚带着圣子耶稣坐船到埃及。你们一定听说过这件事吧？我们，不，不，不是我们，是我们的祖先们，我们的祖先们拒绝接纳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吉卜赛人必须在七年的时间里四处流浪，走遍天涯海角。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流浪的形式来赎取自己的罪孽，知道吗，朋友们?”

“七年？你说的是七年吗?”一个马夫嘟嘟哝哝地说，“你们在我们这儿游来荡去不知多少年了，我记得自己刚刚长牙齿的时候就看见你们在这儿了。我们早就想把你们从这儿赶走了。”

顿时，院子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笑声。可是那位吉卜赛老奶奶却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样，用她平静的声音继续说：

“静一静，我的朋友们！你们认为我们不想回故乡去吗？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啊……可是我为什么要对你们作这些解释呢？就算我说破了嘴你们还是不会明白的。”



“得了吧，得了吧。”第五个仆人接过话头说，“你是不是在研究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呢？说不定你也跟我们的主人彼得一样（说到这里，这位仆人朝着城堡上面的小房间看了一眼，他担心那儿有人会听见他说话。等到他确信彼得没有偷听的时候，才继续往下说）——我们的主人彼得会看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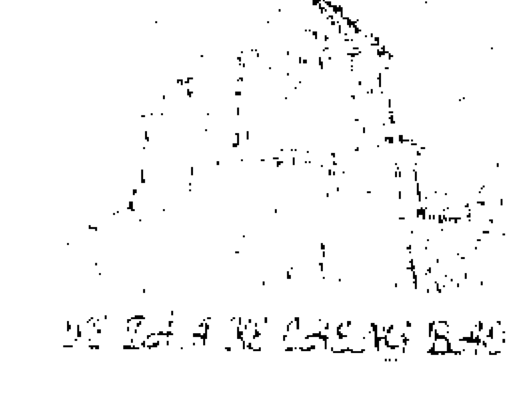
“让我看看你的手相，朋友，你可以从我这儿听见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可以听见未来的事情。”

“我可不是你的什么朋友，老家伙。就算你能说出我的过去和未来，我还是什么都不会相信你。可是，你看见了一些什么呢？在哪儿?”他一面说，一面伸出手

掌。

“耐心些……别着急！……你有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你将面临第三次死亡的威胁，可是我不能看出你是否能躲过这一次。可是，等等！对了！你将要……你有一次眼看就要结婚的机会，可是你没有成功。不过，在一年之内，你还会得到一次机会，你很可能跟一位寡妇结婚。”吉卜赛老人预言说。

“你一定是一个骑在扫帚杆上飞行的巫婆！”那位马夫惊呼起来，“太厉害了，她什么都知道，这个巫婆！”他的话音刚落，周围的仆人们纷纷拥上前来，朝着吉卜赛老人伸出他们的手掌。这位吉卜赛老人不得不使尽全身解术，又是猜测，又是编造，又是诱导，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预测未来。她说话的时候非常小心，因为她要察言观色，让每一个仆人和马夫都相信她的话。这群人简直被她弄得瞠目结舌，因为他们差不多完全相信自己的秘密全都没有逃过她的神秘预言。



这些仆人和马夫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吸引到了那位吉卜赛老人的身上。正当他们津津有味地讨论着她那些不可思议的预言的时候，他们的主人马克·柯扎克出现在院子的另外一边。看见那些仆人们正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马克想过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六岁的孩子朝着他跑过来，急匆匆地说：

“爸爸，快！快去看！有一个不认识的仆人把我们的马牵走了！我让他把马放下，可是他恶狠狠地瞪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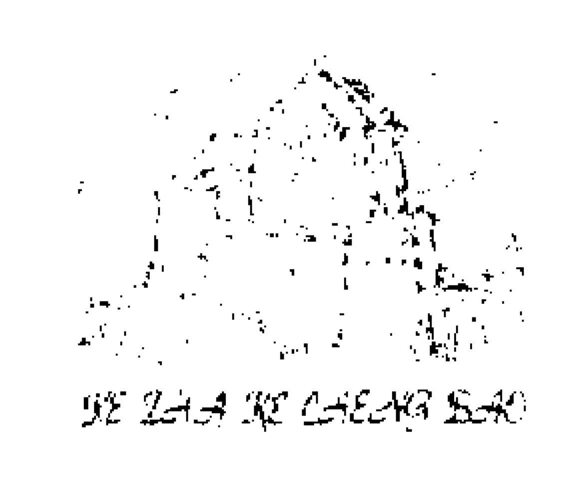
我，还想抓住我。快去！快去！”

孩子一边说，一边拉着他的爸爸朝城堡大门前的院子里走。到了那边，马克看见那个吉卜赛小男孩正在试图骑到那匹他最宠爱的黑马背上去。可是那匹马的个头太高大，他试了几下都没法骑上去。

看见如此胆大的窃贼，马克·柯扎克顿时怒火万丈。哪里来的窃贼，竟然偷到我柯扎克城堡里来了，而且竟然在我最宠爱的战马身上打主意！

一个箭步，他已经跳到了那个小窃贼的身边。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对着吉卜赛孩子大喝一声。听见这炸雷一样的喝斥，小男孩吓得像触电似的，连手脚都僵直了。“你要把这匹马牵到哪里去？你从哪儿来的，你这个小暴徒！”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马克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举起身边一根大木棒，朝着那个小男孩身上重重地打去。转眼间，只见那个男孩软软地躺到了地上，汩汩的鲜血顺着他的脚下流淌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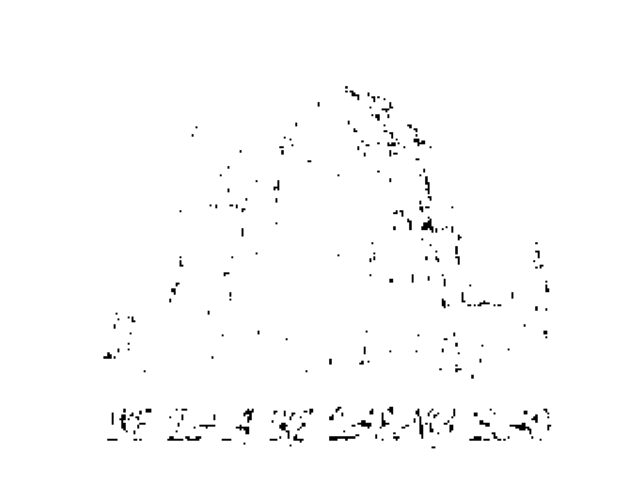
那匹大黑马从小男孩手里挣脱出来，跑回了马棚。此时，那些被吉卜赛算命老人吸引在一起的仆人和马夫们也听见了马克愤怒的吼声和吉卜赛小孩的尖叫声，他们都朝着大门前面的院子跑来。这时候，那个高个子的吉卜赛人也出现在大门前的院子里。他双眼闪着仇根的目光，扫视着院子里站着的每一个人，然后一声不吭地弯下腰，从地上抱起那个已经不省人事的孩子。可是，等走到城堡大门口的时候，他慢慢地转过身来，用非常清晰的字句大声地说：



“好好地看着我，柯扎克城堡！还有你，城堡的主人！如果我儿子的生命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会让你们知道我是谁!”说完这句话，他很快就消逝在夜色中。那位吉卜赛算命老人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城堡。

城堡里的仆人和马夫们静静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能够这样来无踪去无影，他一定不是凡人。”他们在心里悄悄地想，“我们今天遇见的肯定是一个恶魔……”

柯扎克城堡的主人朝着他的仆人和马夫质问道：“谁让你们允许这样的人随便进出我的城堡?”



第二天早上，柯扎克城堡外面的帐篷不见了，那些吉卜赛人连夜搬走了。柯扎克城堡里的人并没有把吉卜赛人的离去放在心上，甚至那天晚上的事件也很快被他们遗忘了。事实上，在那样的年代里，土著人跟吉卜赛人之间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人们早已见惯不惊了。

第3章

我们是斯洛文尼亚的好汉，你听，
战斗的号角响遏行云，
为了我们心中的神圣，
为了我们家园和国王，
上马，勇敢的骑士
让我们的铁骑卷起雷霆万钧。

——柯赛斯基



这天下午，在城堡后面一个小花园里，马克·柯扎克和他的儿子一起站在那棵尊严的菩提树下。从马克的表情上看，他似乎正被缠绕在深沉的思绪之中。越过面前大片高低起伏的平原和葡萄园，他的目光落在遥远的天际。也许，他正在怀念那些在一场场恶战中倒下的骑士兄弟们；也许，他正在思念那些还活着，却像断线之珠散在四方的战友们；也许他正在思念自己那位可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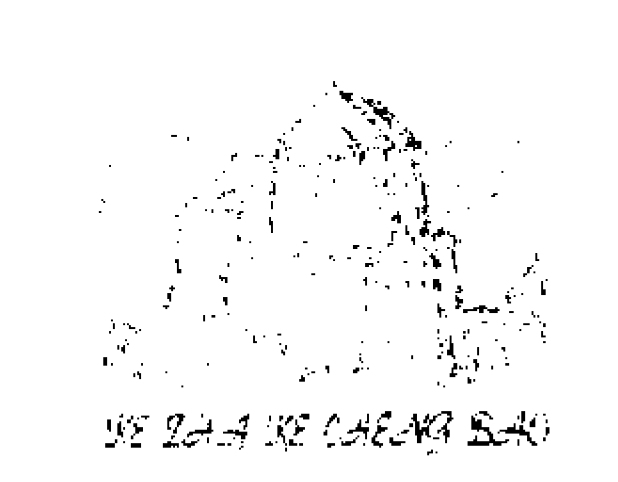
妻子，因为他的目光似乎正在注视着不远处的沙蒙布利格城堡，就是他的爱妻呱呱坠地和度过少女年华的地方。也许，他正在为脚下这片生他养他的斯洛文尼亚的土地的前景深思。他沉思着，久久地沉思着。直到他身边这个活泼的孩子用天真的问题把他唤醒：

“我们什么时候到斯底奇纳修道院去，爸爸？你答应过要带我到那里去见伯纳德神父，让他教我念书的。”

“我们明天就去，孩子。”马克回答。

“我们骑马去吗，爸爸？我可以跟你一起骑在马背上吗？”

“当然，只要你是一个好孩子，我就让你骑在马背上。”马克许诺说。



正在这时，家里的老仆人走过来告诉马克说，门卫说有一个陌生人请求跟老爷见面。像往常一样，马克让仆人先接待来客，并且答应立刻出来跟客人见面。

马克到前面跟客人说话去了。老仆人坐下来陪着小主人，并且开始给他讲仙女公主的故事。这位老仆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她的脑袋里装着数也数不完的故事。她把这位小主人看作自己的掌上明珠。还在婴儿的时候，这位女仆就把他成天抱在怀里，惟恐别人从她手里夺过去。小主人也喜欢这位老仆人，他从小就听她讲故事，对她的故事百听不厌。

在城堡的大厅里，马克接见的那位来客原来是他年轻时代的知心朋友。那时候，他俩一起在德国军队里服役。自从马克回家继承父业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

面。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要不然，按照当时的习惯，朋友们通常是不会这么天远地远跑来只为了叙叙旧。等到仆人在桌上摆出丰盛的食物之后，他们才开始正式交谈起来。

“你能光临我的城堡，真是太令人高兴了。”马克对客人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会在自己家里招待你……你到老朋友这儿来，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能为你帮上什么忙吗？”

“你估计得一点也没有错，我的朋友。我到你的领地来，的确是由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原因。为了这个原因，我不得不分别拜访许多骑士。尤其是当我从你的领地经过的时候，我不可能不来造访。事实上，我目前要寻访的正是像你这种果断勇敢而且富于责任心的人。但是你千万别认为我是在为自己奔走，因为我寻访各位骑士，只是为了皇帝的缘故。”那位来访的骑士说。



“为了皇帝？你在为皇帝寻访战士？可是你知道目前正是我不可能离开自己领地的时候，土耳其人随时都可能向我的领地发起进攻。而且我还有一个那么幼小的孩子。一旦我离家外出，他连一个可靠的监护人都找不到……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咱们的皇帝需要战士，我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我很愿意让我领地上的农民，让我城堡里的仆人们去参加我堂弟罗易斯的部队，或者别的哪位骑士的部队。”马克说。

“可是，马克，如果这一次是为了拯救咱们皇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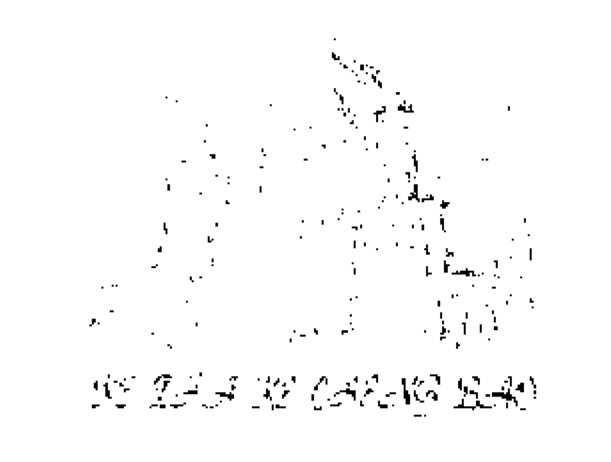
人的生命，你愿不愿意亲自出征呢?”

“你在说什么？皇帝的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快说!”马克急切地问。

“这么说，你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好像一无所闻了？看来你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了？那么，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吧！你肯定听说过关于采列伯爵惨死的消息吧?”

“我听说过这件事情。”

“对了，在他去世以后，人们都确信斯特尼亚省将从此回归咱们皇帝弗利德里克三世的管辖。可是匈牙利国王约翰·戈里扎心里也想着这个地区。咱们皇帝明明知道约翰的野心，但是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要去参加接交仪式。他认为只需二百名骑士陪同，就可以易如反掌地把采列地区的行政大权收回自己手里。他认为自己一旦到达采列，就会立即受到当地贵族们的欢迎。谁曾料那个叫吉安·维多维克的家伙，就是采列伯爵生前的管家，他心里却不这样想。对于吉安·维多维克奸诈多变的为人，我们是早有所闻的。可是咱们的皇帝陛下却偏偏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己向维多维克提出的条件已经足以让这家伙对他完全俯首称臣。而且，这只老狐狸也在口头上向皇帝承诺说，只要他看见皇帝的大驾出现在采列城堡，他就立刻把采列伯爵的行政大权奉献在皇帝面前。可是，当匈牙利国王用更多更优越的承诺出现在维多维克面前，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让斯特尼亚臣服于匈牙利的统治，他们就会发动战争，并且没收他的个人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安·维多维克便中途变卦，



出卖了咱们的皇帝陛下，倒向了匈牙利一边。他甚至跟匈牙利人签订条约，同意用武力劫持皇帝。我们大家都劝皇帝陛下不要相信吉安·维多维克，可是皇帝总是太善良，太相信人，总是把别人朝好处想。他认定维多维克忠于皇室，而且为人诚实。当得知维多维克的军队正在朝我们居住的城里进发的消息之后，我们赶快护卫着皇帝撤退到了山上的城堡。很快，我们的城堡就处在维多维克的包围之中……现在，我连夜冲出重围，赶到你们卡尼尔拉省来召集你们这些忠诚的骑士，赶快到采列救驾！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全部，也是我急匆匆跑来访问你的原因，我的朋友。我相信你一定会为你的皇帝陛下伸出救援的手，就算是献上自己的生命，你也会在所不惜。"

"既然情况像你所说的这样，我还有什么理由再犹豫呢？"马克·柯扎克语气十分庄严地说，"不过，请你告诉我，还有谁参加我们的救驾行动？我们的军队有多少人？"

"求援的特使已经被派往奥地利的每一个省去了。至于你们卡尼尔拉省的骑士们，我相信你们明天大概都会动身出发了。附近地区每一位骑士都已经同意带兵参战了。请相信我，柯扎克城堡尊贵的主人，为了祖先的光荣，你决不会是孤军作战的人。"

听见朋友的鼓励，马克向他鞠躬致敬。

"告诉我，"马克问，"你是怎样冲出重围，躲过那只老狐狸的追杀的呢？"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幸亏夜色帮了我的大忙。请你相信，如果不是为了皇帝陛下的缘故，我绝对不会冒这种单枪匹马的风险。我从城堡杀出来，靠的是我手中的剑，也靠了天意的帮助。”来客回答说，“但愿我们这些救驾的战友们能够勇敢战斗，从危难中把咱们的皇帝解救出来。”

“我们一定会给背叛皇帝的维多维克一个终身不忘的教训。”马克说，“你认为皇帝和他身边的卫兵能坚持到我们救援部队赶到采列吗？”

“如果我们不拖延太长的时间，我想他们一定还能坚持住。就目前情况看，他身边还有差不多两百名斗志正旺的战士。可是如果我们不尽快赶到，因为粮草缺乏，他们很快就会丧失战斗力。”

“不！柯扎克家族的勇士决不能眼看着他们的皇帝陛下面临危难，也决不会在皇帝需要的时候有任何迟疑。尽管目前的确不是我离家外出的时候，但是我决不会因此而犹豫。”说到这里，马克·柯扎克决心已定。

得到马克的承诺以后，他的老朋友跟他告别，又匆匆跨上了他那匹快马，驰上了那条通向峡谷的大路。在那儿，他的身影消逝在浓密的森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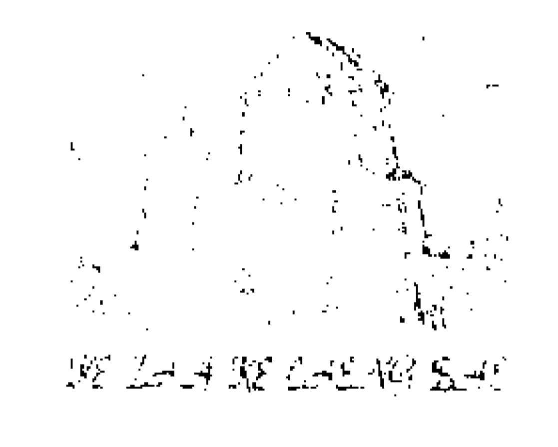
在城堡内，紧急出征的消息像闪电一样通知到了每一个人。听见这个消息，一些人兴奋不已，而另一些人则愁眉紧锁。

马克派他的管家立即到村子里去调集马匹，同时检查装备是否已经完善。他还命令所有的武器都必须连夜



打磨完毕。同时他还自己进进出出不断关照别的必需品。几乎整整一个下午，城堡里的人都在跑上跑下，急急忙忙为明天的出征做准备。

城堡里的人们都在兴奋不已地叫着闹着，同时也在七嘴八舌地估计明天早上主人会选哪些人随他一同出征，会让哪些留下来守护城堡。他们中间一些人十分渴望能随主人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他们心里还暗暗地盘算着能在战斗中多多少少发一笔小财，回家以后说不定可以买到一些土地。另外一些人则一想到残酷的搏杀场面，就禁不住一阵阵心跳。还有一些年轻人，那天晚上心情一直都很沉重，因为他们很不情愿这样突然地离开自己的妈妈，而且还可能死在异乡的土地上，连尸体也无人掩埋。因为不愿意让同伴知道自己这种让人羞耻的念头，他们只好把这些念头悄悄藏在自己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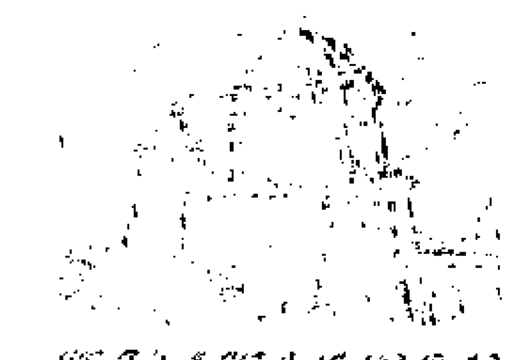
然而，不管城堡里上上下下有多少复杂的念头，就算把他们所有人的烦恼集中在一起，也比不上马克·柯扎克此时心里的万千思绪。的确，他要思考的问题比每一个人都困难得多。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逝去，可是马克的心里始终想不出一个可以接受他临行之前托付家业的人。他的领地，他的财产，还有给他的生活带来惟一乐趣的年幼的儿子，他应该把这一切托付到谁的手里才安全可靠呢?

显然，马克的弟弟彼得，他就住在城堡里，而且也不可能跟马克出征，让他来监护小乔治，本来是最安全



也是最合情理的安排。他不是孩子的叔父吗？他不是这个家庭血缘最近的亲人吗？可是，对孩子来说，这个叔父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保护人呢？他成天都把自己关在城堡顶层的小房间里，成天不跟别人见面，满脑子装的都是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稀奇古怪的事情，他能胜任这个使命吗？在马克出征期间，如果土耳其人再次朝柯扎克城堡和周围的领地发动袭击，他这位兄弟能担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吗？再想一想附近的亲戚，堂弟罗易斯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可是他也即将跟别的骑士一道，带着他的随从踏上救援皇帝的征途。

想来想去，马克最后只好极不情愿地决定，还是让他的弟弟彼得·柯扎克跟他六岁的继承人乔治·柯扎克一起来守卫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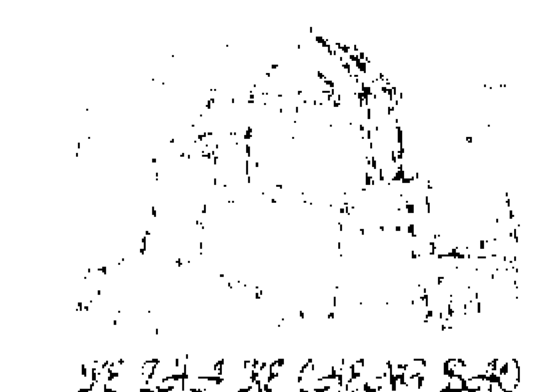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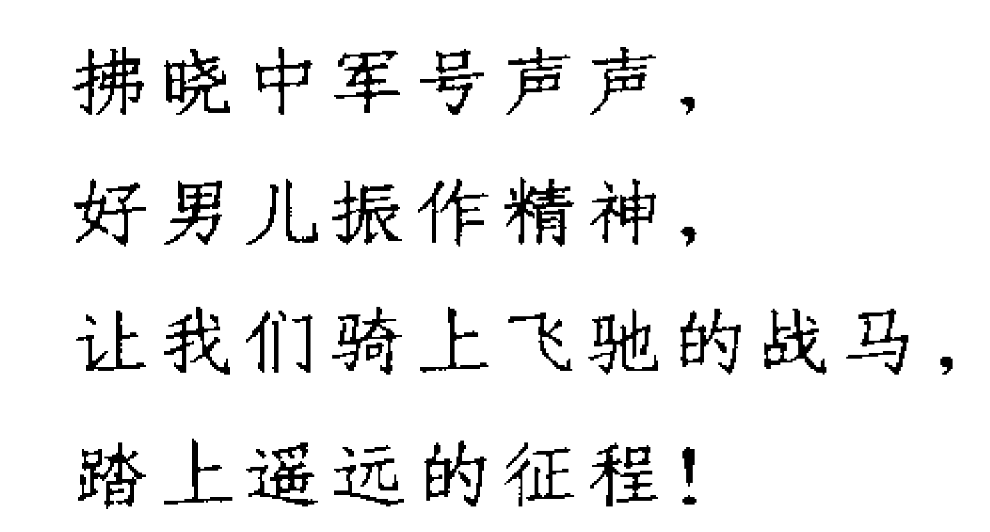
“血浓于水，”马克在心里对自己说，“当他认识到我对他如此充满信心的时候，他也许会改变自己平时的行为。我要告诉他怎样精明地应付城堡内外的事务，怎样和善地对待这个孩子。我还要让斯底奇纳修道院的伯纳德神父到城堡里来给我的儿子上课，担负对孩子的保育工作。我还要让仆人们规规矩矩服从彼得的指挥。

“……那么，我究竟还担心什么呢？一两个月之后，我一定会回来。我已经经历过那么多次战斗，上帝一直在保佑着我。他现在也一定不会抛弃我，因为他知道我和我的孩子比什么时候都更加需要他的庇佑。”

就这样，马克·柯扎克在焦躁不安的思考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最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第4章





拂晓中军号声声，
好男儿振作精神，
让我们骑上飞驰的战马，
踏上遥远的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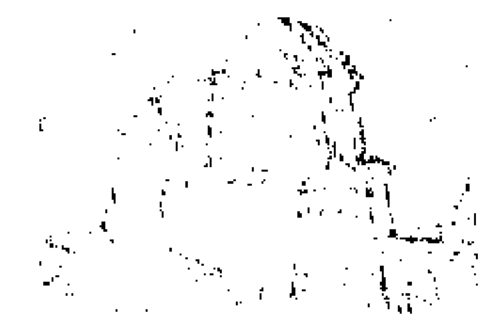
——斯洛文尼亚民歌

为了更有效地防御敌人，保卫自己，古代斯洛文尼亚人从别的民族那儿学会了在山头上修筑城堡。从那个古老的年代开始，柯扎克城堡就矗立在它现在的山头上。同许多古老的城堡一样，柯扎克家族的城堡也经受住了各个艰难时代的战火洗礼。从德国和拉希柯的贵族们侵占了斯洛文尼亚的山头之后，他们从原有的那些领主手里夺回了他们的家园和权利，然后把夺回来的土地当作礼物送给在从前的日子里遭受剥削的农民们。作为交换条件，农民们必须为这些新领主开拓更多的土地，

并且交回十分之一的产量作为地租。这是斯洛文尼亚的一段动荡的历史。所幸的是，即便是在经过这些外国入侵者的强权侵夺之后，柯扎克城堡，连同他主人的姓氏，依旧顽强地保存了下来。

与此同时，斯洛文尼亚人也像阿瓦雷人和法兰柯人一样，在山头上修筑了防御工事，用来保卫自己的领地和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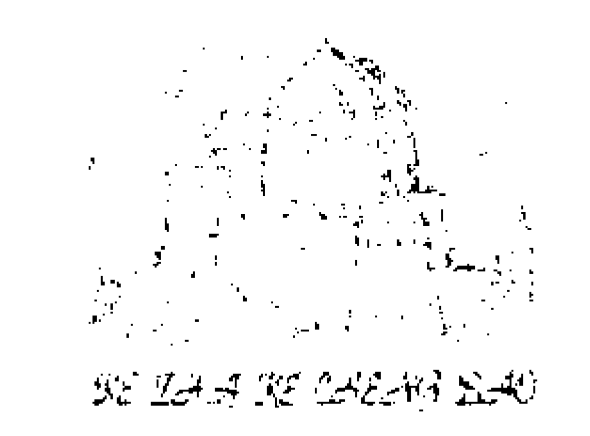
此时此刻，马克的弟弟彼得·柯扎克正坐在这座城堡顶部塔楼旁边那个小房间里，像往常一样静静地打发着孤独的时光。关于城堡主人明天早上将带队伍出征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城堡上下。厨房里，马棚里，院子里，武器库里，到处都在议论纷纷，就连城堡外面山谷下的村子里也像开锅的水沸沸扬扬，可是柯扎克老爷的弟弟却对此一无所闻。



他坐在那里，身边到处都堆放着满是灰尘的纸张，那些信件，那些书籍，那些写在羊皮纸上的手稿，绝大多数文字材料的封面上都编写着罗马数字。虽然房间里到处都堆放着书籍，可是彼得此时的心思却丝毫不在这些书籍上面。他长伸着四肢，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他的目光似乎正注视着屋角里的一只蜘蛛，那蜘蛛正飞快地把肚子里吐出来的细丝熟练地连接在柱梁之间，匆匆忙忙地织着它的网……

然而，你要是相信此时彼得正在注意蜘蛛的工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看，他眉头锁得紧紧的，不时地发出一声声长吁短叹：

“天已经快黑了，还没有人给我送晚饭上来。这就是仰人鼻息、寄人篱下的生活。要是当初他在遗嘱中……这都是我父亲的过失。他完全可以给我留下足够我生存的财产，可是他却没有那样做。父亲？你真是我的父亲吗？你配做我的父亲么?”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出仇恨的目光。他接着说：“兄弟？哪来什么兄弟？亲情？哪来什么亲情？靠这种亲情养活的人跟成天在村子里要饭的乞丐有什么两样呢？就算乞丐，也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讨饭袋，可是我有什么呢？我的每一件东西都得从这个兄长手里去乞取。是的，每一件东西。他是怎样对待我的呢，我的这位兄长？一点没错，我的父亲，你就是我的仇人……只要我能从星相中预知未来，只要我的知识不欺骗我，我总有一天会获得自己的财产，我总有一天会扬眉吐气地宣布：这是我的！”



正当彼得自言自语的时候，大阳台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估计一定是仆人给他送晚饭上来了，因为彼得拒绝到楼下跟马克坐在一起吃晚饭已经有好些年了。就跟回避每个人一样，他回避跟这位兄长见面，因为他在自己内心深处早就形成了每一个人都在仇恨他的牢固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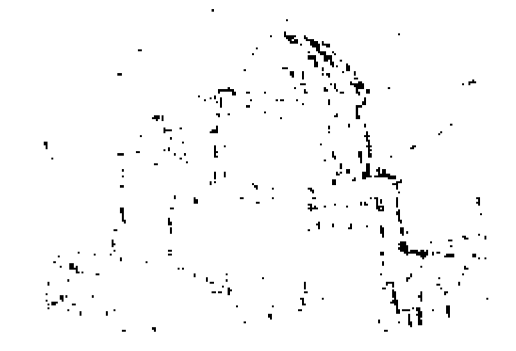
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仆人把头伸进来，用他一双询问的眼睛朝着到处都是书的房间里扫视了一圈。这是一位老仆人，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服侍过柯扎克家祖孙三代了。他的名字叫欧吉布。他对着房间看了两眼之

后，走进门来对彼得说：

“老爷希望你今天跟他一起吃晚饭。”

彼得没有回答，他只是用一双阴沉的眼睛盯着眼前这位老仆人。欧吉布一看他这种表情，赶快转身退出房间，随手关上了房门。

“真是一个怪人！”老仆人一边朝楼下走，一边喃喃地嘟哝着，手里的灯笼不停地晃来晃去，“他那双眼睛怎么让人一看就毛骨悚然呢，简直就跟我不敢说名字的那个东西一样！但愿上帝能保佑我们不受他的伤害。我服侍过柯扎克家族的老老少少，怎么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咱们二老爷这样猥琐呢！他真的是咱们老爷的弟弟吗？龙生龙凤生凤，可是柯扎克家族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怪人来呢？他究竟像家族里的哪一个人呢？天知道！天知道！”



要不是已经回到了大厅里，欧吉布不知还会唠叨到什么时候才会住嘴。过了一会儿，马克、小乔治和彼得都坐到了餐桌旁边。看得出来，彼得对兄长的邀请表现得极为冷淡，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马克的脸上带着严峻的神色，就连平时总是说说笑笑的小乔治此时也闭上了他的小嘴巴。

过了一会儿，马克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彼得弟弟，你听说咱们的皇帝弗利德里克遭受围困的消息了吧？就是遭受维多维克围攻的消息……我的一位在皇帝卫队里服役的骑士朋友给我送来了这个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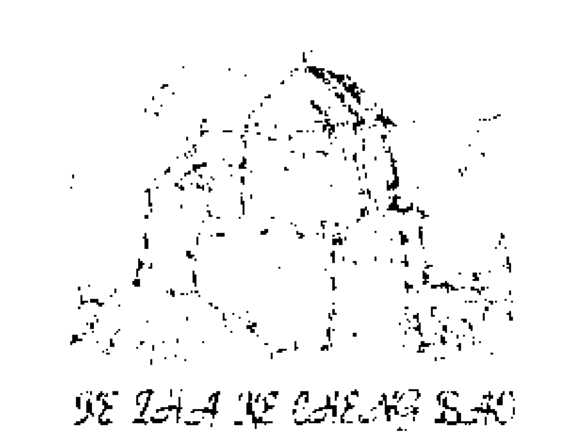
彼得懒洋洋地抬起他的双眼，注视着他的兄长，他

的目光好像在说：“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那个皇帝遭不遭受围困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沉默了好一阵之后，他开口对兄长说：

“没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谁肯主动来跟我讲这样的事情呢？”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桀骜不驯的口气。

“既然是这样，”马克继续说，“我就把现在的情况详细告诉你吧：我们卡尼尔拉省的全体骑士都将参加这次救驾的战斗，我也要跟他们一起行动。对我来说，如果对这件事袖手旁观，就是柯扎克家族的耻辱。”

“你真的要去？”彼得问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流露出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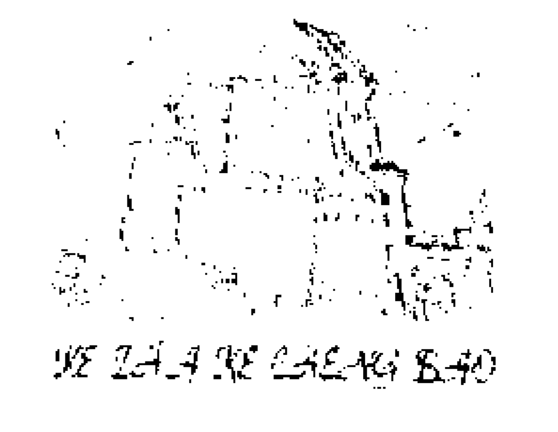


“我已经决定了。所以，在我离开城堡这段时间内，我恳求你，彼得弟弟，我恳求你从自己那个房间里走出来，替我管理城堡和领地里的事务，同时也替我照顾这个孩子。振作起来，彼得，因为你必须担负起管理这么多人的责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我恳求你，好好照顾我这个儿子，不要让他受任何伤害。为了帮助你把这件事情做得更有把握，我决定邀请斯底奇纳修道院的伯纳德神父来担任乔治的教养工作。为了防止在我出征期间发生什么意外事件，我会把自己的遗嘱留在那个修道院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这个行为。在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前，我把家里的一切都托付给你来监管。”

听见兄长用这样的语气跟自己说话，顿时，彼得心里潜藏已久的良知爆发出了一阵火花。也许，真的是因

为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人尊重自己的缘故吧？也许他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邪念吧？彼得脸上突然泛起一阵少见的红光。他猛地抓住马克的一只手，向他庄重地承诺说，他一定忠心耿耿地看护自己的侄子和马克的领地。

“好好干，我恳求你，彼得。”马克鼓励说，“用你所学的那么多知识和才干来好好管理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家业，你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哥哥有饭吃，就决不会让你饿肚子。我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你，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他比任何财富都更加重要。要是哪一天他不幸被上帝从我身边带走，我就再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任何欢乐了。而且，万一这个孩子遇上了什么不测，咱们柯扎克城堡的香火也会从此断绝。所以除了你，我的亲兄弟，我还能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谁呢？”



“可是，请你告诉我，”彼得突然说，“为什么你同时还让一个外人来和我一起照顾乔治呢？我既然已经答应为你看护领地，我就一定能帮你照顾好这个孩子……”

在两个大人谈话的时候，那个小男孩一直跟随那只小狗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谈话丝毫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再说，在他的印象中，这位叔叔平时除了老是不断地呵斥他之外，从来没有给他讲什么有趣的故事。

“乔治！”马克突然喊道。等到乔治乖乖地走到他面前以后，他对乔治说：“我出门在外的这些日子，你一定要听叔叔的话。你只要做一个乖孩子，每一个人都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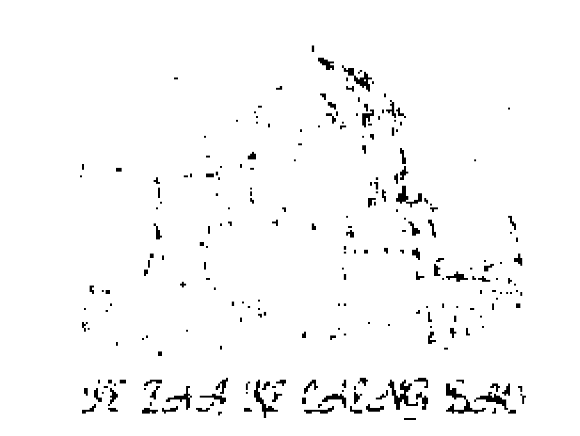
喜欢。斯底奇纳修道院的伯纳德神父明天就会到这儿来，他会教你读书写字和各种各样的知识。你也必须听他的话，不管他让你做什么，你都应该高高兴兴地去做。你要乖乖地听神父的话，我在外面才会高兴。”

“你要到哪儿去呢，爸爸？”

“我去打仗。别担心，我不在家的时候，叔叔会照顾你。”

“不，爸爸，不！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不和叔叔在一起……他那么凶。”说到这里，孩子伤心地哭起来。

“谁告诉你说我那么凶呢？”彼得脸色阴沉地说。不过，他很快就把脸上的怒气扫到一边，继续说：“你不要相信那些人胡说八道，小家伙！叔叔没有那么坏，我不会咬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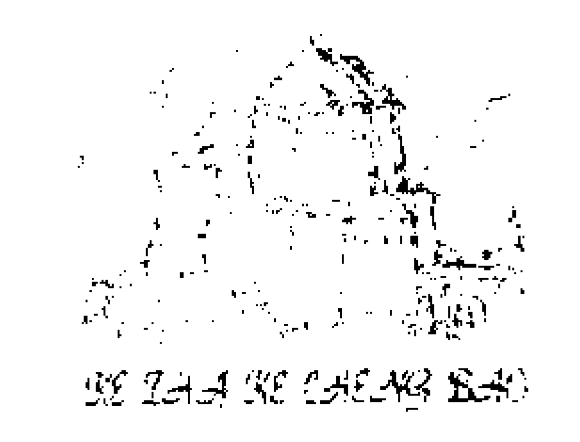
马克想方设法安慰他的孩子，答应他一定很快就打完仗回家，还给他带许多好玩的东西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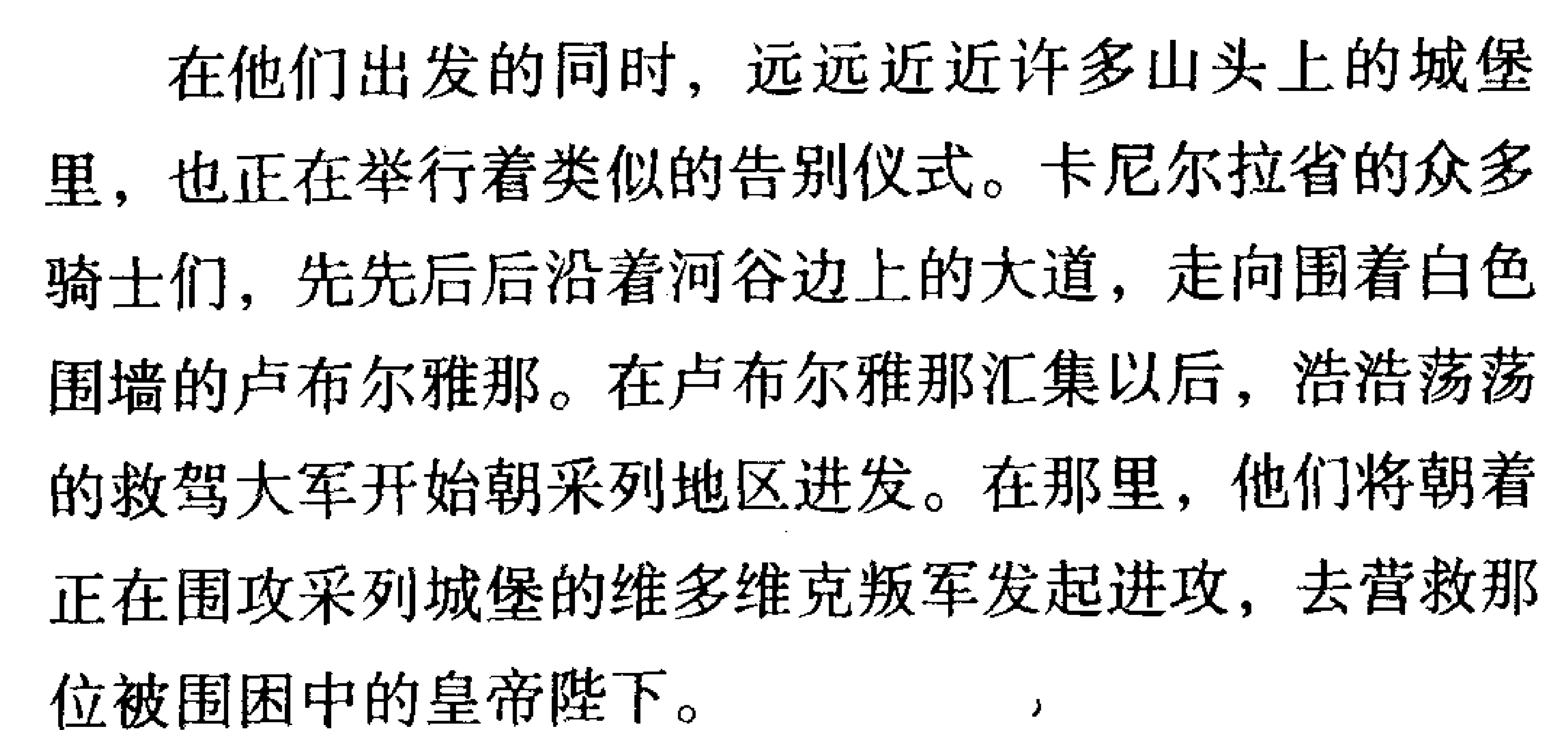
同时，彼得也再一次对他的兄长发誓说，他一定竭尽全力去获得侄子对自己的喜欢，同时管理好柯扎克城堡的一切财产。

晚饭以后，彼得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把自己关起来。老仆人欧吉布说，那天晚上他几乎整整一夜都在忙着为老爷收拾行装，他发现彼得房间里的灯一直都亮着，差不多亮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柯扎克家族这位忠实的老仆人一直都在不停地猜想彼得当时正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他会不会正在为自己将来的追求进行周密地谋划呢？谁也说不清楚。



第二天下午，柯扎克领地的一群年轻人，其中包括城堡里的侍从，也包括一些马夫，还有一些从山下村子里来的农民。他们都集中到了城堡前的院子里，已经骑到了马背上，只等他们的马克·柯扎克老爷下令出发了。在他们中间，也站着老仆人欧吉布，不过他没有骑在马上，因为他已经老了，不能参加战斗了，他只是站在那里，手里牵着马克的那匹英俊的大黑马。这时候，马克·柯扎克正站在城堡前面，他身着戎装，腰悬长剑，正在对身边那些被他决定留下来的人训话，要求他们说，他出征在外的这段时间内，柯扎克领地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尊重彼得·柯扎克的命令，因为他是马克老爷的全权代表。训话完毕以后，马克弯下腰来，最后一次把小乔治抱在怀里，亲了亲他的小脸蛋，然后把他放在地上，转身他跨上了战马，带着他的骑兵队朝着大门走去。他们走出了城堡的大门，奔向山下的河谷。





在他们出发的同时，远远近近许多山头上的城堡里，也正在举行着类似的告别仪式。卡尼尔拉省的众多骑士们，先先后后沿着河谷边上的大道，走向围着白色围墙的卢布尔雅那。在卢布尔雅那汇集以后，浩浩荡荡的救驾大军开始朝采列地区进发。在那里，他们将朝着正在围攻采列城堡的维多维克叛军发起进攻，去营救那位被围困中的皇帝陛下。

第5章

以血洗血，以战去战，
首身可离，血债必还。
——安东·乌米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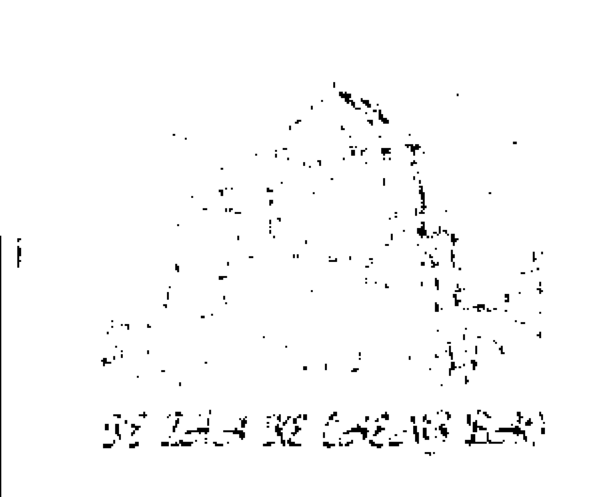
马克·柯扎克带着他的队伍出征之后，一晃就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柯扎克城堡上上下下还是同往常一样，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在人们印象中惟一的区别，只不过是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人从可敬的马克老爷换成了他那个驼背弟弟。虽然大家都有点学着欧吉布的态度，对这位临时的主人并不怎么毕恭毕敬，但是，从侍卫到仆从，每个人都按部就班地从事着自己分内的工作，谁也不愿意让这位新主人挑出毛病来。

在这些天里，彼得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他每天都十分小心地注意自己的外表形象，甚至包括穿什么衣服也十分讲究。他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把自己当做隐士关在与

世隔绝的房间里。他开始不断地到附近的贵族家庭去进行礼节性拜访。他也很快对斯底奇纳修道院附近的那座小镇产生了兴趣。因为彼得对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地记在心里，对每一个人都不吝惜他的恭维话。那一带的人们渐渐开始议论说："彼得·柯扎克其实并不像我们从前想像的那么糟糕。事实上，他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家伙呢。"

可是就在他对每一个人都显得格外热心的同时，对伯纳德神父却是一个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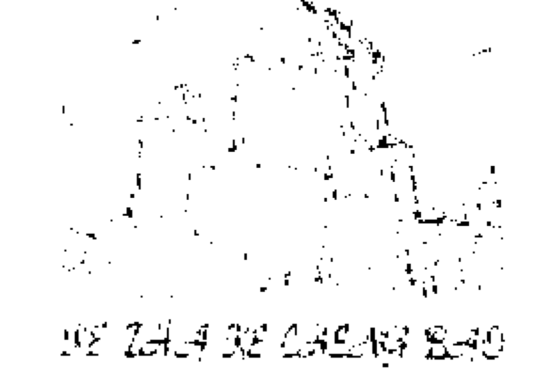
在马克出发的当天下午，伯纳德神父就来到了柯扎克城堡。从此以后，他的身份就是小乔治的导师。对于彼得·柯扎克来说，这个老修士和这个小孩子，一老一小，每次一看见就让他觉得碍眼。因为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和期盼：抓住眼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自己许久以来的梦想，争取哪一天，能从兄长马克的手里彻底夺取他的土地和财产。



小乔治是马克·柯扎克惟一的儿子，一旦马克去世，他就将成为柯扎克领地天经地义的合法继承人。到了那一天，彼得·柯扎克这个叔父的生活，就得从看兄长的脸色变成看侄子的脸色了。一想到这种前景，彼得内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这样一来，就算他心里还有两三分没有彻底丧失的亲情良心，此时也会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他脑子里正萦绕着一个念头，而且这个念头似乎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假如马克·柯扎克没有儿子，那么，等到他去世以后，柯扎克领地内的一切财产和权

力，都将顺理成章地落到他彼得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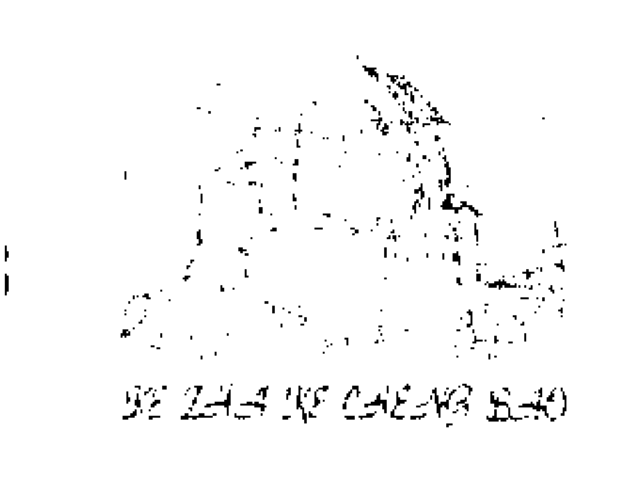
想到这里，乔治·柯扎克这个丧尽天良的叔父竟开始希望有一场大病夺去侄子的小命。可是，老天爷似乎偏偏跟彼得做对头。小乔治不但不生病，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强壮更加聪明地成长起来。就像大河里游上游下的鱼儿一样，时时刻刻都在向这位叔叔展示他活泼泼的生命力！对于小乔治来说，跟那些侍卫和仆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觉得世界上到处都充满了欢乐。一旦叔叔出现在他面前，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甚至常常觉得恼火，因为这位叔叔总是对他的一举一动看不顺眼，总是不停地对他发出这样那样的呵斥。



其实，要让小乔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彼得的良心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沉重的压力——事到如今，他原有的那一点天良已经泯灭殆尽了。可是，彼得同时也清醒地知道，一旦他真的对小乔治下毒手，事后会出现许多让他害怕的后果。他不仅会害怕马克从战场上回来找他算账，而且他会害怕身边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会容忍一个杀人凶手生活在他们中间。在背地里对小乔治下手吧，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从斯底奇纳修道院来的那位伯纳德神父几乎每时每刻都像影子一样跟随在孩子的前后。而且，在小乔治的活动范围内，不管是在城堡里还是在山下领地内的村庄里，每一个人都真心诚意地喜欢这位天使一样的小主人，谁要是敢于伤害他，每一个人都会跟这个人拼命。

夏日里的一天，彼得骑马到斯底奇纳修道院去，随行的只有两个侍从。时间已经很晚了，暮色静静地降临了大地。太阳落山以后，晴朗的夜空中升起一轮银色的月亮。月色下面，彼得和两个侍从正在赶回城堡的路上。

就在同一个时间，在步行到城堡大约一个小时距离的一片草坪上，一小队人马正在那儿点燃一堆篝火，然后围坐在火旁。草坪旁边长着两棵高大的柳树，粗大的树枝伸出来，正好罩在这些人头顶上。他们身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这伙人都长着黑黑的皮肤，鬈曲的头发，穿着褴褛的衣服。他们是吉卜赛人，一共是十一个，每个人腰间都悬着明晃晃的长刀。在他们身边的草坪上，十一匹马正在无声地嚼着青草，它们背上驮着马鞍和一些毯子。在这些人身边。没有女人，也没有孩子，这显然是一支不同寻常的吉卜赛人队伍，肯定不同于那些一年四季拖老带少四处游荡的吉卜赛部落。这是一支特别的队伍，一定带着什么特殊的使命。领队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他长着一双闪亮的眼睛，正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曾经见过的那位吉卜赛头人。不过，我们那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身边带着一大群男女老少，远不像这次这样精锐强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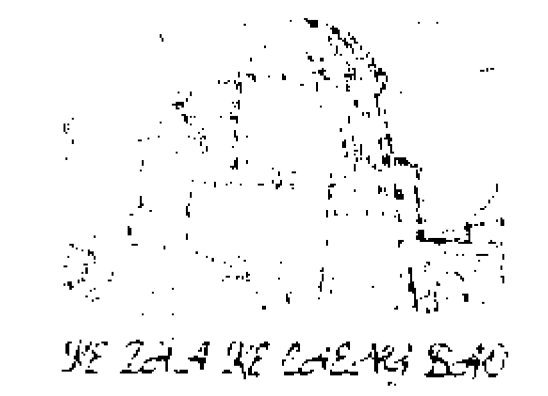
他的名字叫做沙莫尔。

“你真的完全看清楚了吗?”沙莫尔转身对队伍中的一个人问道，“你敢肯定那个去修道院的家伙是柯扎克城堡的主人，他现在还没有返回城堡?如果你谎报军

情，我先警告你，有你的苦果子吃。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一无所获，我一定把你的皮剥下来！你心里应该清楚，如果我们在这儿逗留的时间太长，一定会被他们发现。万一我们的目的被他们识破，我们手里这根绳索套着的就很可能不是柯扎克老爷，而是我们自己了。”

“我看得一清二楚。”那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吉卜赛人回答说，“我在修道院里看得非常清楚，我把刀藏在衣服下面，走进修道院去讨吃的。一个修士给我面包，他还真的相信我是刚从意大利朝圣回来的哩！那个修士告诉我说今天有许多骑士在修道院聚会，在他的谈话中我还清楚地听见柯扎克的名字。所以我知道，如果他今天从修道院回城堡，他就肯定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他肯定从这儿过，因为这是惟一的通道。”



“如果他今天晚上不回城堡，沙莫尔，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条绳子只能等到明天再派用场了。它那么结实，多在树上挂一个晚上又不会被露水咬断。”一个吉卜赛人一边说，一边解下腰间的绳子，等到把绳子解下来以后，他在绳子上打了个活结，然后扔到头顶那根粗大的树枝上。又说：“这根绳子足够让两个骑士在上面荡秋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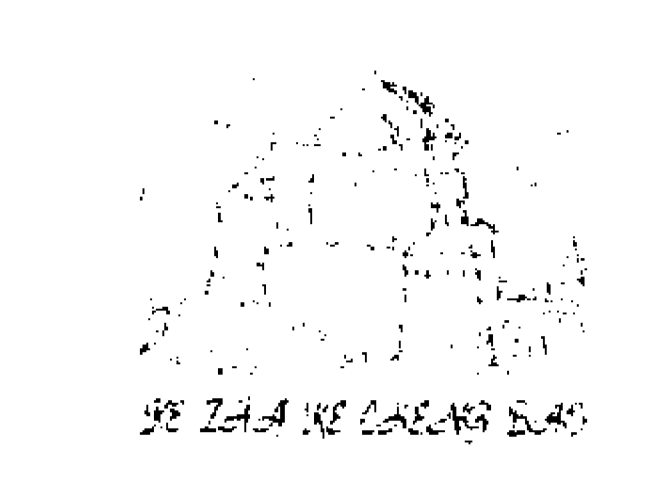
“如果凑巧赶上柯扎克两兄弟同路，”沙莫尔说，“我们就把他们两个都挂在这里。”

这时候，一个长着一双斜视眼的年纪较大的吉卜赛人突然开口说话了：

“来吧，沙莫尔，现在你总该把带我们来这儿对付

柯扎克老爷的原因告诉我们了吧？我时常听你一说起这个名字就恨得咬牙切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跟你跑了这大老远的路，我们的马都累得快走不动了，可是你还没有把我们到这个国家来的原因告诉我们哩。他究竟跟你有什么仇啊，值得我们半夜三更拿着绳子等他？你为什么一定要掐断他的脖子打碎他的骨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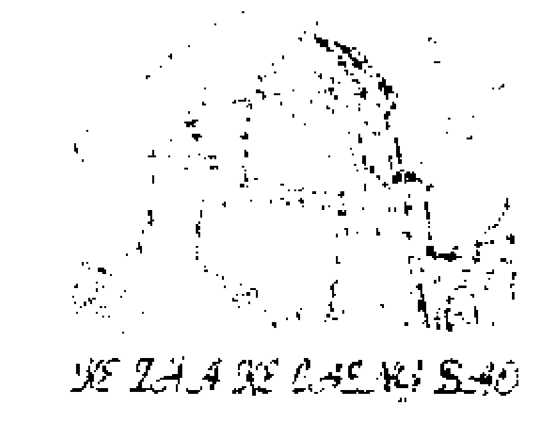
“我跟他有血海深仇，他欠了我一笔无法偿还的血债，我的朋友。”沙莫尔说这句话的时候，脸色变得铁青，“不错，他给我造成的伤害永远也无法愈合。现在，我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听了我的故事以后，你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天远地远从匈牙利骑马跑到卡尼尔拉省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峡谷，我仿佛又看见了我们曾经搭建在离这儿不远的那些帐篷，仿佛又看见发生在一个冬天以前的那件事情。你们中间每个人从前都没有跟我在一起，所以你们都不知道我曾经有一个儿子。是啊，我有过一个儿子，他年轻、活泼，比跟他同年龄的每一个孩子都长得更加结实，也比别的孩子更勇敢。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我的生命。为了他，我愿意走遍天涯海角，受尽人间所有的灾难。可是，是谁摧毁了我的希望？是谁熄灭了我生命中的这盏幸福的明灯？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现在等候着的这个家伙——柯扎克城堡的主人。穿过眼前这浓浓的夜雾，在山谷前面是一堆砌在一起的石头，它冷冰冰地矗立在那个山头上……麦肯，我的儿子，那么聪明的孩子，那么机灵的孩子！那天夜里，他翻过那道高高的石墙，独自到城堡的马棚里牵出



一匹大黑马。不幸的是，柯扎克老爷发现了他，并且当着我的面将他狠狠地击倒在地上。我冲上前去，从城堡前院的地上抱起我的儿子，发誓要为他报仇……我希望他那条被打折的腿能够慢慢地治好，然后他又会像从前一样欢蹦乱跳。然而我的希望落空了，一切药物都没有产生效果。我的儿子遭受了非人的痛楚，他腿上的骨头都从肉里戳出来露在外面，他死了……现在，你们总该知道了吧，伙伴们，你们总该知道我在这儿等着谁了吧？只要他今天晚上落到我的手里，我就决不会让他看见明天早上的太阳！"

"有人！"正当沙莫尔说得义愤填膺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惊叫起来，"有人骑马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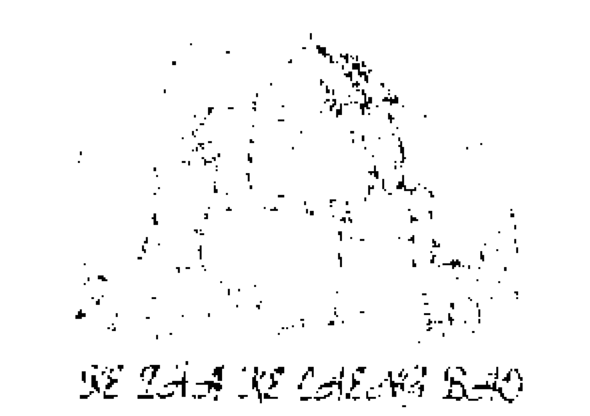
果然，透过夜间的浓雾，传来一阵阵马蹄敲击在路面上的声音。一听见这声音，这伙吉卜赛人立刻从地上跳起来，呼呼地跳到马背上，迅速无声地躲到了大路两边的树丛后边，一把把长刀紧紧地握在他们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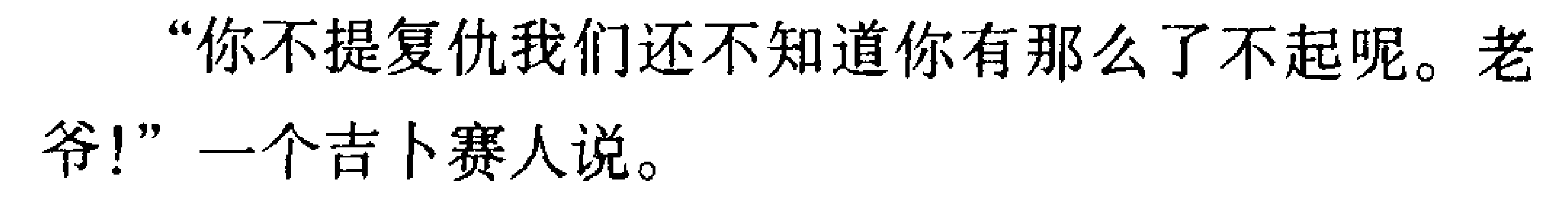


转眼间，三个骑马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其中一个是彼得·柯扎克，另外两个是他的侍从，他最近正谋划把这两个侍从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并且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贴身保镖。等到大路两旁的吉卜赛人冲出来的时候，这三个人才发现他们已经处在一伙凶神恶煞的包围之中，冷冰冰的钢刀在他们眼睛前面闪着夺命的寒光。随着一声冷酷的号令，彼得和他的两个侍从吓得从马背上滚落下来，转眼间已经被牢牢地捆绑起来。两个侍从吓得脸如死灰，彼得吓得比他们还厉害。说来也奇怪，尽

管已经吓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他却没有忘记趴在地上乞求饶命。

“你们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他战战兢兢地说，“不管什么你们都可以拿去，只求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各位大爷，我求求你们啦。我的名字叫做彼得·柯扎克，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放过我吧……我愿意给你们钱……不管什么东西……每一样东西……连城堡都可以给你们，只要你们放我一条生路。我有许多侍从和卫兵，还有许多下属，如果你们伤害了我，他们会找你们复仇。”既然死神已经逼到了他的眼前，彼得吓得六神无主，只管张开嘴巴乱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看他吓得语无伦次的样子，吉卜赛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边嘲笑，一边把彼得围在中间推来推去。





“你不提复仇我们还不知道你有那么了不起呢。老爷！”一个吉卜赛人说。

“赶快准备到地狱里去见你的那些朋友吧！”另一个吉卜赛人接着说。

“这家伙背上长这么大一个肉疙瘩，朝树上挂都不方便，真是死到临头还给我们出难题。”第三个吉卜赛人说。

“嘿！我们用两块木板把他的背压直以后再送他上西天吧！”第四个吉卜赛人也不愿意继续沉默。

这时候，沙莫尔开口了：

“把两个侍从绑在这儿，把这家伙带到火边去。让

他在那儿等着我，我给他一点儿时间来回忆一下我是谁，我估计他已经早把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在我们打发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之前，你们提醒他一下，免得这家伙到阴曹地府还不知道他究竟犯了哪些罪孽。”

两个吉卜赛人押着彼得朝着火堆旁边走去，一边走一边狠狠地用拳头砸他的驼背。彼得这时候的脑袋里几乎是一片空白，他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眼前的场面，他觉得自己仿佛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耳边不断传来的七嘴八舌的嘲骂和悬挂在树枝上的那个张着大口的绞索套早就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了。此时此刻，自从孩童时代就被他遗忘了的上帝突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他禁不住第一次默默地祈祷起来——这是他今生今世第一次祈求上帝的慈悲。



果然，上帝拯救了他。

这时候，沙莫尔从黑暗中走出来，走到火堆旁边。他借着火光仔细看了看彼得，突然惊讶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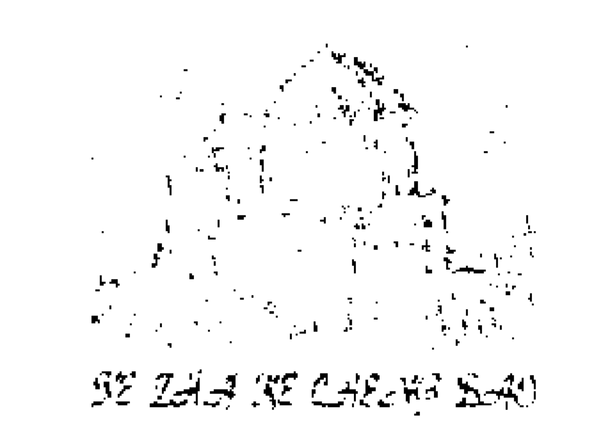
“怎么回事？他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快把他放了。”听见沙莫尔这几句话，彼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产生了一种死里逃生的惊喜。等到沙莫尔继续说话的时候，彼得天性中的狡猾又很快在他心里复活起来。

“你是谁？”沙莫尔说，“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柯扎克？我认识真正的柯扎克，他的个头远比你高大，他的身体远比你强壮。再说，像你这样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落汤鸡，怎么能够把我的儿子从马背上打下来呢……你

为什么说自己是柯扎克?”

“你弄错了，我的朋友。”彼得说，“我猜你一定是想抓住我的哥哥吧?他现在正在采列打仗。我是他的弟弟，但是除了兄弟之外，我跟他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也跟他的财产没有任何瓜葛。”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彼得的声音还在颤抖，他说得非常快，“所以我请求你们放了我，也请求你们放了我的两个侍从。我跟我哥哥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

沙莫尔不喜欢眼下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他们辛辛苦苦跑了这么远，难道就这样一无所获地败兴而归?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回去的时候依旧是两手空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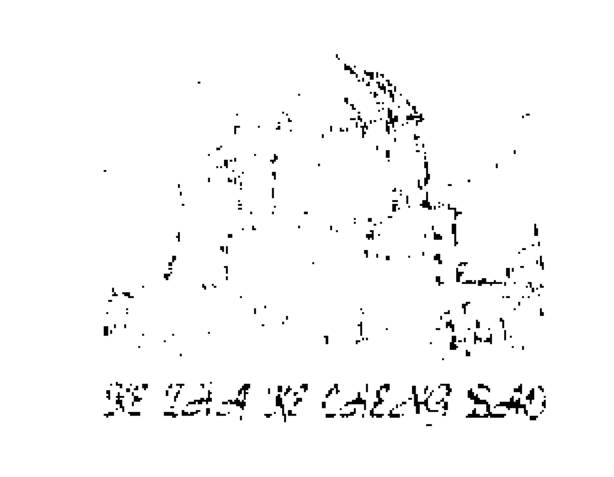
“这个家伙想让我们放了他，他就应该掏腰包，要不然我们就把他吊起来!”几个吉卜赛人一齐叫起来，其余的人都表示赞同。

听见面前这些人的叫喊，彼得禁不住用眼睛偷瞟挂在树枝上的那个绞索套，它在那儿张着大口，正等待着它的牺牲者。看到这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场面，彼得的心又一次发疯似地狂跳起来。为了自己的性命，彼得已经准备在这场交易中做出一切可能的让步。最后，吉卜赛人同意释放他和他的两个侍从，条件是交出一百个金币的赎金。沙莫尔本人陪同彼得前往城堡去提取赎金，在他回来之前，其余的吉卜赛人负责留在原地看押作为人质的两个侍从。临走的时候，沙莫尔对吉卜赛人留下命令说，在他提取赎金的使命没有宣布失败之前，不许伤害这两个人质。



“如果明天太阳升起之后我还没有回来，那就是说我已经落到这家伙手里了。不过，我不相信他会对我下这种毒手。当然，不管发生什么意外，你们知道该干些什么。”说完这几句话，这位吉卜赛的头人就骑着马跟彼得上路了。

夜雾笼罩着峡谷，月亮躲到了云层后面。驼背的彼得·柯扎克跟这位吉卜赛头人骑马走在通往城堡的大路上。这是一段不短的路程，一路上，沙莫尔开始谈起各种各样的话题。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会以为这是两个好朋友在一边走路一边聊天哩。这时候，彼得心里的恐惧再一次消逝了。与此同时，他的狡猾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向沙莫尔打听他们伏击马克并想杀死他的原因，沙莫尔毫不隐讳地告诉他说，他要履行对他心爱的儿子许下的诺言，捉住马克·柯扎克，为儿子报仇。



听完吉卜赛人的诉说，刹那间，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彼得的脑海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最灭绝人性的大脑中，才可能闪出如此歹毒的念头。

“我为什么不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呢?”彼得心里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吉卜赛人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呢？为什么不趁机夺取马克的财产，让我成为自己的主人呢……没有人会知道我这个计划，绝对不会有人会想到这样一场背地里的交易……这个吉卜赛人很快就要远离这个地方，回到遥远的外国，让他们把他带走，这儿的人再也不会看见这个吉卜赛人……我必须万分谨慎，不能让这个吉卜赛人把我出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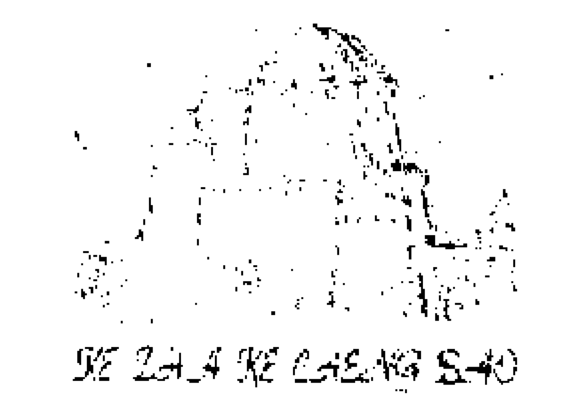
这个黑心肠的彼得，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迅速地决定了一个可怕的阴谋，并且立刻开始跟身边这个吉卜赛人谈判起来。

“听我说，朋友，”他说，“我跟你一样，也恨马克·柯扎克。你可以把你心里的一切秘密都告诉我，因为我喜欢对马克心怀仇恨的人。”

在隐约可见的林间山路上，这位吉卜赛人转头注视着彼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兄弟！我真该用这把长刀割断他的喉咙，我真该把他挂在树上吊死！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狼心狗肺的兄弟！”可是他嘴上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彼得又开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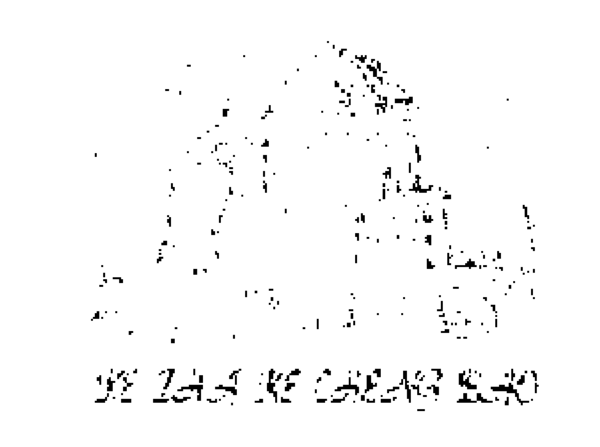
“你想向我的兄长复仇，沙莫尔，因为他杀死了你的儿子。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远比你把钢刀插进他的胸膛或者把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还让他更加痛苦……不过，在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之前，你必须当着我的面发誓，永远不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跟我有任何牵连，而且等你干完这件事情之后，你必须保证永远不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我还将再送你一百个金币作为奖赏。”

“我应该对你说些什么样的誓言呢？”吉卜赛头人问。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或者每一个了解沙莫尔禀性的人都应该知道，对于他来说，不管什么样的誓言他都可以说，因为所有的誓言对他都不过是几句毫无约束力

的空话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照着彼得教的，一句一句地重复了这几句誓言："如果我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让我自己的钢刀把我自己劈成八瓣；如果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去，我的舌头生疮烂掉……"等到沙莫尔说完誓言以后，彼得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沙莫尔。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很低，就像担心周围的树木有耳朵似的。

"听我说，沙莫尔，我的兄长马克·柯扎克用灭绝人性的行为夺走了你儿子的生命。马克自己也有一个儿子，他爱这个儿子甚至超过了你对你儿子的爱！"

"哈！哈！"沙莫尔大笑起来，"你想摆脱这个孩子，对不对？可是你又长着一副女人心肠，下不了这个手。好的好的，只要你肯出钱，我来替你把这件事情摆平。你只要把他睡觉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我保证明天早上他就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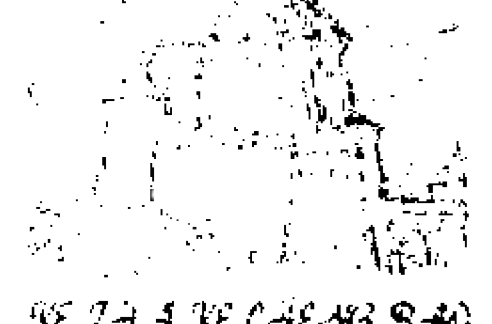


"千万别这样干！"听见吉卜赛人鲁莽地回答，彼得连忙阻止说，"我可不想让这件事情给我带来麻烦。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想一个办法，让人们看起来觉得是你这个吉卜赛人自己伤害了那个孩子，而我呢，看上去就像对你痛恨万分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看来我的直感一点也没错，尊敬的骑士老爷，你的胆子比兔子还小。你从来不敢让自己的肩头上承担任何责任，你只希望别人把一切麻烦都为你打扫得干干净净。好极了，咱们就这样敲定了，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只是一百个金币的价钱恐怕还少了点儿吧……告诉我，你究竟想让我怎么处置这个孩子？你

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事情是这样的，沙莫尔，那个孩子每天下午都跟他的神父老师一起从城堡里走出来，到山谷下面的村子里那棵菩提树下面跟那些农民们呆在一起。如果你趁此机会带着你的骑兵队到那儿去（一提到这支凶神一样的骑兵队，彼得就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捉住那个孩子，然后把他带走……不过，你千万不要伤害那位神父，因为我要把他留下来作为我清白无辜的见证人。至于那个孩子嘛，那就随便你怎么处置了。我可没有让你要他的性命，你可以把他带到遥远的地方，让他永远不能回到这儿来。作为对这件工作的报酬，你将从我手里得到两百个金币。对于我的兄长，你的那个死对头，这样的结局比你用钢刀直接剜割他的心脏还让他痛苦。从此以后，他的后半辈子肯定会像呆在地狱里一样难受。”



这时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不知不觉到了城堡的前面。城堡的门卫此时还在忠实地等候着主人的归来。听见彼得的声音，他连忙放下大门前面的吊桥，把彼得和那个吉卜赛人放进了城堡里。

四周一片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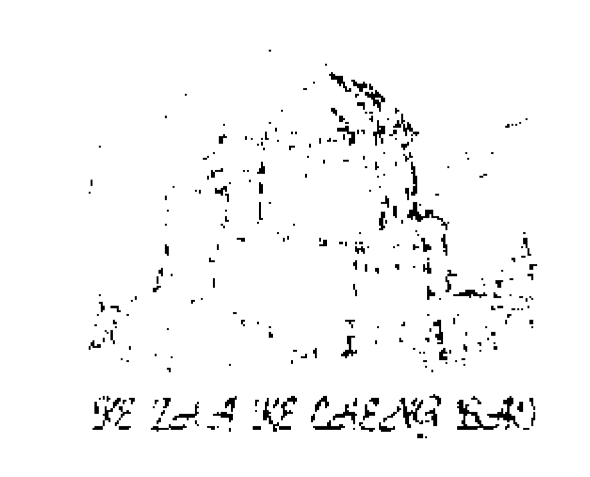
在城堡高处的墙顶上，两个卫兵正在一来一回地走动着，他们警惕的目光不断地透过夜间的迷雾观望山下的情况。

彼得走回自己的房间，先数出赎买他自己和两个侍从的一百个金币，又数出一百个金币作为他跟沙莫尔那

笔秘密交易的半数。他已经跟沙莫尔约好，另外一百个金币必须等到绑架小乔治的事情成功之后才能支付。

接着，沙莫尔骑马走出了城堡。在经过大门的时候，门卫发现他的模样有几分可疑，本来打算盘问几句，可是一看他身边的那个人现在正是城堡的主人，所以只好乖乖地闭上自己的嘴巴，一言不发地放下吊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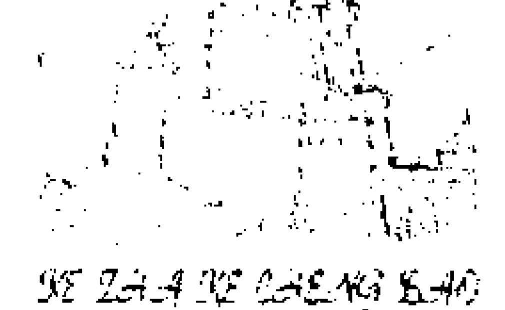
不到两个小时，那两个被吉卜赛人释放的人质回到了城堡。直到已经回到了城堡之后，他们依旧心有余悸，好长时间都没法完全清醒过来。城堡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被惊醒了，他们都围过来听那两个侍从讲述他们刚才在峡谷里的可怕经历。太可怕了，那些人个个手持钢刀，树枝上挂着让人毛骨悚然的绞索，这群家伙的模样比那些土耳其人还可怕百倍。为了向身边的听众证实自己的惊险经历，两个侍从当众脱下身上的衣服，向人们展示他们手上、脚上、背上那些被绳索捆绑的痕迹。



然而，在城堡里，除了彼得老爷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侍从死里逃生的原因。

第6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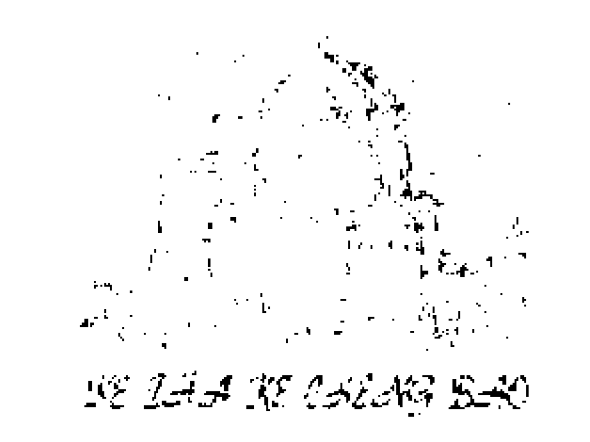
一个不明身份的骑马人，
他行动敏捷而四肢健壮，
他像猎鹰一样抓住这个毫无反抗的孩子，
然后把他像奴隶一样卖到了异国他乡。
——安东·乌米克



就这样，一个不能见天日的罪行在黑心肠的彼得·柯扎克的一手策划下秘密地展开了。贪婪和私欲引导着他，使他竟然把自己亲哥哥的儿子、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出卖给了自己的敌人。也许，他的良心会多多少少给他带来一些不安，可是彼得却绝对不会因此而后悔，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计划。恶魔已经占据了他的灵魂，它在彼得的心里不断地怂恿说：一旦这个计划变成现实，彼得就是柯扎克城堡惟一的继承人，本来属于侄子的一切，都将落到他手里。想到这里，彼得就忍不住两

只手不停地搓来搓去，反映出他对自己前程的满意。此时此刻，让彼得感到不安的只有一件事：他担心沙莫尔在绑架小乔治的时候不小心失手落空。或者，沙莫尔中途变卦，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密约。可是，彼得很快就让自己从担心中挣扎出来，让自己重新树立起成功的信念。

那天晚上发生的绑架事件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柯扎克城堡里里外外传开了。很快，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一伙吉卜赛人躲在大路旁边准备袭击马克·柯扎克老爷，可是他们抓错了人，只捉住了彼得和两个侍从。为了赎取两个侍从的生命，彼得被迫向吉卜赛人提交一笔赎金。得到这笔赎金之后，那伙吉卜赛人又像旋风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城堡里的人都相信那伙吉卜赛人得到那笔赎金之后已经心满意足地撤退了。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沙莫尔和他那群同伙此时还悄悄地躲在附近的森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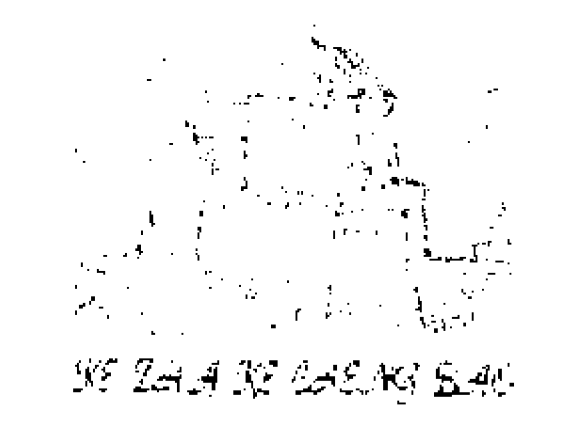


在这边，自从那天晚上的绑架事件发生以后，彼得装出一副对乔治的安全格外关心的样子。在最初几天的时间里，他强烈禁止伯纳德神父带着乔治到城堡外面去走动。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危险期好像已经过去了，彼得这才同意伯纳德神父带着孩子到村子里去。到后来，他竟然或多或少地鼓动神父和乔治一起下山去了。

在山下村子里有一块不大的平坝，平坝边上长着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在树枝遮掩的地方，摆着一条又大又

长的木凳。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位身穿白色道袍的神父总是喜欢跟小乔治一起坐在木凳上，同村民们聊天说话。“好主人应该了解自己的仆人，好君王应该了解自己的臣民。”神父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口上，这就是他常常带着小乔治跟村民们打交道的原因——他要让柯扎克城堡这位未来的领主从小就熟悉自己领地内的每一个农民。村子里的农民都对这位小主人充满了爱戴，同时也对他的这位身穿道袍的老师充满了敬意。

听人们传说，这位从斯底奇纳修道院来的伯纳德神父原来住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老人们至今还记得，他刚到这儿来的时候，因为说话的口音非常奇怪，周围的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可是，这位修士很快就学会了斯洛文尼亚的语言。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现在都很喜欢听他说话，也许是因为他的话里依旧多多少少带一些外国口音，听起来特别有意思的缘故吧。



据说这位伯纳德神父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军队里冲锋陷阵，可是也许是因为他曾经许过一个很高的心愿或者对什么人发过誓言的缘故，他最后终于成了一个修士。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像他这样一个待人谦和、处处退让的人竟然曾经是一个挥刀上阵的战士。村子里许多人都想问一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的性格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开口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村子里的人都知道，神父喜欢说话，可是他只喜欢说别的事情，从来不谈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的心里似乎只关心别人，从来不关心他自己。

这天下午，神父和小乔治又像往常一样来到村子里，坐在那棵大菩提树下。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农民们，也像往常一样友好地跟他们打招呼，向他们问好。男人们都对着他们摘下帽子，女人们都向他们屈膝鞠躬。也有一些人在他们面前停下来，站在那里向神父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因为他们都知道神父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像往常一样，在这种聊天的过程中，在他们身边渐渐围拢了一大群听众，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不少孩子。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神父讲故事。我们知道，在那样的时代里，斯洛文尼亚的农民们一辈子走不出自己的小村子，他们对外界的事情几乎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神父的故事常常让他们大开眼界。

这时候，有人要求神父再给他们讲一遍力士参孙的故事。

“你喜欢那个故事吗？”伯纳德神父问。

“当然，当然！你说过，腓力斯人战胜了参孙，而且赢到了三十个斗篷。”一个农民靠在他的锄柄上说。

“好，我就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吧。”神父对身边那些人说，“在腓力斯人的土地上，小麦旺盛地生长着，眼看就要到收获的季节了。这时候，参孙想到了一个向敌人复仇的好办法。麦地里到处都可以看见来回跑动的狐狸，他设法把那些狐狸捉住，一共捉了三百多只。他把这些狐狸两只两只地拴在一起，在每只狐狸的尾巴上都绑上一支火把。他点燃这些火把，让狐狸拖着这些火把在快要成熟的麦地里四面八方乱窜。狐狸们跑到哪里，

哪里的麦地转眼间就被烧成了焦土。冬天来了，腓力斯人没有粮食吃……这时候，参孙出发到约旦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去居住。腓力斯人探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即集合起来，组成一支军队，紧紧地包围了那个山洞。与此同时，约旦人也派了三百名勇士参加了腓力斯人的队伍。他们对着参孙藏身的山洞喊话，让他赶快出来投降。参孙回答说：‘除非你们发誓不杀我，我才向你们投降。’腓力斯人发誓之后，参孙走出山洞，让腓力斯人把他绑起来，带到腓力斯人的军营里。这时候，神的力量又一次充满了参孙的身躯，他轻而易举地挣断了身上粗大的绳索。他看见旁边的地上有一个驴子的颚骨，他就抓起这个颚骨当做武器，冲到腓力斯人中间，一口气杀死了三千多人。剩下的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逃向四面八方。”



随着神父精彩的故事，农民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孩子惊恐的叫声：

“瞧！哎哟，瞧！土耳其人……”果然，一支陌生的骑兵队伍正像旋风一样朝着村子这边卷过来。等他们越来越近的时候，农民们清楚地看见马背上的那些人半露着胳膊，一身肮脏的衣服，他们的马并不高大，跑起来却像天上的飞鸟一样迅疾。

随着孩子们“土耳其，土耳其”的惊呼声，一阵阵惊惧顿时填满了农民们的灵魂。这时候，还是一位老人比较镇静，他对着那些骑兵看了一会儿，然后纠正说：

“那些人不是土耳其，是吉卜赛。只要我们不散开，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散开，反而会遭他们毒手。”

可是，那个手里拿着锄头的农民说：

“可恶的吉卜赛人，不相信上帝的家伙。耶稣和圣母玛丽亚会帮助我们！要是我们再多几个人就好了！可惜他们现在都在地里干活……”

“他们朝这边冲过来了！”一个女人又叫起来，“快，赶快到房子里去。”

“别害怕！”伯纳德神父说，“如果他们带着邪恶的目的到这儿来，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这些清白无辜的人。”可是，即便是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老神父自己也忍不住伸出他颤巍巍的胳膊，把小乔治拉到自己身边。他举起自己的右手，要是在三十年以前，这只手一定会举起武器，让面前的敌人胆颤心惊。可惜，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他只能用这只手在胸前不停地画着十字。



吉卜赛人把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在马背上，因为这样可以让马跑得更快一些。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朝菩提树这边冲过来。看见这种吓人的情景，女人和孩子们惊慌失措地朝着四面八方逃命。最后，只剩下四五个年纪大一些的农民，还有神父和柯扎克城堡的小主人站在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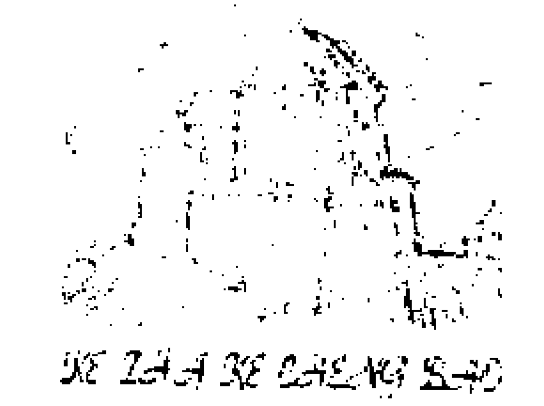
吉卜赛人冲到了他们面前，那个头人拉着马缰说：

“这个小男孩的样子长得真乖！”

说这句话的就是沙莫尔。他一边说一边从马背上跳下来。紧跟着，另外几个吉卜赛人也跳下了马背。他继续说：“为什么不让这个小孩跟我们在一起呢？跟我们在一起他不是会生活得更加舒服吗？而且他也会给我们带来欢乐。你干嘛把他拉得那么紧呢，神父？他对你有什么用处呢？”

说到这里，沙莫尔一步冲上去，抓住孩子的一只胳膊。直到此时，小乔治才开始害怕起来，他眼泪汪汪地拉着伯纳德神父的手不肯松开。

“你想干什么？滚开！滚开！”老神父毫无惧色地对着吉卜赛头人大声喝道，“滚！你听见了吗？我让你离我们远点儿！否则，上帝会惩罚你的。你们要这个孩子干什么？谁要是伤害这个孩子，谁就不得好死，知道吗？无辜的孩子最受上帝宠爱，知道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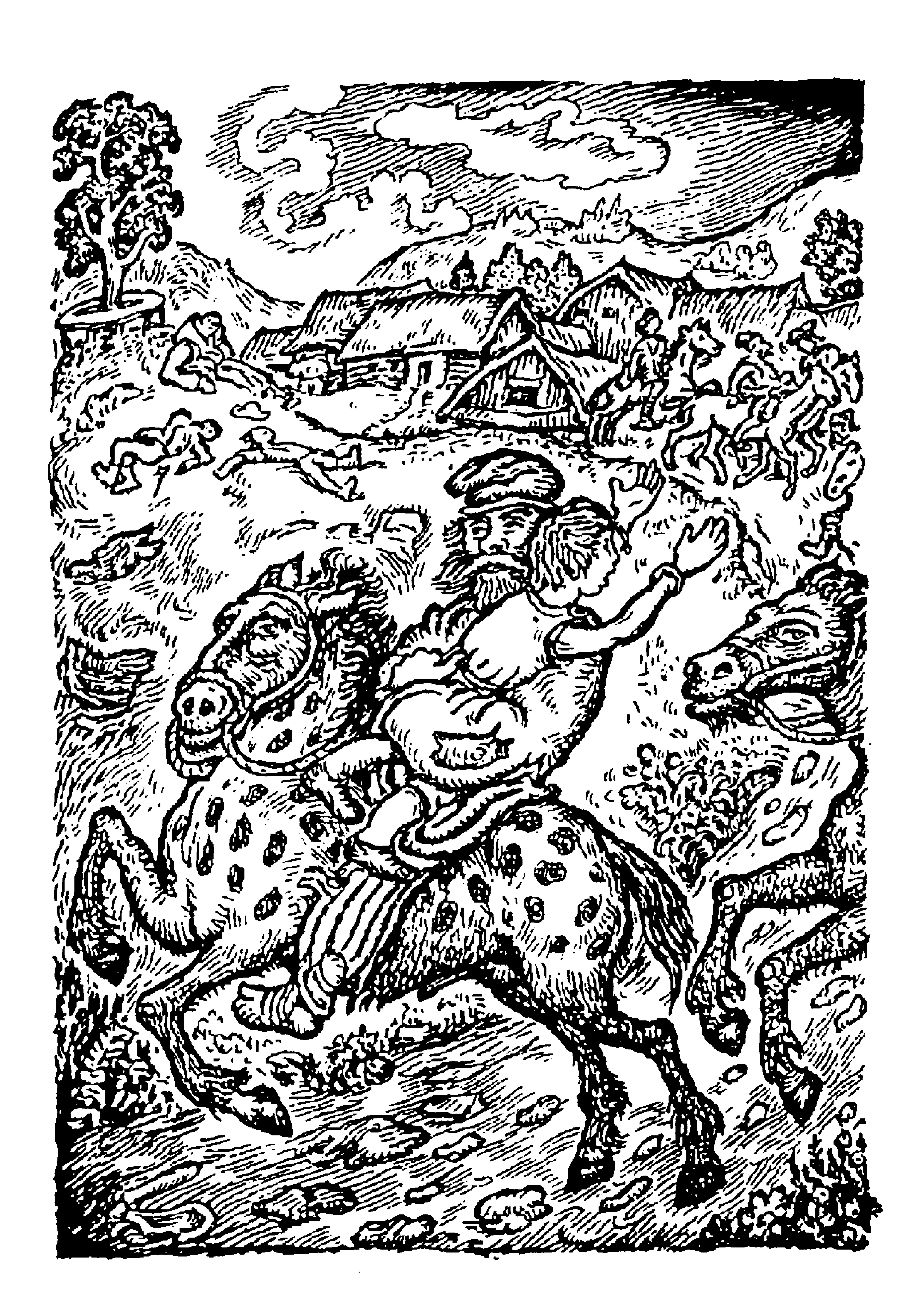


可是，沙莫尔好像根本没有听见神父在跟他说话一样。

“哈哈！神父，就算你是一个神父——我们当然相信你是一个神父，你也没有权力在这儿布道，你的诅咒对我们这样的人发生不了丝毫作用！”

这时候，别的吉卜赛人已经重新骑到了马背上，他们开始催促沙莫尔了。听见同伙的催促，沙莫尔猛地伸手把神父推向一边，紧紧地把小乔治抱在怀里。正当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个农民挡住了他的去路，吼道：

“站住，强盗！你休想带走这个孩子，休想！”说着，他挥起手里的锄头，朝着沙莫尔打过去。谁知那个



吉卜赛人敏捷得像一只野猫，只见他呼地跳到了一旁。这时候，那个老农民也挥动着手里的拐杖叫喊着过来帮忙。谁知沙莫尔已经抱着小乔治跳到了马背上，他的同伙过来把两个农民打倒在地上，让他们躺倒在血泊中。别的老弱的村民们都躲在房子里偷偷地观看外面发生的一切。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沙莫尔和他的同伙飞快地跑得无影无踪。就这样，等到那些年轻力壮的农民从农田里赶回村子的时候，吉卜赛人早已不知逃向何方。

小乔治被他们抱在马背上带走了。

老神父昏迷地躺在地上。

许多农民都从地里赶回来了，刚才躲在房子里的人也重新走出来，有人在不停地询问，有人在不停地祈祷，可是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追这些吉卜赛人。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想起该派人到城堡里去通报这个噩耗。这时候，那支吉卜赛队伍已经差不多快走出柯扎克城堡的领地了。最后，三个农民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柯扎克城堡，叫开了那道大门，含着眼泪告诉彼得·柯扎克说，前些天那伙吉卜赛人又回来了，他们带走了小主人，杀死了两个农民，还把伯纳德神父打昏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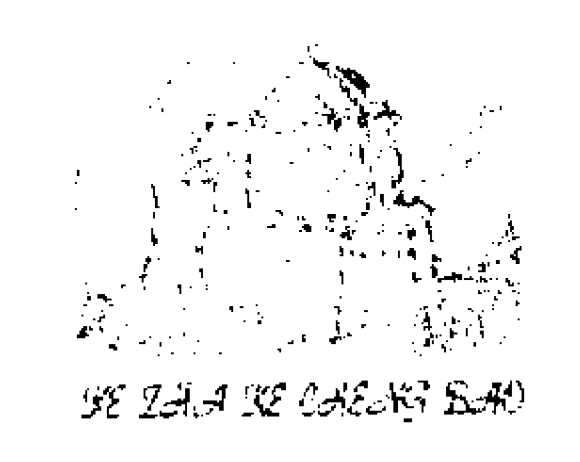


听了这个报告，彼得的表情像听见了一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一样，他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可是，老仆人欧吉布立即命令所有的侍从立刻出发去追击吉卜赛人。没有办法，彼得只好跟那些人一起出发。可是，为了拖延时间，他命令那些人等着他换衣服穿皮靴和整

理武器。后来，欧吉布实在忍不住了，就在院子里愤怒地吼起来：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只想让我们在这儿干着急，拖延我们的时间！”他真想让那些人不用再等彼得。是啊，要是真能那样，情况也许就不像后来那么糟糕了。

等到彼得把自己装备完毕，带着人马从城堡的大门里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等他们到了山下以后，焦急万分的农民告诉他们说，吉卜赛人逃跑的方向不是右边，而是左边！左边！可是，心怀鬼胎的彼得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农民的话，他只管带着自己的队伍走进了右边的森林……



夜幕降临了，心情沉重的农民们各自回到家里，各家各户都惴惴不安地把大门关得紧紧的，许多人家几乎一夜到亮不能入睡。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盼望着出去的队伍把他们可爱的小主人带回城堡。尤其是可怜的伯纳德神父，他此时正躺在自己的床上，一面为小乔治的命运忧心如焚，一面为自己不能保护小乔治而痛悔万分。

在村子里，在那些紧闭的房门后面，那些重情重义的农民们，也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落到吉卜赛人手里，咱们小主人的命运会怎样呢？

有些人想：“吉卜赛人都相信巫术，他们会喝这个孩子的血！”

另一些人想：“他们不一定会喝这孩子的血，但是他们很可能会剖出他的心来做一帖神药，那些年轻的吉卜赛女人个个都是女巫。”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农民们整夜都把武器握在手里，惟恐吉卜赛人会回来抢走他们的孩子。

第二天，太阳已经升起老高老高，可是还不见彼得和那些侍从的踪影。直到那天很晚的时候，那些人才重新回到了城堡——可是小乔治却没有跟他们一起回来。原因很简单：彼得带着那些人去追赶吉卜赛人，只不过是一个做给人们看的幌子。他带着他们顺着人来人往的大路去追赶，谁都知道，就连最笨的强盗都不会选择这样的路。当然，彼得脸上还是挂着十分悲伤的表情，他身边的人几乎都被他瞒过了，只有老仆人欧吉布一个人例外：凭他在柯扎克家族生活了几十年的直感，他永远不会相信彼得会为乔治的失踪感到伤心。



在远远近近的村子和城堡，当人们听说这个悲剧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对小乔治和他父亲充满了同情，马克·柯扎克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勇敢、慷慨，受人爱戴，这样的厄运不应该落到他的头上。

第7章



狂飙骤起，拍击着你的心胸，
暗地里，也惊醒了那条可怕的毒虫，
他露出嗜血嗜肉的毒牙，
我就知道，灾难将至，凶兆已萌……

——弗兰兹·普利舍伦

一个月以后。

由吉卜赛人绑架小乔治的事件引起的骚动渐渐平息下来。在那样充满动荡的岁月里，每时每刻都可能听见各种稀奇古怪的传闻。一会儿是斯洛文尼亚各省的贵族之间喋喋不休的争吵，一会儿是各地农民不满领主的统治铤而走险。而且，最让人惴惴不安的还是来自土耳其的威胁。在这样一个政局不稳的年代里，一两个人的悲剧就不太容易引起人们长时间的注意了。因此，事过一个月之后，关于小乔治的事情，也渐渐地被人们忘到了

一边。

这一天，一位乡间商贩带着他的货物来到柯扎克城堡。在当时的斯洛文尼亚，人们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商贩，他们带着自己的货物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所房子到另一所房子。他们向人们出售自己的商品，同时也把远远近近的新闻带到不同的地方。

“瞧吧，瞧吧，”看见那个叫玛娜的老女仆和另一些女人围着他的货物堆东挑西瞧，这位商贩兴高采烈地说，“你们想从我这儿买些什么呢，好姑娘们？你们瞧，我这个包里有你们喜欢的最好的长统袜，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白色的，也有各种颜色的，都是正宗的意大利产品。这里还有最漂亮的帽子，还有绣着银线的头巾。我还有最好的针和顶针，还有治牙和胃疼的特效药，也有专治跌打损伤的药，还有儿童玩具。来买吧，姑娘们！我的全部货物都可以对你们打五折。我说到做到，半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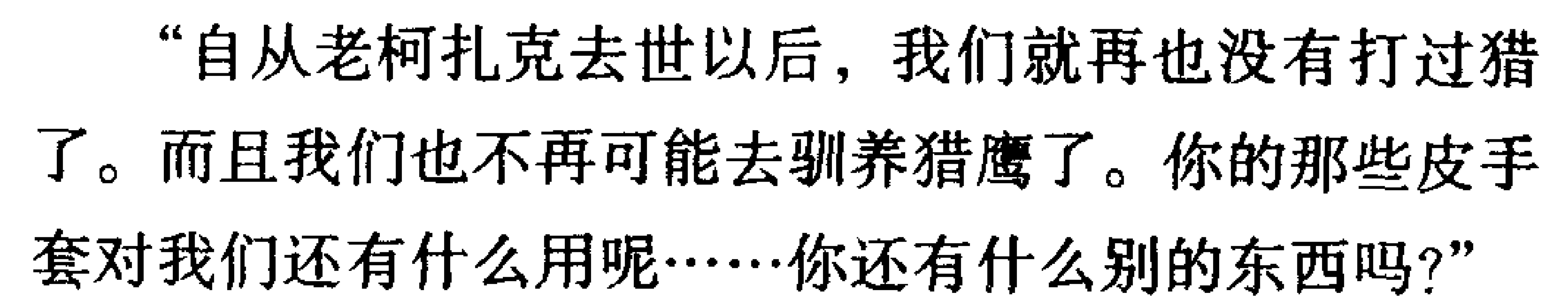


“如果你几个星期以前到这儿来，”玛娜回答说，“是啊，如果你几个星期以前到这儿来，我们也许会买一些东西，可惜，这些有趣的东西现在都失去意义了。我们现在心里难受都难受不过来，谁还有心思买这些漂亮的东西呢。”说到这里，这位老妇人用手擦了擦她眼角上的泪痕，然后继续说，“我们这个城堡里有一个小主人，他长得简直跟小天使一样逗人喜爱。可是几个星期以前，那些吉卜赛人跑到这里来把他抢走了。他们还

把他的老师伯纳德神父打昏在地上。他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他的心都快要碎了。看样子，他可能活不到我们老爷从前线回来的那一天了。”

“哎哟！你们一定很难过。”小商贩同情地说，在说话的同时，他用眼睛不停地瞟着那些正在挑选货物的女人们，“可是，尽管你们很难过，总还是需要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呀。来吧，买点什么吧。这个卖五元钱。姑娘们，那个三元……这儿有没有你想买的东西呢，老人家?”这时候，他看见欧吉布正跟一位侍从朝这边走过来，“瞧这儿！我有一把好刀，这儿还有驯养猎鹰的皮手套。”





“自从老柯扎克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打过猎了。而且我们也不再可能去驯养猎鹰了。你的那些皮手套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呢……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有，有！我这里什么东西都有，老人家，你看。可是，你究竟想买什么呢?”

“你有马鞍吗?”欧吉布对着一个年轻马夫眨了眨眼睛。

“太对不起了，我正好没有那种东西。”小商贩有点尴尬地说。接下来，那些仆人有的在挑选他的东西，有的在向他问价，有的在向他付钱。他一面手忙脚乱地应付着那些人，一面把自己道听途说的消息讲给那些人听。在他的那些新闻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关于采列前线的战况。商贩告诉他们说，那儿的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了，他们的柯扎克老爷参加的那支军队已经打败了维多

维克的叛军。一想到马克·柯扎克老爷不久就要凯旋，城堡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欢欣鼓舞。可是他们很快又联想到老爷从前线回来发现他的儿子已经不在这儿，一定会难过万分。一想到柯扎克老爷那副因为见不到儿子而伤心欲绝的神情，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看见大家再没有心思买他的东西，那个商贩把他的货物重新收拾打包，向大家说了再见，背着他那包货物，朝着城堡的大门走去。正当快要走出大门的时候，他突然转过身来说：

“哎呀，老天爷，我差点儿忘了！你们可以帮我叫一下你们的主人吗？有人让我带一个口信给他。”

“彼得老爷从来不下来，你自己上楼去见他。要不然你可以把那个口信告诉我，我去替你转告。”欧吉布回答说。



“既然是这样，那就麻烦你告诉他一声，随便他下来不下来见我。我这么多货物不可能到楼上去见他。请你告诉他，那个让我带信的人要我亲口对他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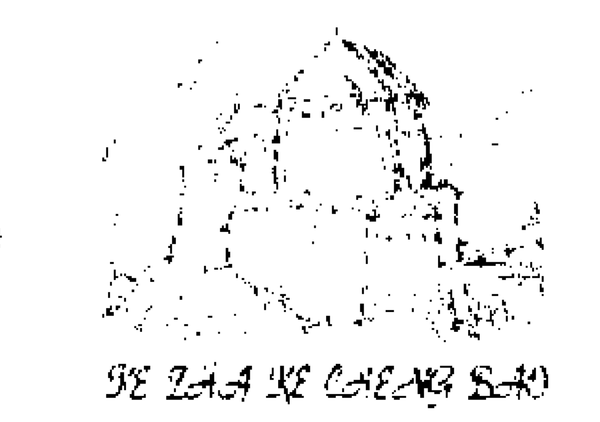
欧吉布上楼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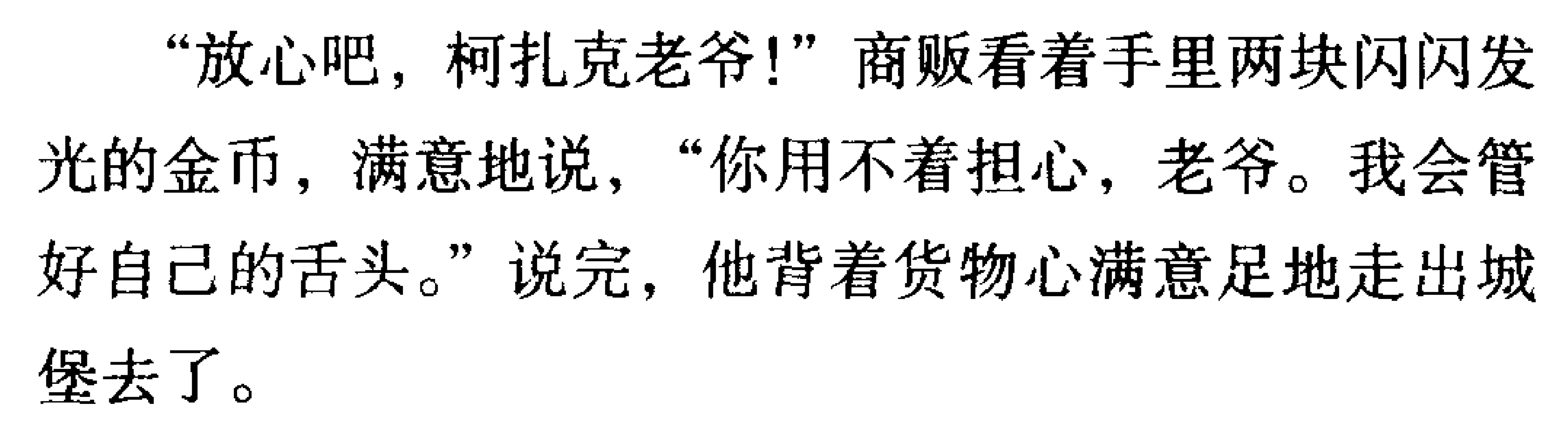
没过多大一会儿，彼得走下楼来。他用充满怀疑的目光注视着那个商贩。这时有一个仆人走过来说，为了主人的安全，陌生人不可以单独跟主人说话。可是彼得却对那个仆人挥了挥手，让他退下去。仆人离开了，院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又过了几秒钟，彼得才开口问道：

“你想干什么？”

“我想告诉你这样一个消息：我在山下树林里见到一个人，他长着黑黑的皮肤，是一个不可以在这儿露面的人。我见到他的时候被他吓了一大跳，我差不多已经把刀握在手里了。那个人让我请你去见他，今天晚上，在那个大石头旁边，我猜你一定知道那个地方。把你许诺的东西带上。如果你不记得了，我可以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呢……叫什么呢，沙，沙，莫，莫……你想起来了吧？”

彼得一听，对这位商贩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顿时变得格外客气。从这个商贩的话里面，他听得十分明白，肯定是那个吉卜赛人来约他见面了。沙莫尔，就是彼得把自己的侄子亲自出卖给他的那个家伙……想到这里，彼得飞快地从衣袋里掏出两块金币塞到商贩的手里，告诫他万万不可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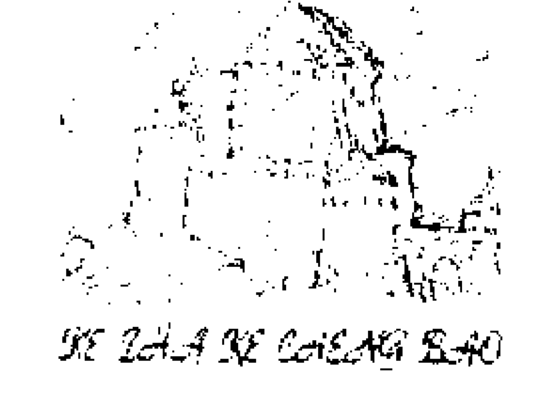


“放心吧，柯扎克老爷！”商贩看着手里两块闪闪发光的金币，满意地说，“你用不着担心，老爷。我会管好自己的舌头。”说完，他背着货物心满意足地走出城堡去了。

可是，彼得·柯扎克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让他一想起来就觉得头疼的现实：沙莫尔并没有完全履行他俩之间的协定，因为他让这个商贩来传递这样的信息，这样一来，实际上等于让第三个人知道了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的交易……既然这个到处张嘴巴乱说话的商贩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秘密程度就很难确保，

万一那家伙在什么地方不小心说漏了嘴……太可怕了……再说，只要沙莫尔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可能是一个祸根，因为他也可能随时把这件事泄露出去。看来，要想让这件事情滴水不漏，除非让沙莫尔永远地闭上他的嘴巴。

夜幕降临之后，他彼得老爷必须到沙蒙布利格去跟沙莫尔见面吗？是的，他必须去，他别无选择。不管在什么地方见面，至少都会比让沙莫尔跑到城堡里来更安全一些。一旦他走进城堡，他立刻就可能被认出来。一旦他出现在城堡里，他们之间的秘密就会暴露无遗。从柯扎克城堡到沙蒙布利格大约只有一个小时的行程，其间的路上，现在到处都是矮小的灌木。但是，在我们这个故事的时代，那里却覆盖着遮天蔽日的茂密树林。



彼得动身赴约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一路上他觉得十分寒冷。等在那儿的沙莫尔早就冷得受不了，所以他在一大丛树林后面点了一堆火取暖。他一面伸出双手在火上烤，一面听着牙齿不停打颤的声音。他很想朝火堆里多扔几根木头让火燃得更旺一些，可是他不敢那样干，因为他担心一些回家很晚的农民会发现他，认出他。在沙莫尔手边的地上，是他那位忠实的伙伴——那把又长又锋利的钢刀。偶尔，附近有一两只野兔跑过，它们大概是想在火堆附近找到什么吃的东西吧。可惜，除了听见一两声凶多吉少的猫头鹰叫和狼叫之外，它们什么也没得到。沙莫尔十分警觉地关注着周围的动静。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了，沙莫尔用手摸了摸满脸黑胡茬

子，嘟嘟哝哝地说：

“要是这家伙不来见我，瞧着吧……只要他敢骗我，他最好小心一点……但愿那个白痴商贩不要误了我的大事……彼得老爷肯定不会忘记我这把钢刀架在他脖子上那种冷冰冰的感觉……天啊，我的儿子！我为你报仇了！而且除了报仇之外，咱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咱们这一箭射出去，没想到竟射中了两只鸟！那个傻瓜驼背把他的侄子交到我的手中，他还以为柯扎克城堡的全部遗产会落到他手里呢……傻瓜！看我怎么收拾你！现在，我先给你一点面子。走着瞧吧，我迟早要把你拳头里面捏着的每一个金币都挤出来！”想到这里，沙莫尔脸上泛起一阵阴险的冷笑。同时，他顺手把两根树枝扔进火堆里。



终于，夜色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沙莫尔迅速地踩灭了面前的火堆，闪电般地从地上抓起他的钢刀，靠在一棵大树后面，静静地等待着。很快地，他那双夜猫一样的眼睛发现了那个正在向这边走近的身影，并且立即辨认出那个人：矮小的个子，胆小如鼠的彼得——柯扎克城堡的主人。

“到这儿来，走近点儿，你这个成天蜷在城堡里的混蛋！”沙莫尔对着那个身影喊道。彼得这时候还没有看见沙莫尔，突然传来的声音把他吓了一大跳。沙莫尔看见地上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又抓起一把干树枝扔进去，重新把火吹燃。

“你答应我的钱带来了吗，你这个讨厌的矮子？”沙

莫尔问。

彼得迟疑了两分钟，然后反过来质问道：

“可是你问过自己没有呢，来自东方的朋友？你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没有把我们的秘密泄露出去呢？你把那个孩子弄到哪里去了？他这一辈子是不是有一个安全生存的地方呢？”

“我把他卖到土耳其去了。他将在土耳其人的手里被训练成一个勇猛的斗士。你永远不可能见到他了，除非你发动一场入侵土耳其的战争。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他会用手里的长剑把你那颗肮脏的脑袋劈成两半，我高贵的朋友……为了如何处置这个孩子的事情，我跟那些伙伴吵了一架。在前往土耳其的路上，我还损失了一匹心爱的小马。现在你该明白，为了挣你这点儿钱，我付出了多少代价了吧？我觉得你不仅应该把原先承诺的那些钱分文不少地付给我，你还应该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才合适，而且，说不定你还应该把城堡里的钱分给我一部分哩，我亲爱的同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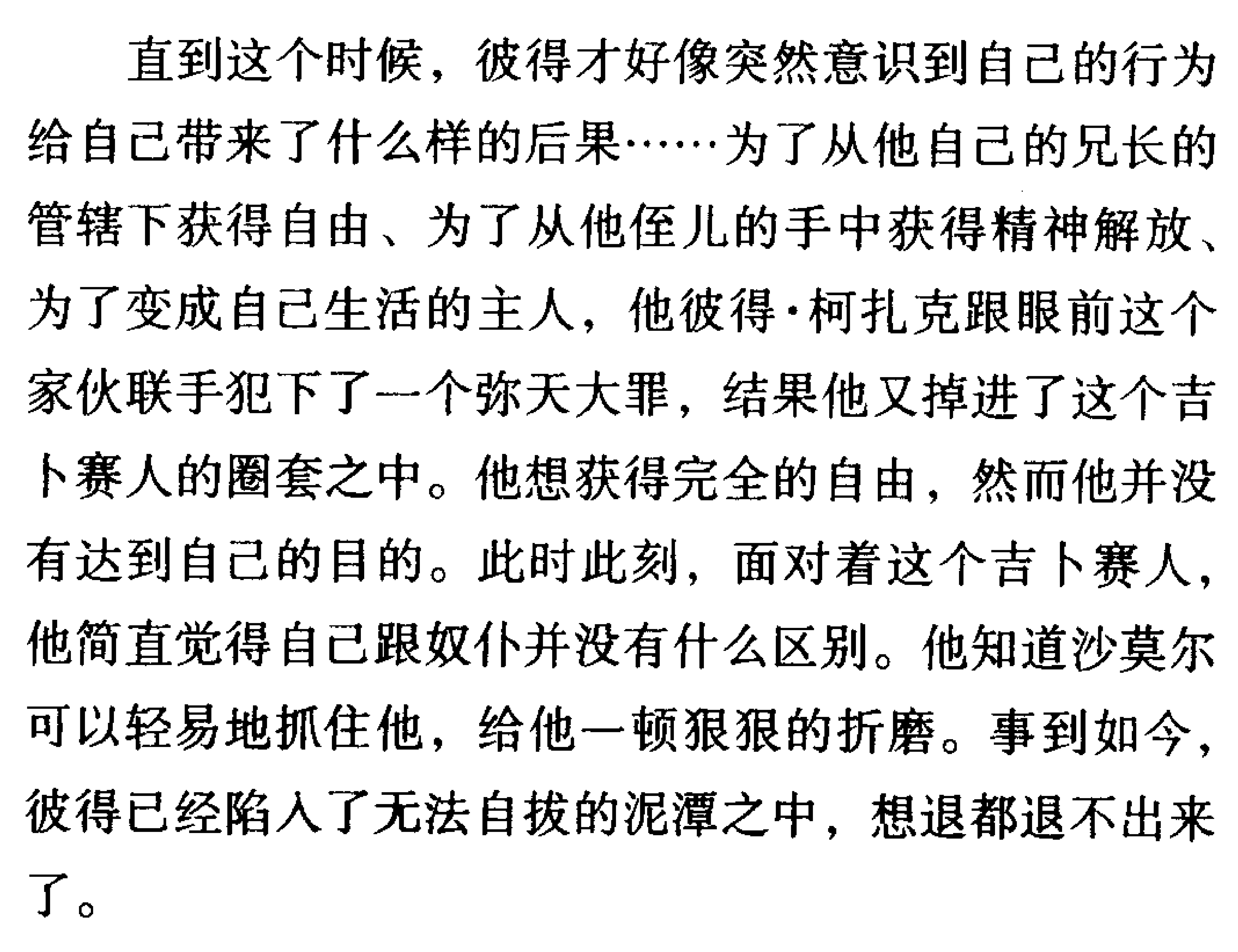
彼得不动声色地把钱袋递过去，沙莫尔毫不迟疑地抓过钱袋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然后用嘲弄的语气说：

“现在你一定心满意足了吧，小驼背老爷！由于你自己一手策划，在遥远的土耳其，有一个属于你自己家族的小伙子，正在被异族人训练成一个土耳其战士。你一定为自己的杰作感到欣慰吧？毫无疑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对你这个完美的计划评头品足！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东西，混蛋!”彼得叫起来。这个吉卜赛人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进行肆意侮辱，他不得不表示愤慨：“你别忘了自己是在跟谁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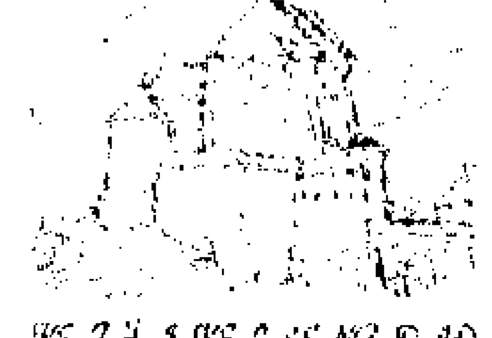
“我在跟谁说话?”沙莫尔发出不屑一顾的冷笑，然后反唇相讥，“让我来告诉你吧：我正在跟树枝上的一片叶子说话，就像这个，瞧，我只要用手一敲，它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现在，你还……我的话已经说出来了，绞刑架正在等待着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说你生活在绞索下面。而且，我随时都可以拧断你的脖子，让它在你的肩头上转个前后不分。算了，废话少说，把你身上剩下的钱都掏出来！记住，下次我会直截了当地走进城堡里跟你说话。当然，为了不让你那两个侍从把我认出来，我还得过一段时间才去拜访你。”





直到这个时候，彼得才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为了从他自己的兄长的管辖下获得自由、为了从他侄儿的手中获得精神解放、为了变成自己生活的主人，他彼得·柯扎克跟眼前这个家伙联手犯下了一个弥天大罪，结果他又掉进了这个吉卜赛人的圈套之中。他想获得完全的自由，然而他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此刻，面对着这个吉卜赛人，他简直觉得自己跟奴仆并没有什么区别。他知道沙莫尔可以轻易地抓住他，给他一顿狠狠的折磨。事到如今，彼得已经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之中，想退都退不出来了。

“你不但把自己的侄子出卖给了强盗，你还把他的灵魂都卖给了土耳其人，让他永远忘记对亲生父亲的忠诚！”沙莫尔的这几句话久久地回荡在彼得的耳畔。这时候，彼得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他已经做了那么多的恶事，他应该再多干一件——干掉他眼前这个同伙，让他的嘴巴永远闭上……可是，他怎么可能战胜眼前这个既狡诈阴险又气壮如牛的吉卜赛人呢？他静静地思考着，无意之间，他的两只眼睛落到了沙莫尔那把长刀上面。此时，那把长刀正放在草地上。突然，彼得猛地跳过去，抓起长刀就朝着沙莫尔竭尽全力地刺去。不料沙莫尔闪电般地伸出一只胳膊，不差分毫地捏住彼得拿刀的手腕。只见他捏住彼得的手腕轻轻一拧，彼得就摔倒在地上。



现在，彼得才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摇尾乞怜的大熊包。附近再没有人可能向他伸出援救的手，他的性命就像悬在头发丝上一样，随时都可能被沙莫尔轻易夺去。

可是沙莫尔却并没有打算要彼得的小命，他只是冷冷地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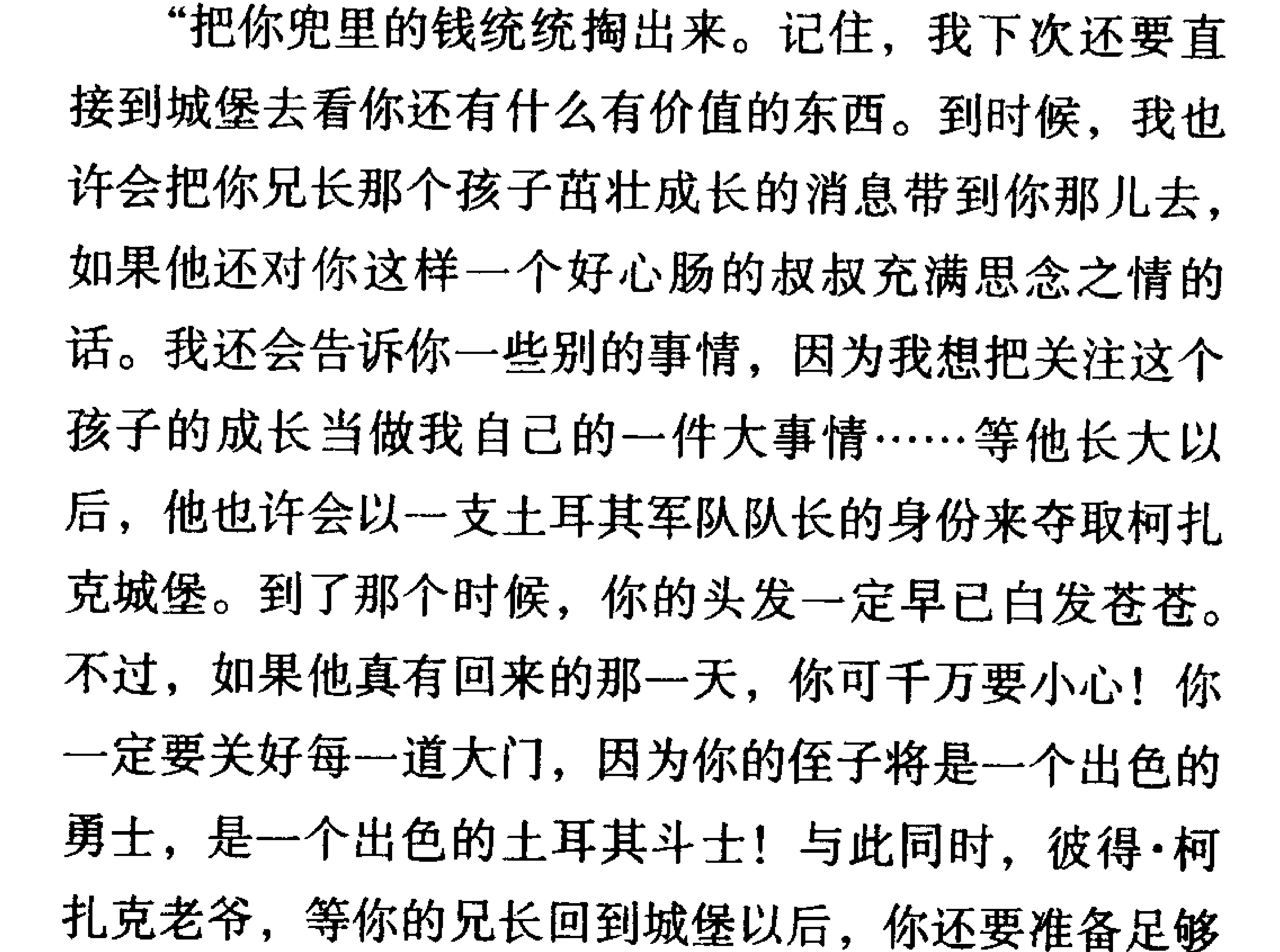
“白痴，你以为吉卜赛人磨快钢刀是为了割他们自己的喉咙吗？”

接着，就像许多天以前双方第一次在山谷里见面的时候一样，彼得又一次跪在沙莫尔面前乞求饶命。他还自欺欺人地寻找借口说，他只想用这个办法吓一吓沙莫尔。

“嗬，嗬！你怎么不说是在跟我玩游戏呢?”沙莫尔说这句话的时候，脸色铁青。他猛地伸手抓住彼得的喉咙，继续说：“我现在就把这把刀戳进你的肋骨里去，你会同意我跟你开玩笑吗？你完全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你这头蠢猪!”

在沙莫尔铁钳似的手指之间，彼得的喉咙被扼得喘不过气来。刹那间，他感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看见死神出现在他眼前。他浑身都浸泡在冷汗之中，冷过之后，他又觉得像火烧一样难受。终于，吉卜赛人松开了他的一双铁钳，把彼得重重地摔在地上。他从地上拾起钢刀，却没有把它刺进彼得的胸膛，相反，他把钢刀插回自己的腰间。站在那里，用冰冷的语气对趴在地上哼哼发抖的彼得说：





“把你兜里的钱统统掏出来。记住，我下次还要直接到城堡去看你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到时候，我也许会把你兄长那个孩子茁壮成长的消息带到你那儿去，如果他还对你这样一个好心肠的叔叔充满思念之情的话。我还会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因为我想把关注这个孩子的成长当做我自己的一件大事情……等他长大以后，他也许会以一支土耳其军队队长的身份来夺取柯扎克城堡。到了那个时候，你的头发一定早已白发苍苍。不过，如果他真有回来的那一天，你可千万要小心！你一定要关好每一道大门，因为你的侄子将是一个出色的勇士，是一个出色的土耳其斗士！与此同时，彼得·柯扎克老爷，等你的兄长回到城堡以后，你还要准备足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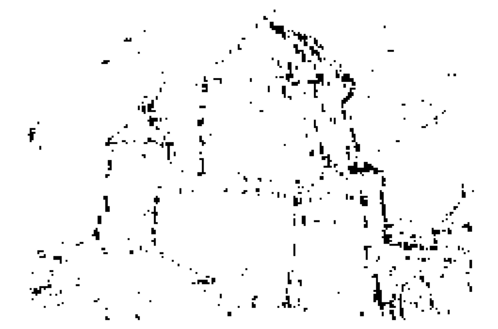
的金钱，让他到别的地方去度过余生。”

他俩分手了，山谷里只剩下一片寂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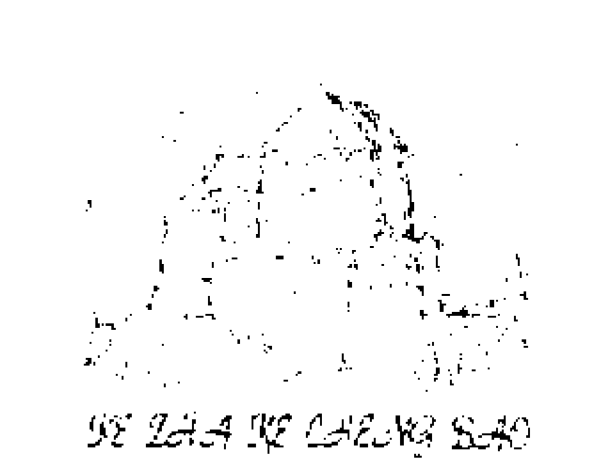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彼得耳边仿佛一直都回响着那个吉卜赛人充满恶意的笑声。

彼得，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回到城堡以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赌咒发誓说今生今世再也不在夜里单独出去跟任何人会面了，不管那人是敌人还是朋友！他已经两次在夜间跟死神相遇，他已经两次死里逃生，谁能预言他第三次还会平平安安地带着脑袋回城堡呢？

对于那些伤天害理的人来说，即便是大白天，他们身边也无处不充满恐怖。一旦夜幕降临，他们的灵魂就更加不安了。



第8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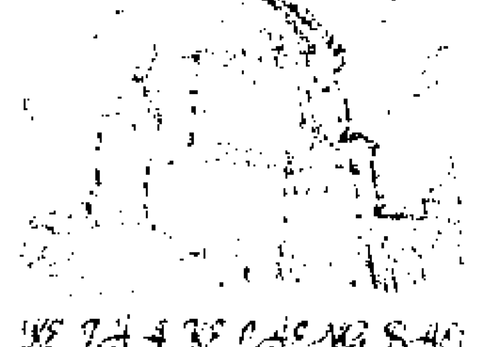
异教的海洋将父子隔在两岸，
血肉之情化成了泡影云烟，
白发的汉子，在长夜里以泪洗面，
惟有对上苍的祈祷相伴他岁岁年年。

——弗兰兹·契可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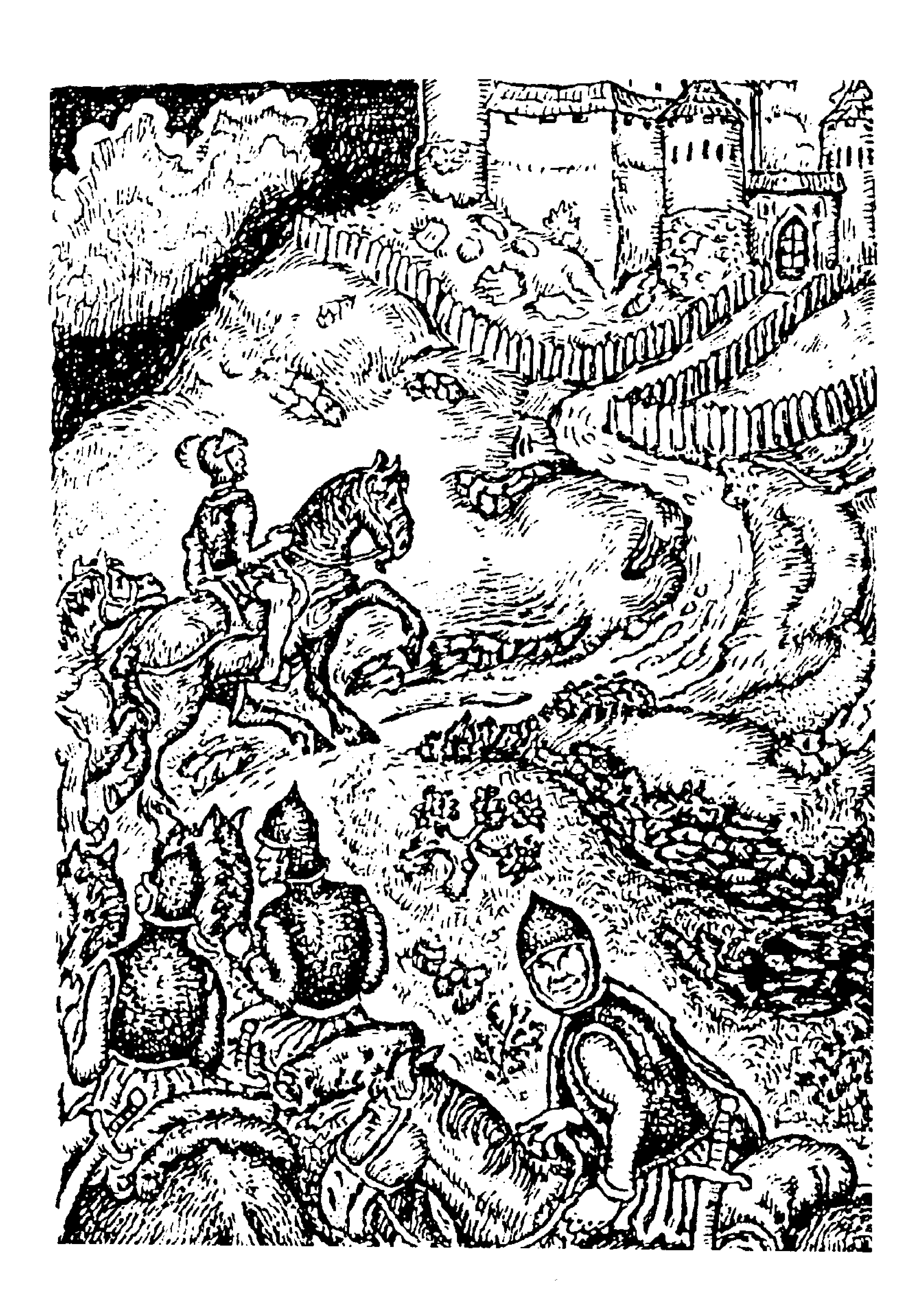
自从这个悲惨的遭遇降临到他的头顶到现在，伯纳德神父一直躺在床上，看样子，他的病情已经是没有好转的希望了。如果说吉卜赛人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无法恢复的伤害，那么自从那些人把小乔治从他手里夺走的那一时刻开始，他们就在这位神父的精神上套上了一个千斤万斤的枷锁。在沉重的忧虑和伤心的状态下，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最后有一天，他年迈的生命终于走到了上帝给他指定的尽头，他从此一去不返了。他衰老的身体躺进了黑暗狭窄的坟墓，他的灵魂终于从痛苦中

得以解脱，回到了美丽宽阔的天堂。随着他的去世，在柯扎克城堡里的彼得顿时获得了一种解放的感觉，他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对他实行监督了。对于目前的结局，他感到十分满意。没有人能说出他内心深处的天良是否感到宁静，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像鹰鹫那样对自己爪下的无辜者怀有一丝怜悯，也没有人知道他每天晚上是不是睡得安稳。

马克·柯扎克老爷很快就要回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城堡。可怜的马克，直到现在，他还对厄运降临自己家庭的事一无所知。这样的悲剧完全是他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他更不可能想到这样的悲剧完全是自己的同胞弟弟一手策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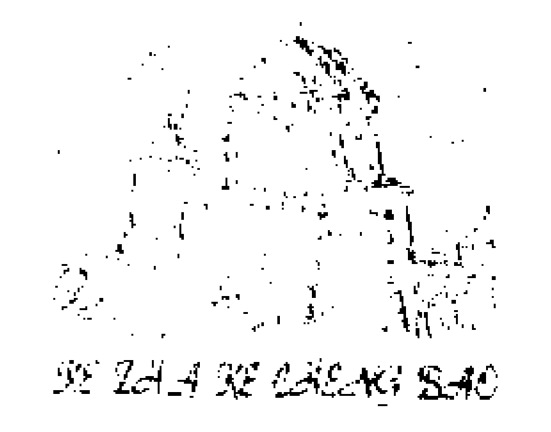


马克参加的那支大军从卡尼尔拉省出发，到了采列以后，很快就击溃了维多维克的叛军，把弗利德里克三世皇帝从围困中解救出来。接着，这位重获自由的君主带着他忠实的骑士和浩浩荡荡的部队朝着卢布尔雅那进发。如果他这个时候就满足臣下的期盼，让他们就地解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那么，马克回家的时间正好可以赶在彼得和沙莫尔第二次秘密会面之前。如果真是那样，事件的发展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番场面了。可是，皇帝陛下希望利用眼下这支已经集中起来的现成的军队彻底扫除叛军在卡尼尔拉省的残余影响，所以他命令部队到卢布尔雅那结集。采列伯爵有很大一部分财产在卡尼尔拉的地域之内，他去世之后，这些财产在名义上归属他的妻子，但是实际上却控制在他的臣属维多维



克的手里。为了获得这些财产，皇帝陛下从卢布尔雅那派出军队朝卡尼尔拉山区进发，在一个叫做拉多弗里扎的地方，他们彻底击溃了维多维克的最后武装。本来，马克早就许诺他手下的人说，一旦把皇帝从围困中解救出来，他就允许他们回家团聚，可是没料到后来这一连串的变故，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样一来，等他们彻底完成皇帝的使命光荣归来的时候，惨绝人间的悲剧降临柯扎克城堡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一个秋日的黄昏，马克和他的随从们终于远远望见了柯扎克城堡。他带着自己忠诚的队伍小心地行走在大路上，他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这支队伍里，除了两个同伴已经被掩埋在战场上之外，其余的人都跟出发的时候一样精神抖擞。一路上，他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不时地朝着遇见的农民们说话打招呼。在这支队伍中，回家的心情最急切的应该说还是马克自己。自从他的脚踏上柯扎克领地的那一时刻开始，他的脸上就洋溢着掩饰不住的欢乐。当他一眼望见山头上巍然耸立的柯扎克城堡，他那可爱的儿子的模样顿时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多么渴望能立即把儿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啊。



他哪里知道，自己心爱的宝贝此时正在千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正在土耳其人的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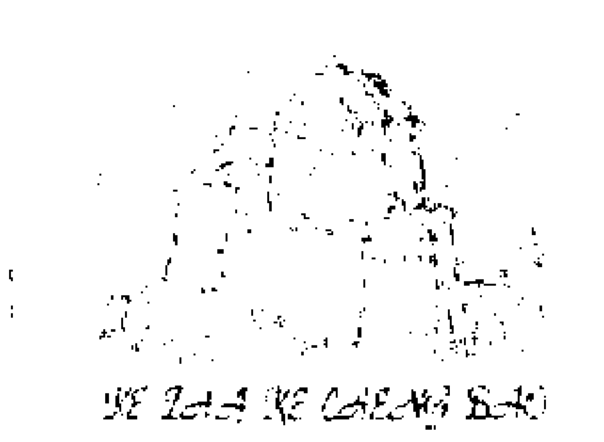
欧吉布，这位柯扎克城堡的三代老仆最近天天都站在城堡高处盼望着马克老爷的身影。此时，当他看见马克和他的队伍出现在远处峡谷的时候，急忙抓起手边早已准备好的猎号，呜呜地吹起来，一面向城堡内外宣布

老爷的归来，一面向马克和他的队伍表示热烈的欢迎。还没有等马克的队伍走进城堡，大门前的吊桥早已放下来。凯旋的勇士们走进城堡的院子之后，城堡上上下下的人早就集中在那儿迎接着他们。

这时候，彼得出现了，但是他脸上没有欣喜和笑容，他的脚步也显得格外沉重。

“哎哟，慈善的上帝啊……哎哟，慈善的圣母啊！”老女仆玛娜伤心地说，“要是咱们老爷能在那些家伙抢走小主人之前赶回来该多好啊！要是咱们老爷能在那些吉卜赛人抓走咱们的小天使之前赶回来该多好啊！”

在欢迎的人群中间，没有看见小乔治的身影，马克感到十分惊讶。他两眼盯着彼得，彼得的脸色格外阴沉，他让马克离开人群，跟他到房间里，因为他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向他报告。



等到彼得把乔治被抓的前前后后告诉马克之后，可怜的马克，顿时就觉得晴天霹雳响在他的头顶。他那么悲伤，那么痛苦，差不多足足三分钟的时间，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又不知沉默了多长时间，才突然听见他充满忧郁的声音在问：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出面拯救这孩子？难道就没有一个人领头去追击那些抢走马克·柯扎克儿子的强盗？”

“你这样说对我就不公平了，亲爱的哥哥。”彼得分辩说，“为了寻找这个孩子，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带人追击了多久，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程，城堡里每一个仆人和村子里每一个农民都可以告诉你。我已经竭尽

全力了。可是这孩子好像从大地上突然消失了……因为他的踪影消失得这么突然，我心里禁不住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回到我们身边。振作起来吧，马克，我的兄长。你应该知道，我们其实还没有完全绝望。也许咱们命里该遭受这样一段分离的痛苦吧!”

无论彼得用什么话来安慰马克，马克沉重的心情丝毫没有减轻：虚情假意的语言怎么可能安慰一颗真心真意的心呢？可爱的孩子不见了，不管多少语言都不能把他送回这个父亲身边。

在这个世界上，马克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多少年来，多少次面对鲜血淋漓的刀剑，面对寒光袭人的长矛，马克·柯扎克脸不改色，毫无畏惧。多少次，他的四肢和躯体不断地落下新的刀伤，他没有痛苦，没有叹息，更没有流泪。然而，此时此刻，这样一个英雄好汉，两行泪珠顺着两颊落下，浸透了他浓黑的胡须，打湿了他还未脱下的战袍。进进出出的仆人们看见老爷这样伤心的模样，他们也禁不住掉下了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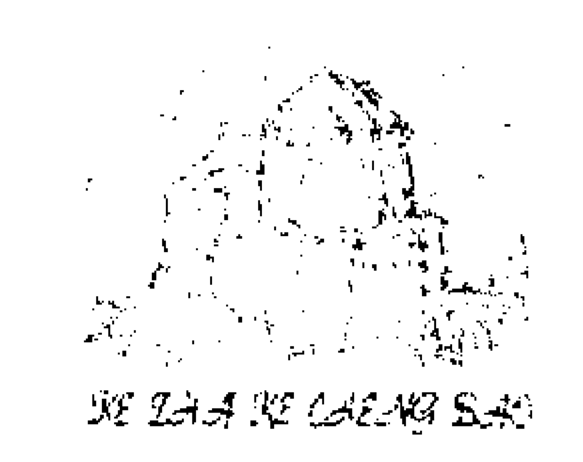


如果马克已经确切地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他幼小清白的灵魂已经回到了天堂，那么，他心里的忧伤或许还不至于这样沉重。不幸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可能还活在世界上，正在别人手里受折磨，可是却无法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抢走他。这就给马克造成了更加沉重而且永远无法减轻的精神负担。就像生活在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马克思想上也存在着浓厚的鬼神观念。此时此刻，这类鬼鬼怪怪的意识再

一次加重了他内心的不安。他不能控制自己，他无法抗拒各种各样可怕的想像。也许，那些可怕的灾难早已降临到孩子身上？也许，那些可怕的灾难正降临孩子身上？

眼看着自己的兄长在沉重的精神负担下面一天天消瘦下去，彼得心里充满了喜悦，但是他脸上却丝毫不敢流露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马克还竭尽一切办法，到处打听儿子的下落，他下决心找下去，即便是走遍天涯海角，即便是找到海枯石烂，只要儿子一天不出现在他眼前，他就一天不停止这种寻找。可是，他在斯底奇纳修道院的朋友告诉他说，既然没有人能够给他提供关于这次绑架的线索，既然没有人能说出那些吉卜赛人把孩子带往何方，他这样没日没夜地打听下去，实际上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最后，马克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努力都是徒劳，他只好接受了这个伤心的事实。可是他现在对世界上的一切都丧失了兴趣。他不断地问自己：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姓氏，我的财产，我的领地，这些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事到如今，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已经从马克的精神世界中消逝了。上帝那么早就把他可爱的妻子召回了天堂，现在他又失去了惟一的儿子。他再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幸福可言了。他只祈求自己能够早一天在另一个世界跟自己心爱的人团聚……





有一天，马克走到他那个驼背弟弟的房间里，说出

了这样一番话：

"亲爱的弟弟，我必须离开你了。我把自己的一切土地和财产都留给你，随便你怎么支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结婚，你比我年轻。我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你，只有一个条件：如果哪一天慈悲的上帝把我的小乔治送回这儿，他依然是柯扎克城堡和领地的继承人。至于我自己嘛，我现在要到斯底奇纳修道院去了，我要到那儿去，让自己这个饱受折磨的灵魂得到休息……我把自己的财产和一切事务都交付到你的手里……也许，到我瞑目归天的时候，修道院那边的墓地就是我最终的归宿。让上帝保佑我们柯扎克的子孙吧。"

这样一来，事情终于完全实现了彼得事先的预谋。如今，他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现在是柯扎克城堡真正的主人了！



第9章



基督的孩子变成了土耳其的战士，
或许有一天，他的剑将劈向亲友和乡梓。
——马蒂阿斯·瓦亚维兹

在刚才的故事中，我们暂时把乔治·柯扎克放到了一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情况。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那些吉卜赛人捉住小乔治，像一阵旋风似地逃得无影无踪。那些吉卜赛人的马比柯扎克领地的马矮小得多，可是行动起来却十分敏捷，而且跑起来也不慢，甚至比斯洛文尼亚的高头大马还快。这样一来，他们轻而易举地甩掉了后面的追击。在他们漫长的跋涉途中，夜幕也帮了这伙吉卜赛人的大忙。他们避免选择那些交通要道，因为那些路上人多眼杂，对他们不利。一路上他们也从不洗澡休息，所以节省了不少时间。到了第二天天快黑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来到了另

外一个国家的边境上，在这一带，他们多少有一点害怕。最后，这一小队吉卜赛人在那儿停了下来，大家分手，各自走路。沙莫尔的大多数同伙都打算到匈牙利去。可是等到开始分赃的时候，他们之间却发生了一场血战。最后，沙莫尔把这些因绑架小乔治而得到的赃款大部分交了出来。他调转马头，带着小乔治朝土耳其方向走去，他打算在那儿结束自己这件罪恶的行动。因为他天性就是这样一个人，每一次干坏事都干得十分彻底，决不中途而废。而且，他对手里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充满信心，到了土耳其以后，肯定可以换到一大笔金钱。

刚刚被这些坏蛋捉上马背的时候，乔治·柯扎克又是挣扎，又是哭叫，然后又请求那些人把他送回家去，可是这些吉卜赛人很快就用恐吓的手段让这个孩子闭上了嘴巴。路上，他们遇到了另外一些吉卜赛人，就强迫乔治把身上那些漂亮的衣服脱下来，把吉卜赛孩子的肮脏衣服套在他身上。他们还请一个老吉卜赛人给乔治一点喝的，还请他在乔治白嫩的脸蛋上涂上棕色的东西。



到了土耳其边境之后，沙莫尔找到一个土耳其人，这人专门从事购买基督徒男孩的勾当，他把这些孩子从人贩子手里买过来，然后送到专门的学校里进行集中培育，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就是土耳其的坚强战士。因为他们到这儿的时候都很幼小，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父母之邦，甚至连斯洛文尼亚的语言也会忘记，然后，土耳其人就用这样的勇士来进攻他们自己的祖国，残杀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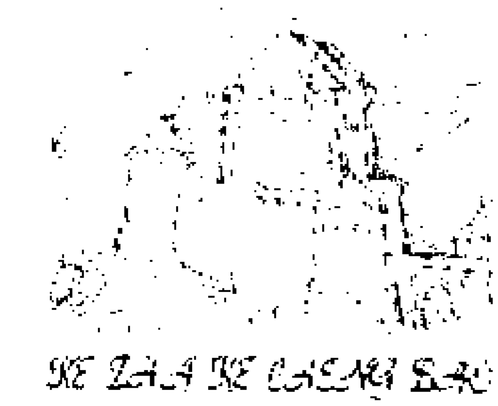
同胞。

小乔治就这样被沙莫尔卖到了那个人手里。

土耳其人本来都是亚洲人，公元八世纪前后，受到阿拉伯人的统治。后来通过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土耳其人获得了独立，然后就开始向周边国家扩张。

到了奥斯曼国王统治时期，土耳其人一面向东打击阿拉伯人，一面向西进攻基督教国家，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到了奥斯曼国王的继承人沃罕时期，土耳其帝国通过武力征服了周边的亚洲小国，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疆域，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军事大国。

就是这个沃罕国王，他采纳了一个叫做阿雷丁的大臣的建议，开始组建一支特别的作战部队：对抓来的基督教国家的男孩加以特殊培训，给他们优厚的生活待遇，使他们成为一支异常勇猛的军队。同时把这支军队叫做皇家近卫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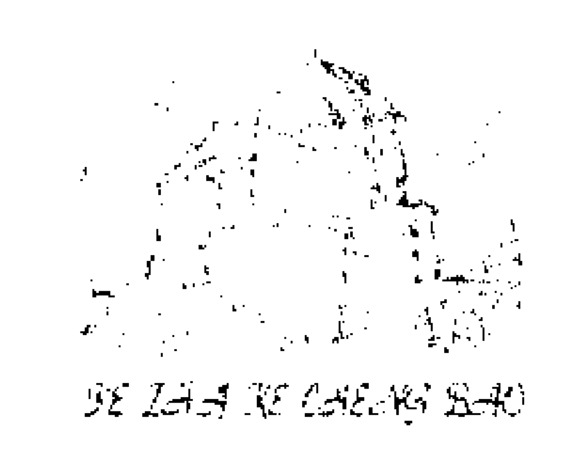


最初，这支皇家近卫军的人数不到一千人。后来，到了穆拉得一世国王执政时期（公元 1360 年），这支军队扩展到 12000 人。接着，土耳其军队侵占了越来越多的南欧国家，到了公元 1453 年前后，他们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基督教国家。由于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基督教国家的小男孩，土耳其的这支皇家近卫军的建制进一步扩大，根据 1453 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支军队已经拥有 40000 名战士。这些男孩虽然都是基督教父母的血统，但是他们都接受土耳其文化。在严格的训练之后，他们成了最勇猛的土耳其战士。最后，在土耳其国王的

指挥下，这些忠诚的皇家近卫军勇士们，向他们的父母之邦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血腥的进攻，他们毫不留情地屠杀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不知道，在刀剑下面血肉横飞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和亲人。

乔治·柯扎克被送进了这样的一所军事学校，成了土耳其皇家近卫军的小战士。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这个男孩长成了一个大人，年轻英俊，勇武过人，就像生活在卡尼尔拉省他亲生父亲当年一样出色。可是这两代人之间的文化背景却存在着天壤之别！乔治已经不再是信奉基督教的年轻骑士，而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土耳其斗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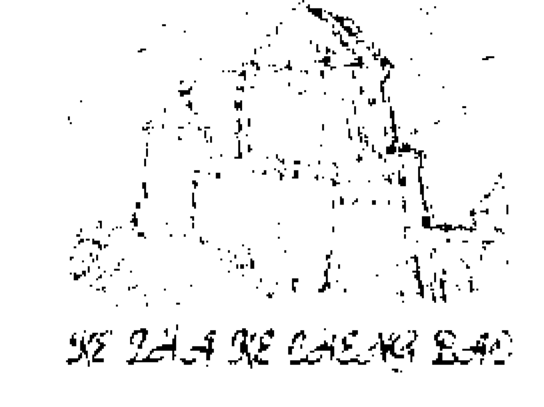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幼小的孩子，乔治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的新生活，也接受了他的新伙伴和他的新课程。他周围的人说的都是土耳其语言，他幼小的心灵里开始接受那些土耳其老师全新的说教。那些被卡尼尔拉省的亲人们最初播撒在他心中的博爱的种子失去了萌发的条件，代之而起的，却是极端的仇恨精神。

跟他的父亲马克一样，年轻的乔治充满了拼杀的精神。不同的是，作为一个骑士，马克·柯扎克的拼杀精神表现在他维护正义，保护弱小。作为土耳其战士，乔治的拼杀精神却表现在纯粹的嗜血好战方面。

岁月的长河已经完全冲尽了乔治对自己童年的记忆。这个坚强冷峻的年轻人早已忘记了他幼年时代那些把善良的种子播撒在他心里的人们，他已经彻底忘记了他们教他的那些博爱和宽容。当然，在他心灵深处，他

还依稀保留着一丁点关于父亲、城堡，还有那个讨厌的叔父的印象，同时他还依稀记得一些喜爱他的人。可是这一切一切仿佛都变成了一种梦中的印象，他时时对这些记忆的真实性充满了怀疑，他不能确信自己是不是真的曾经有过那样一个美好的童年。他不但连自己父亲的姓氏也忘得一干二净，同时也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究竟在什么地方，当然他也忘记了斯洛文尼亚语言。他从小生活在异族人中，那些人的语言已经成了他的母语。

乔治的一切变化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我们稍稍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就一切都清楚了。人们的记忆力真是太脆弱了，尤其是我们的童年时代。更何况，乔治那么小就离开了故乡，完全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之中。



马克·柯扎克的儿子，已经成长为一名胆量过人的土耳其皇家近卫军战士，而且很快就因为他的英勇善战被提升为骑兵团长。在战斗中，没有哪一位士兵能够像这位团长那样奋不顾身，也没有哪一位战士能够像他那样杀敌如草，从不手软。不过，跟别的皇家近卫军战士们相比较，乔治·柯扎克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每次侵略战争中，他从来不毁坏村庄，也从来不滥杀没有抵抗能力的农民，依旧保持着诚实的天性。他参加战斗，从来不问为什么，也从来不问土耳其为什么要发动这些对外战争，他只知道跟随着土耳其的战旗朝前冲锋：但是，他只把对方的战士当做自己的作战对象，从来不用手中的刀剑对付妇女和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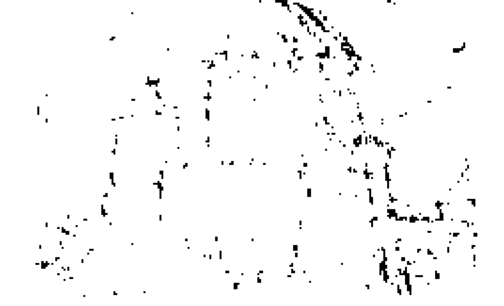
虽然他是一个具有自我思考能力的战士，但是他在战场上那种凶狠无比的作风就连他自己的战友都不得不对他畏惧三分。多少次，他从死神的手中拯救了战友的生命，多少次他冲锋在前，为队伍杀出一条血路，他不但勇如雄狮，而且作战技巧和超人的体魄常常让对手胆战心惊。就是为了这些缘故，战友们都对他充满了敬意。

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土耳其皇家近卫军的战士，乔治·柯扎克（他现在已经不再是这个名字），得到了特别的殊荣：他成为了皇家近卫军中最年轻的高级军官，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部队的指挥权。



第10章

院长，我们的老兄弟，
你聪明睿智，洞悉古今，
然而你伤痛的灵魂啊，
何时才能得到一丝安宁？
——弗兰兹·普利舍伦



到了1475年，彼得·柯扎克老爷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也获得了许多自由，可是这一切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和快乐。他曾经试图找一个妻子，可是他选中的那位年轻的小姐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求婚。对彼得老爷来说，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他事后再也不好意思做第二次尝试。所以，直到现在，他仍旧是孤单一人。

柯扎克城堡里那些忠实的老仆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城堡。服侍了柯扎克三代的老仆人欧吉布在离开城堡之后，不久也离开了人间。那个叫做玛娜的老女仆，在

伯纳德神父去世之后不久，也回到了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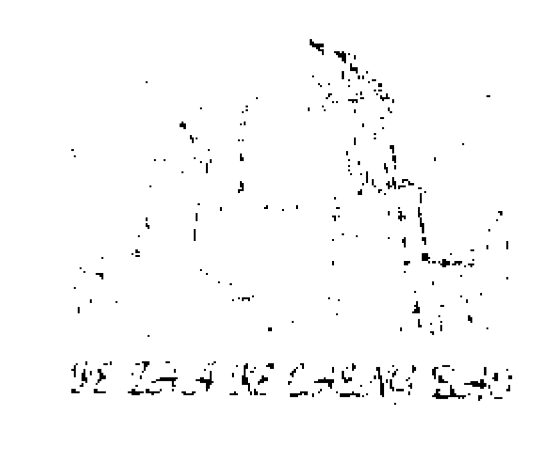
柯扎克城堡先前的马克老爷，现在是斯底奇纳修道院的马克兄弟，已经长出了满头白发，而且他的背也有些微微变驼了！也许这是因为他的肩头上长期以来负载着因儿子的丧失而造成的太多太多的精神压力吧？他的修士兄弟们都虔诚地企盼着岁月的流水能多少冲淡一些他心中的痛苦，可惜，马克的身体里原有的那些生命的活力似乎已经被永恒的悲伤燃烧殆尽。

远近驰名的斯底奇纳修道院坐落在两条青青山脊交汇的地方。这座修道院于1135年由奥地利著名修士鲁纳修建。在为修士兄弟们建造了这个新家之后，鲁纳修士还买下了修道院附近大量的地产，一并归属这座修道院。从此以后，斯底奇纳修道院管辖着附近三个村子的地产。按照当时的惯例，那些村子里的农民们按期向修道院缴纳十分之一的收成，同时轮流为修道院服一定时间的劳役。随着一年一年、一世纪一世纪地过去，远远近近的领主和贵族们不时地把他们的财产奉献给这座修道院。斯底奇纳修道院的档案中保留着这些捐赠者的名单。在这些名字中间，有历代罗马教皇，有历代皇帝，有国王，有公爵，还有各个时代的著名贵族。这样一来，斯底奇纳不仅是斯拉夫国家中最富有的修道院，同时也是这个地区在中世纪修建得最牢固的建筑。这座巨大的石头建筑上面，耸立着高高的塔体，高大的教堂被围在厚厚的石墙之内，在那个战争频繁的岁月里，因为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加上欧洲大地上各种各样

弱肉强食的争夺，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种比修筑高墙同时配备精良防御武器更有效的自卫方式了。

也是由于同样的历史原因，居住在修道院附近的那些领主们，也不得不用同样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和生命财产。

对于斯底奇纳修道院来说，虽然修士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战斗（尽管他们中间有一些修士曾经有过冲锋陷阵的经历），但是不论住在院内的修士，还是住在附近地区的农民，不论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护院队，还是那些武装起来的仆人们，他们依旧保持着严格的军事纪律，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保卫这座修道院，也保卫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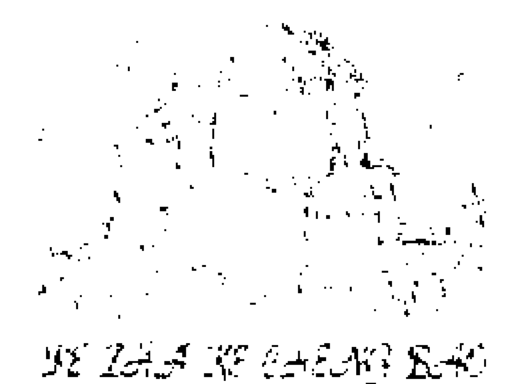
这一年（1475 年）的一天早晨，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进斯底奇纳修道院，直接求见乌德利克院长。这个人有一副宽大的肩膀，长着强壮敏捷的四肢，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行武出身。此时，乌德利克院长正坐在他的书房里，埋头研读一部厚厚的经典。这位院长年龄已经很老了，但是在远近的贵族和农民们的心中，他依旧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话仍旧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看见这位中年人走到他面前，院长轻轻地合上那本厚书，问道：

“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梯尔？你抓住了村民们描述的那些凶手了吗？”

“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尊敬的院长。”梯尔回答说，“不过我们却包围了那片废墟附近

的另外一些家伙，并且准备把他们抓起来。可是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棍棒，其中有几个手里还拿着刀剑，我们有几个兄弟在战斗中伤了手……”

“这些家伙还要在咱们这一带骚扰多久呢?”院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甚至大白天也敢闯到农民家里来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正常生活不是完全被他们搞乱了吗?最近我还听说……你在听我说话吗，梯尔?最近我听说还有更大的麻烦说不清哪天会发生，土耳其人又要在冬季结束以前向我们发动进攻了!啊，上帝保佑我们!”院长朝梯尔挥挥手，让他退下去。可是梯尔在朝外走的时候，脸上露出犹豫的神色，所以院长又追问道：“你还有什么消息想告诉我吗?”



“我们昨天晚上巡逻的时候，”梯尔说，“遇见了一个满脸凶相的吉卜赛人，他看见我们的时候神色有些不自然，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突然转身逃跑，我们把他捉住了，想让他来见一见你。在柯扎克城堡当过仆人的安东告诉我说他从前见过这个家伙，而且他就是十多年前从柯扎克领地上抢走马克·柯扎克孩子的那个凶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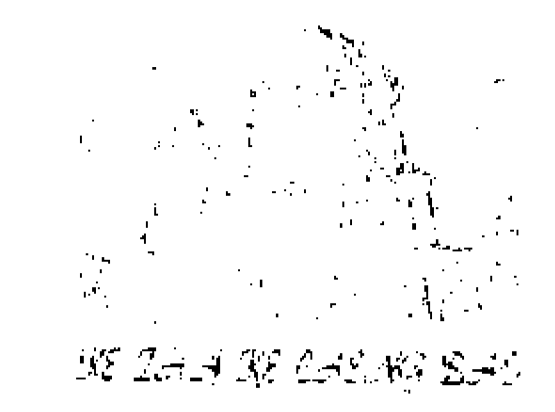
“柯扎克的儿子!”院长惊呼起来，他感到万分惊讶。连忙从座椅上站起来，命令梯尔把安东带到面前，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然后满心希望能从这个吉卜赛人嘴里掏出关于马克·柯扎克儿子的消息。他命令梯尔立即把那个吉卜赛人带到他的办公室来，同时立即派人

去通知修道院里几位德高望重的神父。

等到大家都到场以后，几位神父开始审讯这个吉卜赛人。他们向这个吉卜赛人承诺说，只要他老老实实地说出事情的真相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他就可以得到宽恕。相反，如果他拒绝说出真相或者对他们撒谎，他就将被送上绞刑架。可是，在听完几位神父的说教之后，那个吉卜赛人只是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们，似乎他早就不把死亡当做一回事了。

“你就是那个抢走柯扎克儿子的人吗?”院长说，“回答！你用不着欺骗我们，因为这儿已经有人刚才把你认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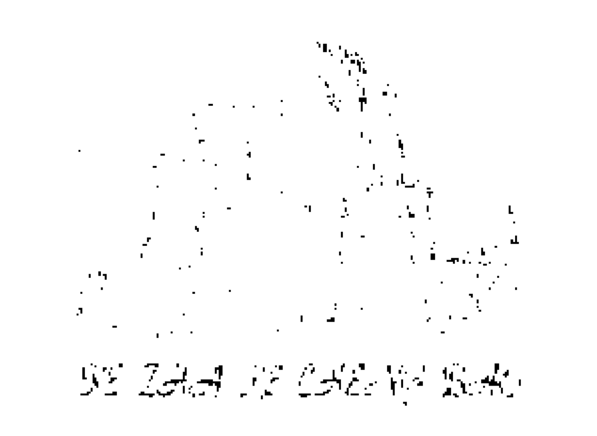
“这么说，他一定很了解我喽。不错，我就是为那个孩子安排去处的人。”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个吉卜赛人用平静的眼光扫视着他面前的各位法官，又看了看旁边那些修士，那些仆从，还有那些逮捕他的军官和卫兵。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他在哪儿?那个叫做柯扎克的修士在哪儿?如果你们肯把他叫来，我会对着他的耳朵说几句悄悄话，那么，他就会让你们放弃绞死我的愚蠢念头。可是对于你们这些穿着白道袍的先生们，我现在只能说：无可奉告！我一点也不怀疑，你们会把我活活吊死，或者活活掐死。可是柯扎克绝对不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在你们这座修道院里究竟有哪一位柯扎克?是那个驼背的侏儒呢?还是他的兄长老爷?”



马克兄弟的房间在修道院最尽头的地方，但是他最后还是终于出现在审讯现场。当这位已经满头白发的修

士听说眼前这个吉卜赛人就是当年抢走他爱子的凶手的时候，这位伤心的父亲惊呆了，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可是紧接着，他心里的希望之火突然燃烧起来：他的儿子或许还有活着的希望？或许还有回到他身边的希望？面对这位野蛮冷酷的吉卜赛人，马克发出可怜的哀求：

“求求你，告诉我，我的儿子还活着！……说话呀，求求你！……答应我，你会把他带回我的身边，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我愿意代替你来接受惩罚。可是，求求你告诉我，我的儿子还活在世界上。只要你答应我，柯扎克城堡一半的财产将属于你。是的，甚至整座城堡都归你！可是，你说话呀！”老马克急切地盼望着吉卜赛人告诉他一切真相，而且希望他一口气全说出来。可是沙莫尔的小眼睛却在静静地转动着。昔日的仇恨突然在他的心里复活了，他只是冷冷地盯着满头白发颤颤巍巍的老马克。最后，他开口说道：



“这么说，你一点也不记得我了，柯扎克老爷？我曾经也有一个儿子，一个健康活泼的乖孩子，我爱他，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你就是那个摧毁了我终生幸福的人！你把我的儿子从马背上打下来，他为此而失去了幼小的生命。为了你当时的行为，我对你实行惩罚。不错，我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不过，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夺走你儿子的责任不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这是另外一个人为我出的好主意，而且这件事一直是在他的密切配合下我才能够如此顺利地完成。那个人的名字我打算只对你一个人说，这样，我就把如何处置他的权力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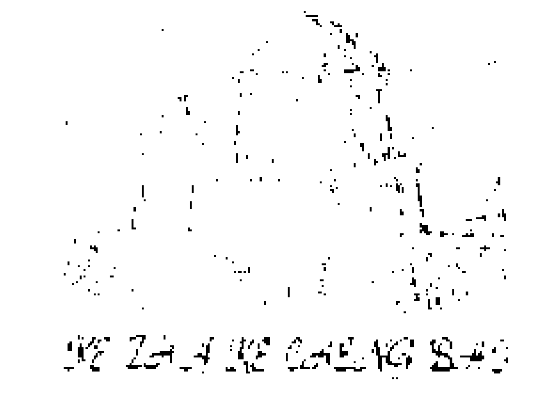
到了你一个人手里。如果我不能被宽恕，他也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如果我上绞架，也应该为他准备一套绞索！……所以，现在，你听清楚了！”说完，沙莫尔走到马克的身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

“你的弟弟彼得出卖了你的儿子！”

这个简短的耳语，不啻一个六月的响雷，顿时，马克觉得天旋地转，重重地倒在地上，人事不省。旁边的修士们都围上来手忙脚乱地护理马克，沙莫尔却站在一旁冷漠地评论说：

“怎么样，穿白道袍的先生们？我刚才不是说过自己不会上绞架吗？等到柯扎克神智清醒以后，他一定会请你们放我走路。”

“我恨不得对着他的鼻子狠狠地打上一拳！”旁边一位仆人愤怒地说。



“这个家伙脑袋里装的全是坏水，惟恐别人过得不伤心。”另一个仆人接着说，因为他们实在看不惯沙莫尔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明明看见柯扎克都昏死过去了，他还那样漠不关心。

面对眼前这种出人意料的场面，乌德利克院长大惊失色，他让手下的人赶快把沙莫尔铐起来，关进牢房，同时让人把马克抬回他自己的房间去医治。看见马克脸色苍白的病容，几乎没有几个修士兄弟相信他还能重新醒过来。多少年来，他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为儿子的命运担惊受怕，忧伤和孤独染白了他的头发，侵蚀着他对生活的信念。现在，当他突然听说自己的孩子可能还活

在人间的时候，这个消息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会不会是导致他昏迷不醒的原因呢？可是一些当时在场的人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那个吉卜赛人对马克兄弟说出来的肯定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要知道，尽管他现在身体很虚弱，但是我们这位马克兄弟一直是一位坚强的战士。像柯扎克这样坚强的人怎么会被一个好消息刺激得昏死过去呢？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神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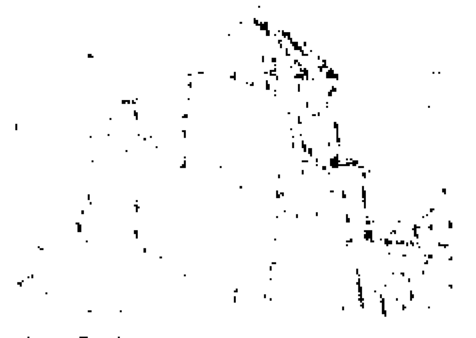
马克此时静静地躺在床上。在房间里，本纳迪克神父正在熟练地准备各种药物。为了让马克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这位神父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是直到现在还不见产生任何效果。看见这种情况，乌德利克院长派了一个人到柯扎克城堡去，通知彼得老爷立即到斯底奇纳修道院来一趟，因为他的兄长眼看已经快不行了。

一听见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彼得感到十分吃惊，他不相信马克会这么快就会死亡。他跟马克之间丝毫谈不上什么兄弟之情，所以他一点也不替马克的处境感到难过，也一点也不为马克担心。可是他同时也清醒地知道在马克升天的时候呆在他的病床前面，正是他这个当弟弟的人做面子给众人看的好机会，所以，他还是决定尽快到斯底奇纳修道院去。他一面让仆人备马，一面让人给那个送信的人端上饭菜。在送信人吃过饭之后，他俩一道出发了。

路上，彼得问那位送信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哥哥怎么会突然昏倒在地上？”

“我也不太清楚，”送信人回答说，“我只是听人说，前天我们修道院捉住了一个吉卜赛人，那个吉卜赛人对着马克兄弟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马克兄弟就突然昏倒在地，神智不清了……那个吉卜赛人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老爷，看来好像没有人能够猜透了。说不定是什么咒语吧，你知道，吉卜赛人都是会巫术的。”

此时此刻，如果那个送信人回过头去看一看他身边这位柯扎克老爷，他一定会发现彼得脸色变换不停，从死人一样的惨白变成重病一样的铁青，又从重病一样的铁青变成死人一样的惨白；同时他搭在马背上的两条腿也在神经质地微微发抖，握着缰绳的双手差不多失去了知觉。送信人无意间这几句不关轻重的话，简直把他吓呆了，使他从头到脚都浸泡在巨大的惊惧之中：那个吉卜赛人会不会是沙莫尔？如果是他，他会不会把他们之间的罪恶交易揭发出来？一想到这里，彼得觉得浑身的血液开始朝他的头顶一阵阵涌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让自己重新镇静下来。他问那个送信人：



“他长得像什么模样，我是说那个吉卜赛人？”

“很高的个头，黑黑的皮肤，已经有好些年纪了，但是看上去还很壮实，差不多要有两个卫兵才能抓住他，有时候我们的卫队长梯尔还得帮上一把，你知道，梯尔队长壮得像头公牛。”

听见送信人的回答，彼得觉得自己掉进了绝望的深渊。

“他一定是沙莫尔！……沙莫尔！”马克·柯扎克老

爷这个满脑子邪恶的兄弟吓呆了。与此同时，他心灵深处泯灭多年的良知好像也突然苏醒。彼得的脸色变得那么难看，送信人觉得他仿佛也像他的哥哥一样生了重病，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白的脸色，满怀焦虑地问道：

“你怎么啦，柯扎克老爷？……你怎么啦，柯扎克老爷？”

可是，彼得没有对他做出任何回答。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跟送信人说话，直到他们抵达斯底奇纳修道院。事实上，就连彼得自己也说不明白，他为什么惊慌失措到这种地步。

彼得从马背上跳下来的时候，乌德利克院长已经从他的办公室里迎了出来。彼得在路上已经想好了，见了院长以后，先问他兄长的病情，可是等到他开口的时候，询问的却是关于那个吉卜赛人的事情。院长看见彼得那副极度不安的神色，他善良的心里认定彼得心里一定在为他兄长突发的重病着急。他赶快把彼得带到马克·柯扎克的房间里，那儿，马克还躺在床上，依旧处在昏迷之中。看见眼前的情景，彼得觉得脑子里一阵阵嗡嗡的晕旋，使他连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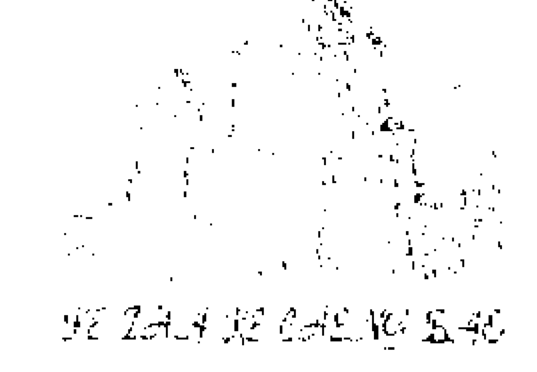
不过，通过修士们对自己说话的客气态度，彼得判断他们一定还不知道内情。周围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觉得马克没有恢复的希望了。看见这种情况，彼得的大脑开始渐渐平静下来。

接着，彼得借口说要从那个吉卜赛人口里了解这件

事的实情，调查他侄子的下落，从而设法让侄子重新回到柯扎克城堡，他希望院长同意他跟那个吉卜赛人见一面。乌德利克院长立即同意了彼得这个要求，甚至还答应给他找一个翻译。彼得谢绝了翻译，他让陪他到牢房去的卫兵也不要到他跟吉卜赛人说话的现场。分手的时候，那个卫兵对他说：

“万一那个吉卜赛人把你抓到手里，他会把你的骨头都捏成碎片，请你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站在离铁栅栏远一点的地方。一定要小心！那家伙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可是彼得对卫兵的话却一个字都没有听进耳朵里去，只顾一个人走进了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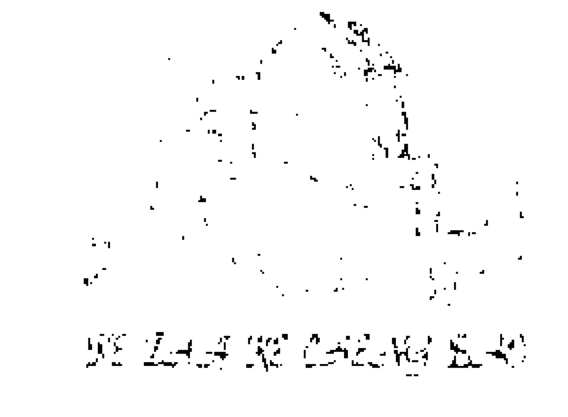
“哈哈！老朋友，这么说，你真的来看我了吗？”刚走进牢房，彼得就听见那个吉卜赛人的声音，“来得好，来得正是时候！……他们要把咱们俩同时吊上绞刑架，你听说了吗？这很公平：我们一起播种，也一起收割。我们在一个碟子里搅叉子；我们两匹马共拉一辆车，现在这辆车终于拉翻了……你还有什么想法吗，亲爱的驼背朋友？”

在听这些话的时候，彼得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他脸上却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现在他还有最后一线起死回生的希望，他还可能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进行某种临死前的最后一搏。他的脸上掩饰不住心里的恐惧，可是嘴上却在说：

“简直胆大包天，竟敢把你的名字跟我连在一起！”

可是，沙莫尔不吃他这一套，反唇相讥说：

"闭上你的臭嘴吧，你这只丧家之犬！你难道忘了十八年以前那天夜晚的交易吗？如果你打算把它忘在脑后，我知道该用什么办法让你回忆起来……我这个可怜的大脑告诉我说，现在是该把你的名字告诉你兄长的时候了。我已经被他们认出来了，这一切都要怪罪那个曾经在你的老鼠洞里呆过的安东，你早就该把他的脑袋劈成两瓣，可惜他们把我捉住的时候，偏偏被那家伙认了出来。要是你当初早点把安东收拾干净，我们怎么会在此时此刻见面呢？如果不是这家伙多嘴，我完全有自己脱身的办法。我不像你，背上背着一个永远也甩不掉的肉包袱，走到哪里都那么引人注目。"



沙莫尔的话让彼得恨得牙齿发痒，他恨不得立即跳起来，用几颗大铁钉把这家伙钉到石墙上。可是，彼得一点也不糊涂，他知道，对于他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跟沙莫尔达成和解。于是他问沙莫尔：

"除了我的兄长之外，你还跟别人说过这件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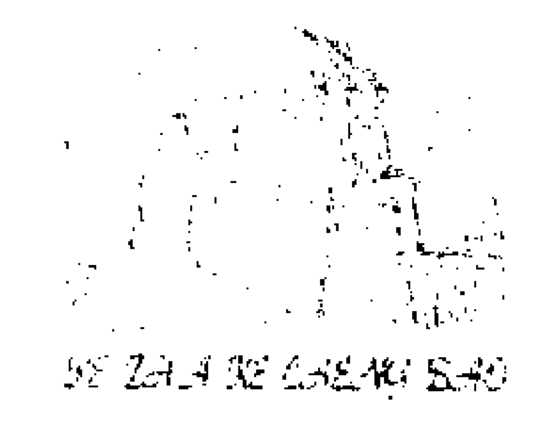
"没有了。"沙莫尔回答说，"我觉得如果我答应帮他把儿子弄回来，他一定有能力放我一条生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把你那个美妙的名字送进了他的耳朵里。谁知你那个老不死的兄长这么没有出息，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昏倒在地上。"

"好了，我劝你从现在开始最好别再提到我的名字，"彼得说，"我兄长很可能会就这样人事不省地死在病床上，然后，我来设法把你从牢房里弄出去。"

“要是我不小心把你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泄露出去，结果会怎么样呢，彼得老爷?”

“没有人会相信你胡说八道，沙莫尔。如果你真敢那样冒险，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可能活到第二天。”

“真有这么危险吗? 如果我能拿出证据来呢? 如果我把你兄长的儿子带回来了呢? 要知道，他也是这个事件的见证人，对吧? 请你相信，我手里有许多人证物证! 你那个侄儿现在已经是土耳其皇家近卫军的优秀指挥官。也许，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可能带着军队回访自己出生的地方。不过，请你放心，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土耳其军官而已，因为他早已对这个国家淡忘得差不多了，已经可能不记得曾经有过你这样一个叔父了。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吩咐呢，高贵的彼得老爷?”说完，沙莫尔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充满了对彼得的蔑视。



“你千万不要那样莽撞!”彼得用威胁的语气说，“对你自己来说，这样干的风险太大了。”

“什么危险什么安全，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吉卜赛人把彼得的话顶回来，“对于你自己，高贵的彼得老爷，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的性命，那就是设法尽快帮我离开这个狗洞。如果你不让我得到自由，我就自己去争取自由。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要先安排好自己的归宿。好了，空话少说。现在，你走过来，把我藏在腰带里的刀子取出来，帮我把背后这些绑着我手的绳子

割断，然后我自己就可以找到通向阳光的大路了！”

可是，这种笨办法是彼得计划中的最后一招。所以，他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对沙莫尔解释说这样的行动很快就会被看守人员识破，他应该想别的办法让沙莫尔更加秘密地脱身。听了彼得的话，这个吉卜赛人十分生气，他暴跳如雷，大声吼道：

“谁稀罕你的设法，我自己有能力获得自由。不过，你要记住我的话，一旦我取得了自由，我一定会让你的脑浆洒在斯底奇纳修道院的院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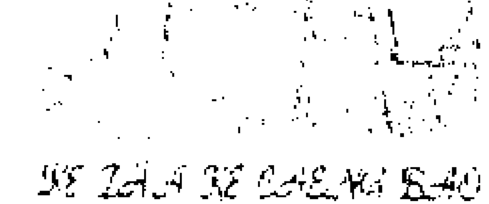
沙莫尔吼叫得那么大声，差不多连牢房外边巡逻的哨兵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

这天晚上，彼得住在修道院里，他几乎整整一夜都不能入睡。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兄长还处在危病之中。事实上，要是马克尽快断气，彼得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那个可怕的秘密将会从此被埋葬在坟墓里。他忧虑的是沙莫尔，他应该设法让这个吉卜赛人从修道院的牢房里逃出去。整整一夜，他左思右想，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办法。他想过，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能找到一个第三者来帮忙。可是，他不敢，因为这种办法同样潜伏着暴露的危险。在这场阴谋之中，沙莫尔是他寻求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同伙，仅仅这一个同伙就已经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第11章

你看，我们的原野上迷雾漫漫，
然而，不啊，那不是迷雾，那是战争的狼烟！
那是战马喘出的粗气，
那是蛇蝎喷出的毒焰，
那甚嚣尘上的地方，
土耳其的声音压倒了山峦。

——民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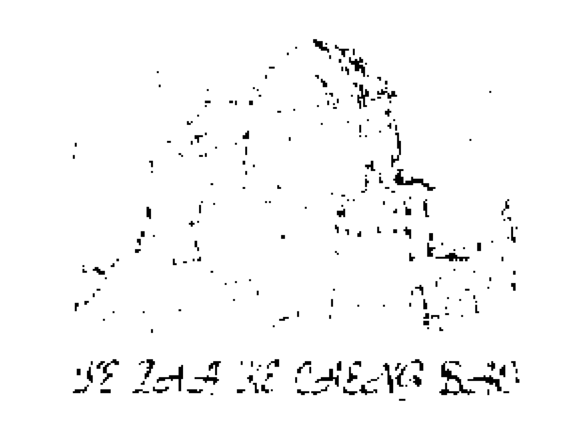


正当斯底奇纳修道院被上面那些事情搅得上下不宁的时候，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斯洛文尼亚。这个消息猛烈地冲击着修道院每一个人的心，使他们几乎把病床上的马克·柯扎克和关在牢房里的吉卜赛人忘到了脑后。

斯洛文尼亚的若干省份：卡尼尔拉、卡林西亚、斯迪尼亚，这些省份刚刚经过几年内乱，还没有从创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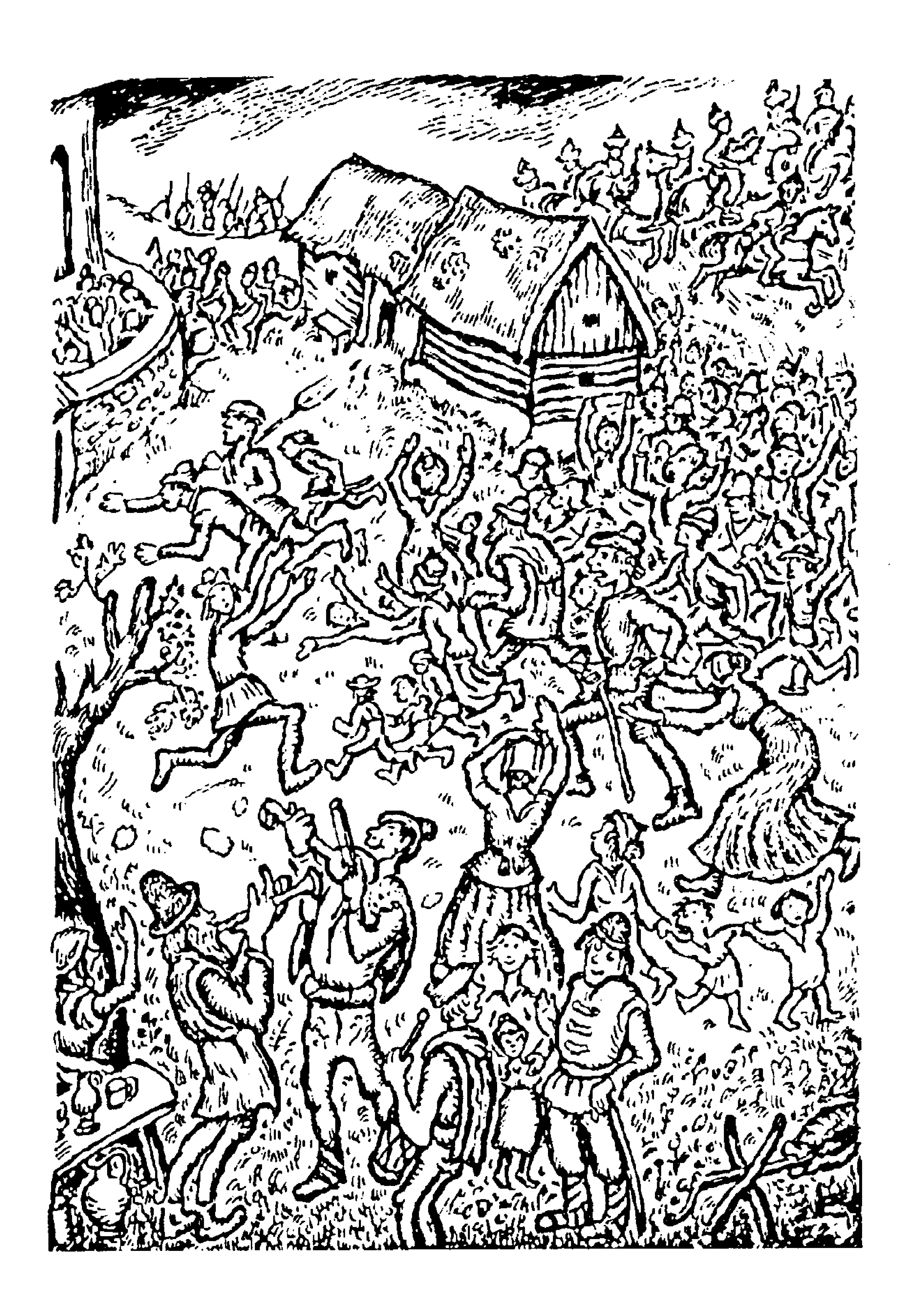
恢复元气，现在又面临着土耳其军队的攻击了！这些凶猛的外国侵略军，倚仗着他们的武力，又将到这一大片土地上摧毁城镇和村庄，烧杀抢掠，末了，还把无数和平的斯洛文尼亚人赶到土耳其去当牛作马。

大敌当前，斯洛文尼亚的农民和贵族又像从前一样结成了抵抗外寇的战斗同盟。在那个时代，一句有名的格言远比今天更为人们所信服："自救者，上帝必救之。"所以，不管是有驻军的地方，还是没有驻军的地方，村村寨寨的斯洛文尼亚人，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他们每一个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和自己的家园战斗。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他们都修筑了必要的战斗设施，尽可能地遏制侵略者的势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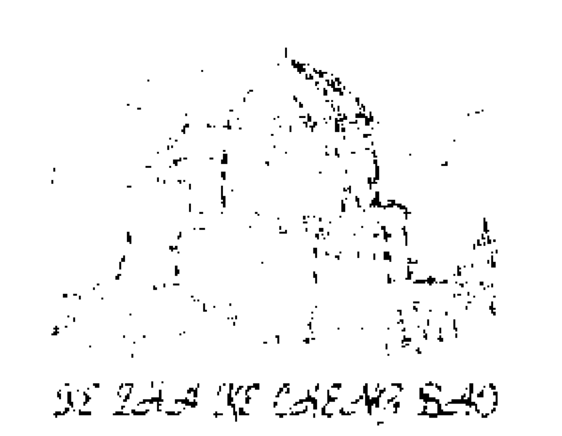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斯底奇纳和别的地区，许多山头上都点燃了烽火，随时向附近居民通告土耳其人侵的消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见那些男人们集中在一起，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整个斯洛文尼亚转眼间竟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军营。团结起来，万众一心，这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因为，不管什么地方，只要那儿的居民们四散逃跑，只要那儿的战斗力稍有松散，土耳其的骑兵就一定不会放过这样的薄弱点，他们会突然出现在这样的地方，让那儿的人们陷入地狱一样的屠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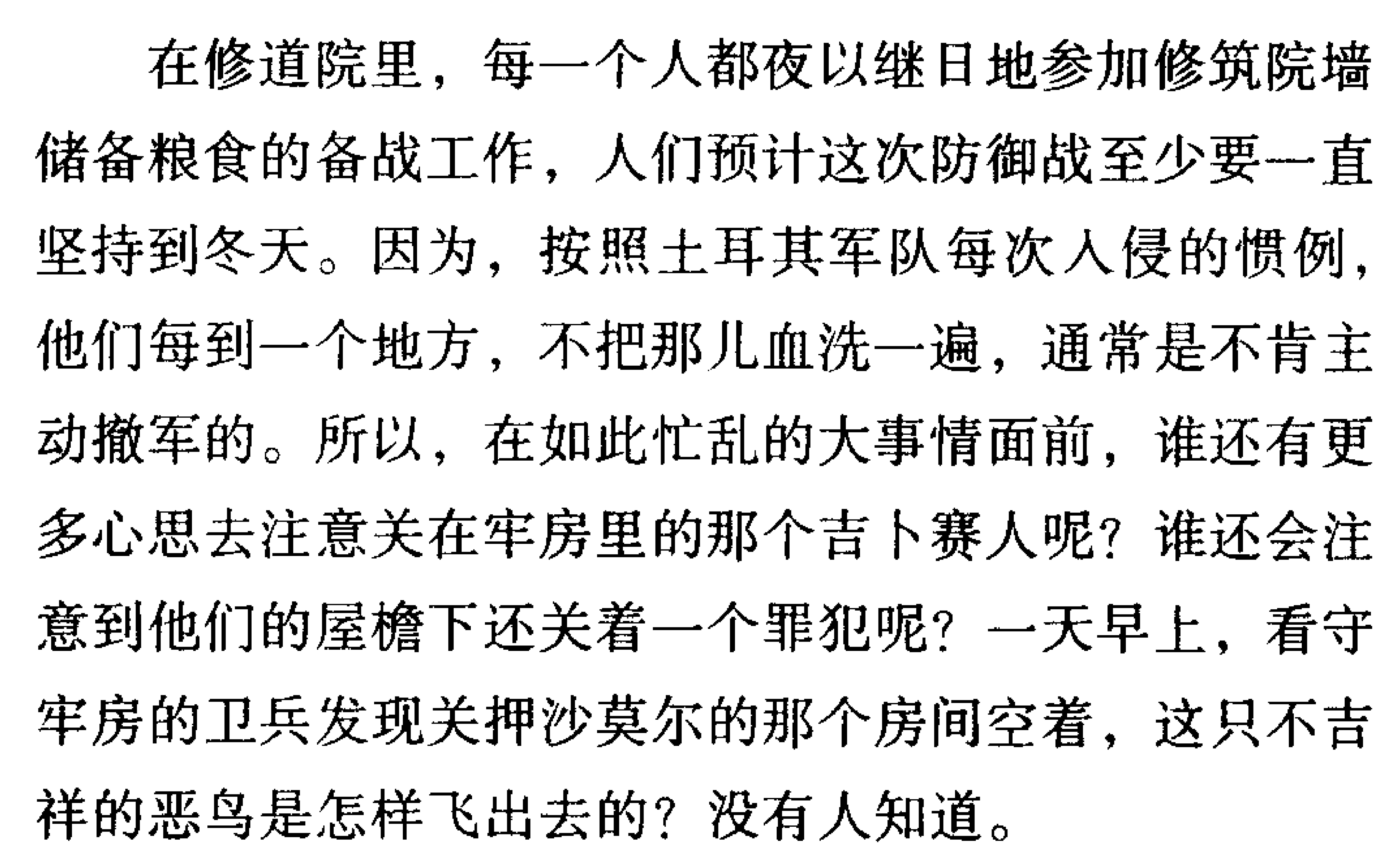
在1475年的那年夏天，土耳其军队侵入了斯洛文尼亚，他们的总指挥名叫阿麦特，这支军队一共有120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绝大多数是骑兵部队，其中也包括一支皇家近卫军部队。为了遏制侵略军的大势进



攻，斯迪尼亚省的军政首脑乔治·斯彻恩特迅速调集附近三省的军队，这样一来，几乎斯洛文尼亚地区的精锐部队都被集中到了战斗前线，为此，他们相信，这些兵力已经足够击溃土耳其的入侵了。

作为斯洛文尼亚主要贵族世家的柯扎克城堡，拥有一支常年的武装卫队，现在掌握在彼得·柯扎克手里。所以，按照情理，彼得·柯扎克应该立即率领自己的武装部队去增援斯彻恩特的部队。可是彼得十分厌恶打仗，同时害怕在战场上丢命。正义和光荣对他向来都缺乏吸引力，尽管他领地的人们再三请他带队出征，结果他依旧对此无动于衷。最后，还是他的堂弟罗易斯·柯扎克担任了柯扎克家族和斯底奇纳以及附近地区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带队出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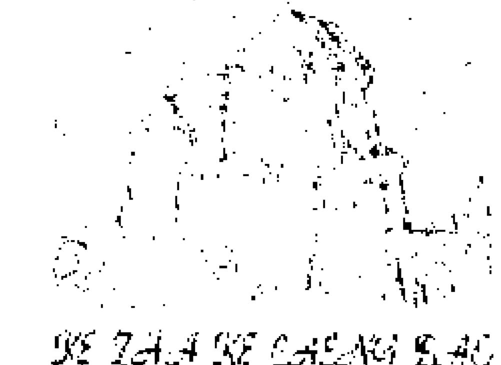


在修道院里，每一个人都夜以继日地参加修筑院墙储备粮食的备战工作，人们预计这次防御战至少要一直坚持到冬天。因为，按照土耳其军队每次入侵的惯例，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不把那儿血洗一遍，通常是不肯主动撤军的。所以，在如此忙乱的大事情面前，谁还有更多心思去注意关在牢房里的那个吉卜赛人呢？谁还会注意到他们的屋檐下还关着一个罪犯呢？一天早上，看守牢房的卫兵发现关押沙莫尔的那个房间空着，这只不吉祥的恶鸟是怎样飞出去的？没有人知道。

与此同时，乔治·斯彻恩特带领着一支2000人的军队，让他们的土耳其对手大大地吃了一惊。他们误认为眼前的土耳其军队就是这次入侵的全部，于是鼓起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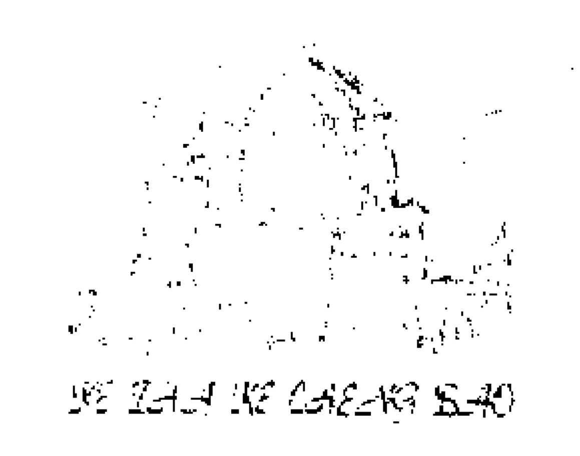
朝着敌人发动猛烈的冲击，在首轮冲击中，斯洛文尼亚军队杀死了大约200名敌军，并且在太阳落山之前逼迫敌军开始后撤。初战的胜利之后，斯洛文尼亚的战士们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他们打败了入侵的敌人，又一次保卫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心里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斯御恩特将军当天晚上就派出信使向各地传送胜利的捷报，而且宣称他们将乘胜追击，直到把侵略者彻底赶出边境。

斯洛文尼亚军队击溃土耳其侵略者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斯底奇纳修道院。接着，乌德利克院长立即号召周围地区的人们共同举行一次感恩朝圣的进香仪式。具体行程是：从斯底奇纳修道院出发，一直走到穆莉雅娜女神教堂。乌德利克院长在号召中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参加这个仪式，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只要他还能用脚行走！他们要用这个仪式来感谢上帝让斯洛文尼亚民族取得了保卫祖国的胜利。



可是就在朝圣队伍在斯底奇纳修道院前面结集起来的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斯洛文尼亚的军队正被土耳其的骑兵切割得四分五裂。原来，土耳其的阿麦特将军得知自己的一支部队被斯洛文尼亚人击溃并且200名战士阵亡的消息之后，他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命令他手下的军队全线出击。这一次，他的军队人数超出先前那支被击溃的部队不知多少倍。阿麦特将军命令说，立即追击这些斯洛文尼亚军队，并且在当天夜里就要把他们完全包围起来。

第二天黎明，斯洛文尼亚军队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的重围之中，他们心里自然觉得震惊，同时也觉得害怕，但是震惊和害怕丝毫也没有削弱他们战斗到最后一息的信念。可是在绝望和疲倦的折磨下，这支小小的斯洛文尼亚部队最后遭遇了全军覆没的命运。斯彻恩特将军、罗易斯·柯扎克，还有别的许多参战的贵族和骑士都成了土耳其军队的俘虏。土耳其人之所以保全了他们的性命，是因为可以用他们换取一大笔赎金。那些在战斗中侥幸保住性命的战士们，不少人逃散在附近的森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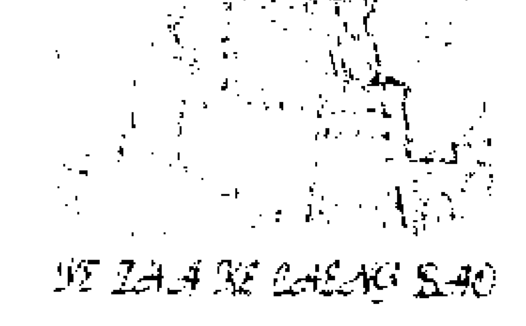


在好长一段时间之内，斯洛文尼亚城镇乡村的人们还没有得知前线惨败的噩耗。在确信再也没有斯洛文尼亚军队足以阻止他们大规模深入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开始朝着卡尔尼拉省迅速推进。

土耳其骑兵部队已经到达了卡尔尼拉，到了离斯底奇纳不远的地方，那些修道院里的修士们正跟在一个高高的十字架后面，两个人一排，肩并肩地走出修道院的大门，然后顺着修道院领地上那些长着野草的山坡，组成一支弯弯曲曲的队伍，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朝着那座女神教堂走去。在这支朝圣进香的队伍中，有许多是附近地区有名的贵族，在他们中间，也包括柯扎克城堡的彼得·柯扎克老爷。因为是朝圣的仪式，每一个人都虔诚万分，而且没有一个人身上带着武器。这支由善男信女们组成的长长的队伍正朝着穆莉雅娜女神教堂缓缓移动着，作为斯底奇纳修道院管辖之下的教堂之一，它

高大的围墙已经远远地出现在洒满阳光的草地的那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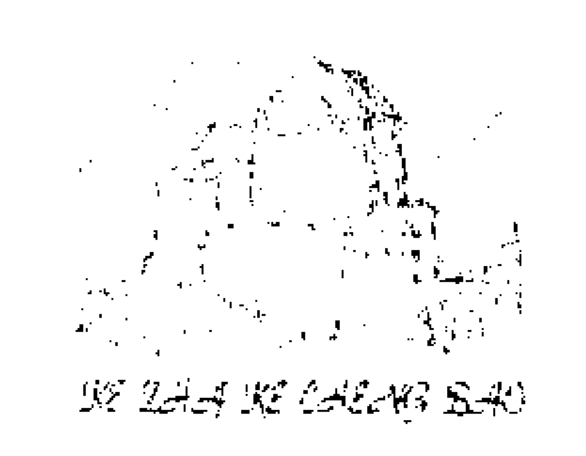
根据当地的传统，附近七个教区的虔诚的信徒们每次都是在这儿集中，他们每支队伍都由自己教区的神父带领着，而且都举着自己色彩各异的旗帜。根据神职人员的认可，这些朝圣的人还可以一边行进，一边跳着一种叫做“奥弗登尼卡”的斯洛文尼亚民间舞蹈。所以，这天的朝圣活动也跟往常一样，既带着庄重的性质，又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一些人心里惦记着到了教堂之后的虔诚祷告，一些人惦记着教堂外面痛快的舞蹈。朝圣的队伍在乌德利克老院长和贵族们的领导下朝前走，眼看就要走到教堂前面的时候，突然从东边传来一阵让他们一听就毛骨悚然的呼喊声。



紧接着，朝圣的队伍里发出阵阵惶恐万分的惊叫：“土耳其人……”站在高处的人们很快就看清楚了，土耳其骑兵正像旋风一样朝着这边席卷过来。就像长着铁爪的鹰扑向毫无抵抗力量的鸡群一样，土耳其骑兵转眼间就冲进了朝圣的人群中间，毫不留情地挥刀乱砍。顿时，朝圣的队伍散向四面八方，天地间到处都充满了凄惨的哭叫……大多数人都跑进了教堂，或者穿过教堂，躲到了墓地高大的石头围墙后面，还有一些人跑进了附近的森林里。另一些吓懵了头的人，只见他们东跑几步，西跑几步，不知道究竟该到什么地方去躲避那些带血的刀剑。土耳其的骑兵骑在马背上，一面不停地用刀乱砍，一面让马蹄在人身上乱踩乱踏。汩汩的鲜血像流

水一样淌在绿色的草地上，那一天，土耳其战马的每只马蹄都染成了鲜红的颜色。

在教堂和墓地两个地方的外面都围着高大石墙，现在那儿已经挤满了妇女和儿童，成了他们的避难所，神父们护持着他们，安慰着他们。剩下的那些男人们立即组织起来，躲在石墙后面，准备跟土耳其人最后一搏。一切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都被他们抓到了手里，哪怕是一截铁棍、一把锄头、一根木棒，还有带着绿叶的树枝，甚至就连那些从围墙上松动下来的带着棱角的石头也成了他们战斗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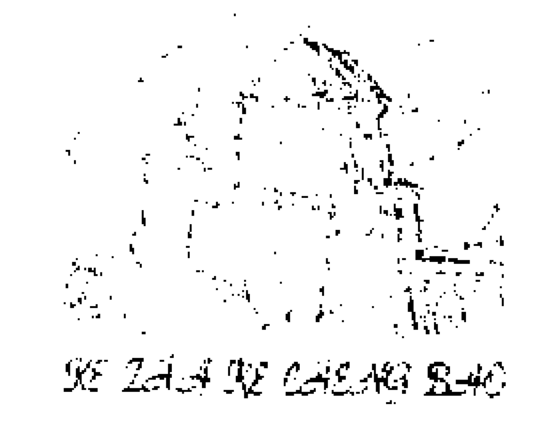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那位彼得·柯扎克老爷的表现如何呢？就像世界上一切卑鄙小人一样，每当祸事临头的时候，他们总是溜得最快。当听见第一声“土耳其人来了！”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人都抛到了脑后，心里想的只是他自己应该躲藏在什么地方。

教堂里传来人们请求耶稣和圣母玛丽亚把他们从侵略者手里拯救出来的祈祷。白发苍苍的老神父跪在祭坛前面祷告，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一阵阵令人心酸的震颤。

在石墙外面，土耳其骑兵还围绕着那一片地带往来搜寻捕杀，其中一些士兵已经活捉了不少男人和女人，给他们带上脚镣和手铐，把他们拴成一串。另一些士兵则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那些不幸的人们只能远远看着自己祖祖辈辈出生的房子被洗劫一空，要不然就是在大火里变成灰烬。多少双斯洛文尼亚男人的手，此时只能带着愤怒紧紧地握着那些临时找到的可怜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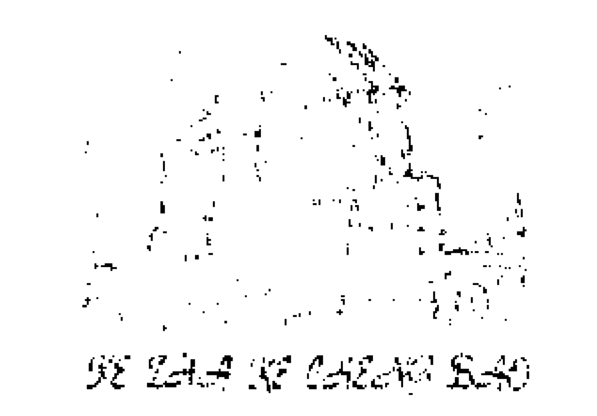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儿，土耳其骑兵开始分成若干小队，分头寻找那些被追散的人们。可是斯洛文尼亚的男人们的拼命胆气也让他们感到一阵阵不安。因为这些人的拼搏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一个人的生命，他们的身后蜷缩着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还有生养他们的土地。而且他们还清楚地知道，向敌人投降就意味着在异国他乡沦为永远的奴隶直到被折磨至死。此时，他们躲在石墙后面，用他们最后的勇气和力量反抗着全副武装蜂拥而来的敌人。就这样，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候，斯洛文尼亚的祖先们表现出我们这些现代子孙们望尘莫及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那个生死搏杀的下午，不少土耳其士兵倒在沉重的木棍和石块下面，勇敢的斯洛文尼亚的男人们也有许多惨遭屠杀——死在土耳其士兵的利箭和战刀下面。斯洛文尼亚人面对着数量庞大的敌人，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太阳落山的时候，土耳其军队攻到了墓地的围墙前面，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在面对面的搏击中，他们看见了对手眼中仇恨的怒火。这些斯洛文尼亚人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的铁蹄，宁死也不让他们踏进墓地。锋利的战刀劈开了斯洛文尼亚人的头颅，沉重的铁棍也击碎了土耳其士兵的脑袋。一些农民从教堂的建筑上拆下重重的木板，这时候，人们看见一个强壮的小伙子跳上祭坛，举起那根巨大的铁烛台，对着土耳其士兵横扫过去，顿时，几个敌人倒在教堂前面的地面上，他们永远不能品尝到抢劫的快感了。



在这些拼命抵抗的人当中，只有一个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马切诺尔，他也是这次灾难中惟一和农民们肩并肩战斗在第一线的贵族。他知道自己这种身份此时在农民心中所产生的号召意义。他一边战斗，一边大声地鼓动着自己的同胞，同时不断地指挥农民们加强对薄弱地带的防御。他告诉农民们说，只要能坚持到夜幕降临，他们就有死里逃生的希望。

墓地围墙北边转角的地方，在围墙外面，长着一棵巨大的菩提树，树干上钉着一块大木板，木板上画着童贞女玛丽亚的画像。在画像后面的大树上，藏着一个黑糊糊的黄蜂窝。一个皇家近卫军的骑兵突然想到一个办法，爬到那棵大树上，围墙里面的情况就会完全暴露在他们的视线之内，他们可以从那儿毫不费力地把利箭射进那些斯洛文尼亚人的心脏。他开始朝树上爬了，他的另外几个同伴看见他这样干，立即紧跟着爬上来。到了树上以后，他们发现可以从大树枝上跳到墓地的围墙上去，于是就开始朝那儿挪动，那幅童贞女的画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就用脚下的皮靴狠狠地踢去，想把它踢到树下去。直到这时，墓地里面的人才发现敌人已经到了自己的头顶上。他们赶快向约翰·马切诺尔报告，约翰赶来一看，来不及了，那些土耳其人眼看就要跳到围墙上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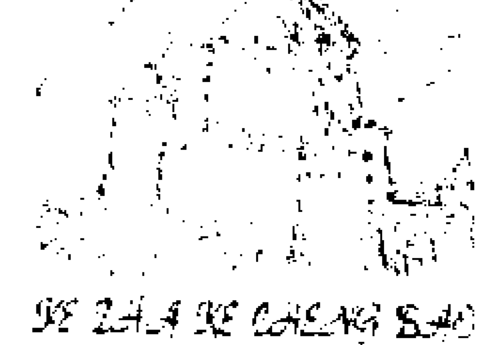
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绝望的时刻，上帝帮助了这些斯洛文尼亚人。

正当那些土耳其士兵踢木板的时候，因为大树摇晃

得太厉害，树枝上的黄蜂被惊动了。这些被激怒了的大黄蜂一齐飞起来，就像一片遮天蔽日的黄云，把树上这几个土耳其士兵笼罩在中间。趁着土耳其士兵哭爹叫娘的机会，墓地里的斯洛文尼亚人赶快抓紧时间加强他们的防御措施。遭到大黄蜂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墙外的土耳其士兵终于停止了这一天的进攻。

可是，夜幕降临之后，土耳其的军队并没有解除包围。相反，他们在教堂对面不远的小山丘上搭起了营帐。这就是说，他们明天还要继续朝着这些被围困的斯洛文尼亚人发起进攻。

尽管如此，土耳其军队的这种暂歇总算给墙内墙外那些被折磨了一整天的斯洛文尼亚人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只可惜，石墙里面的这些人几乎找不到一口吃的东西，也找不到饮用水。这天早上从家里出发来参加朝圣仪式的时候，他们手里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带，现在呢，他们外面所有的地方都落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可怜的农民们啊，明天的黎明到来之后，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们呢？他们还能对此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灾难的夜晚！厚厚的黑云压在他们的头顶上，四周像地狱一般漆黑，没有月色，没有星星，似乎就连月亮和星星都不忍心看着这些绝望的人们。不过，人们也可以看见星星点点的光，那是他们的家园正在火焰中燃烧，远远近近，没有一个村庄逃过了这个厄运。在燃烧的村庄和房舍之间，看不见一双救火的手，那些在早上没有前来参加朝圣的人们，此时早已躲到了森林



里，或者跑到附近山头上的城堡里寻求庇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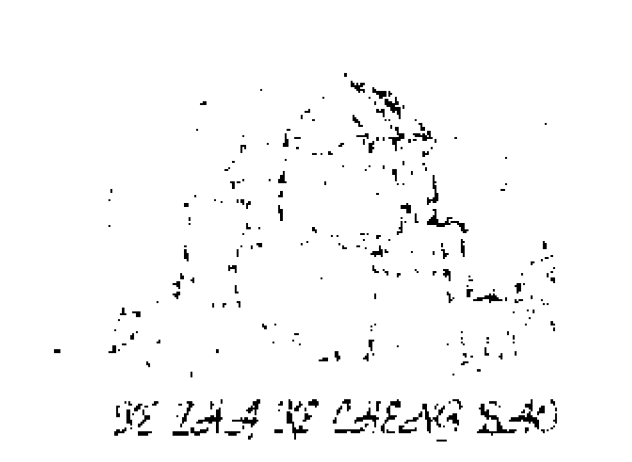
可是在草坪上，土耳其侵略军的营帐明明白白地告诉当地的居民，他们还要在这儿长期呆下去。离开这儿的时候，他们还要抓人，杀人，抢东西，烧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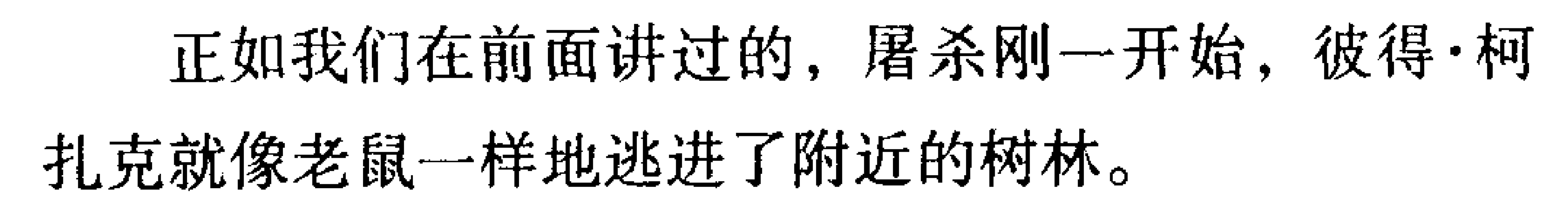
整整一个夜晚，天地间回荡着两种不同的呼喊。一种是土耳其胜利者急切渴望再次挥动军刀横砍竖杀的狂热吼叫。另一种是被围困的斯洛文尼亚人令人心碎的祈祷——这祈祷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他们的孩子，为了他们的祖国，为了他们的信仰。



第12章

> 在那儿，长梯上悬着他的身躯，
> 伴随他的，只有天悬地转的剧痛。
>
> ——民　歌





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屠杀刚一开始，彼得·柯扎克就像老鼠一样地逃进了附近的树林。

到了树林里以后，他很快就发现树林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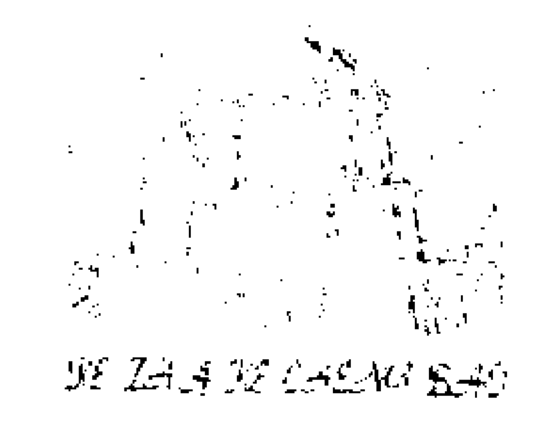
如果他能逃回自己的城堡，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那座坚实的城堡有那么厚的围墙，那么高的塔楼，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被任何敌人攻克过。

可是，可怜的彼得对这一带的地形一点儿也不熟悉，他不知道究竟哪一条路可以带着他穿过森林回到柯扎克城堡。他不敢走出森林去寻找大路，因为那儿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土耳其骑兵。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一阵惊吓让他迷失了方向，我们只知道天色已经黑了，彼得离他的城堡的距离其实并不很远。可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行走起来觉得十分艰难。

离刚才的杀人现场大约半小时的步行距离，在一片树林中间，有一条清清的小溪，小溪上面坐落着一座已经被废弃不知多长时间的磨坊，这座磨坊的名字叫做“桦林磨坊”。这时候，磨坊的门紧闭着，下面的水轮早已停止了转动。在磨坊的四周，到处都长着高大的白桦树，所以这儿显得格外宁静。只有旁边这条小溪在长年累月不知疲倦地唱着平静的歌。

在离磨坊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木屋，木屋外边的屋檐下停着一辆久已没有使用的马车，马车旁边堆着一大堆干燥的树叶。看得出来，这是木屋的主人许久以前准备用来铺垫牛棚的。



又累又饿的彼得到了屋檐下面，天色已经很黑了。他四肢无力地躺倒在那一堆干树叶上面，对于柯扎克城堡的贵族老爷来说，今天这张床实在有点让他受委屈。但是，正像斯洛文尼亚的谚语所说的那样：在危险和厄运面前人人平等。

可是，还没有等到彼得在树叶堆里完全躺稳身体，他突然发现对面树林里有一个人正在朝这边走过来。那个人的衣袖上沾满了血迹，他的右手还提着一把长刀。

透过狭窄的窗户，那个人朝着小木屋里悄悄地偷望了一会儿。当他发现这座房子早已被人废弃，而且现在

里面也没有人的时候，他转身走到了木屋的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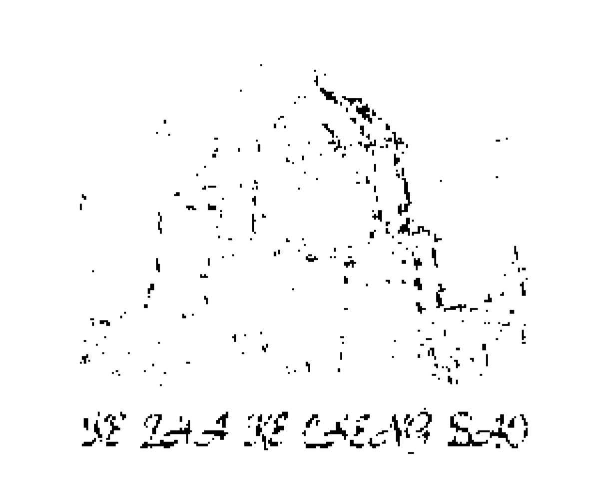
彼得认识沙莫尔。他打算站起来跟这位老熟人打招呼，可是那位吉卜赛人一脸凶气把他吓退了。

“如果他为了我没有帮他逃离修道院向我报复，我该怎么办呢?”彼得心里想，“他手里那把长刀上流淌的鲜血是土耳其人的呢，还是斯洛文尼亚人的?”

彼得屏住呼吸，一声不响地躲在干木叶堆里。

那个吉卜赛人朝小屋里左右扫视了一转，嘴里不知嘟哝着什么，然后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他径直走向那道小木梯，爬到干草架上面。到了上面之后，他用身边的干草为自己铺垫了一张床——对于这个家伙来说，这张床实在太舒服了。



过了一会儿，五个骑马的人从附近的村子来到这座孤立的小木屋前面。当彼得看清他们身上穿的土耳其军装的时候，差不多浑身的血都吓冷了。五个骑兵从马背上跳下来，把战马拴在木桩上，带着一条大狗朝着小木屋走来。

他们站着的地方离彼得那么近，彼得差不多伸手就可以抓住他们的马裤。说来也算他走运，因为那条大狗此时正绕着木屋后面不停地抽着鼻子，要不然它早就把彼得从干叶堆里拉出来了。

“上帝啊！接下来会怎么样啊?”彼得问他自己。

他开始祈祷起来——在他一生中，有时候也会想起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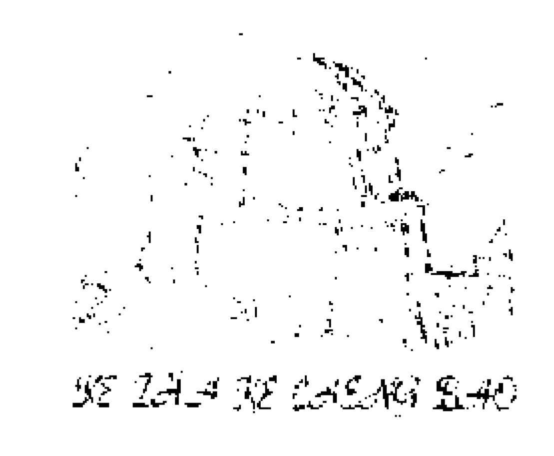
因为那些土耳其骑兵想给他们的战马弄一些草料，

他们一直朝着干草架走去。看见那座小木梯，两个士兵便顺着木梯一前一后地朝上爬。

吉卜赛人还没有睡着，他看见两个土耳其士兵正在朝着他这儿爬上来。跟藏在干木叶里的彼得迥然不同，他面对土耳其人，心里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猛地坐起身来，像闪电一样抓住小梯一推，两个土耳其士兵连同那座小木梯一起倒在地上。

在这个时候，那条大狗也闻出了木叶堆里彼得的气味，它朝着彼得扑过来，一边叫，一边扑咬他的腿。彼得顿时吓得魂不附体，简直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了。

听见这一阵狂烈的狗叫声，剩下的三个土耳其士兵转过头来，一时也顾不上小屋里面的吉卜赛人和两个倒在地上的同伴了。那两个土耳其士兵躺在地上，不仅被摔得浑身疼痛，还被倒下来的木梯打在头上，顿时肿起一大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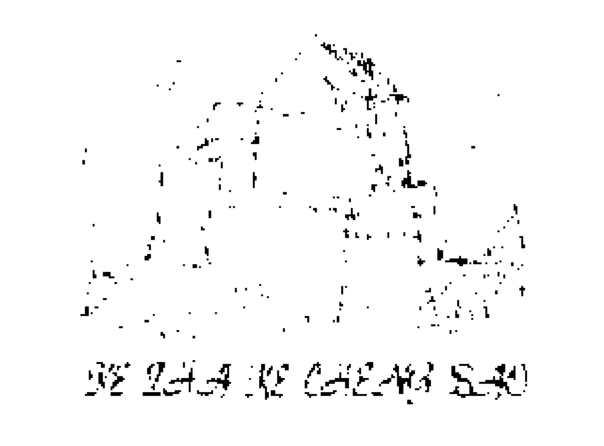
这三个士兵担心可能遇上了躲在树林里的农民，刚开始非常惊慌。可是他们很快发现那条大狗咬住的不过是一个躲在干树叶里的驼背。他们把彼得拉出来，让狗盯住他，不许他乱动。

然后他们转身过去帮助那两个倒在地上的同伴。与此同时，那个吉卜赛人爬在木架上，扳下他身体下面的木板，一块接一块地朝着土耳其士兵投射下来，土耳其士兵只好连滚带爬地从小木屋里跑出来。

他们中间一个人抓住吓得半死的彼得，把他拖到拴马桩旁边。另外几个人开始朝着小木屋放火。他们不知

道小木屋里究竟有多少敌人，想用一把火将他们都烧死在里面。可是，还没有等到他们点燃木屋顶上的干草，沙莫尔早已撞开了他身边的木墙，跳到了木屋外面的空地上。土耳其士兵远远地望着他，谁也不敢朝着他逼近。沙莫尔站在那儿，像个影子似的，在空中挥舞着他的长刀和拳头，嘴里骂着嘲弄的字眼。接着，他转身消逝在树林里。

熊熊的烈焰映照在土耳其士兵的脸上，他们很快想起时间已经不早了。他们必须赶快回军营，要不然，他们随时都会遇上更大的危险。这些侵略军知道，那些躲在树林里的斯洛文尼亚人随时都有可能从什么地方跳出来夺走他们的性命。



那两个被摔伤了的士兵几乎连爬上马背都觉得困难了。另外三个开始商量处置彼得的方法。很明显，其中一个家伙想把他拴在马背后拖回军营去当俘虏，可是另外两个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指着彼得那个高高隆起的驼背说："把这匹破骆驼弄回去有什么用处呢？肯定没有人愿意出钱来买他去当奴隶，我们何必劳神费力地把他带回土耳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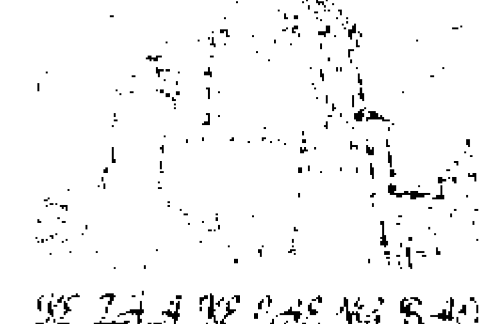
在他们商量的这段时间里，彼得的手被他们紧紧地绑在一起，像头猪一样躺在地上哼哼。刚才他们把他狠狠地推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牙齿磕在地面上，一下子碰掉了两颗门牙，弄得他满口都是血。接下来，三个土耳其士兵三下两下把他的脚绑在一起，倒吊在附近一棵大树的树枝上，让他在半空中荡来荡去。

这位可怜的贵族老爷杀猪一样声嘶力竭地惊叫，可是土耳其人却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他又转而向他们提出可怜兮兮的哀求，可是土耳其士兵却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心里实在弄不明白，堂堂一个大男人，为什么会这么窝囊？为什么会这么怕死？

几个土耳其士兵骑在马背上渐渐消逝在树林里，彼得依旧倒吊在那里。浑身的血液坠下来，都坠到了他的脑袋上。他的叫声越来越微弱了，他的哀号回荡在静静的夜色中。再过一会儿，他这个充满罪恶的灵魂就会无声无息地进入地狱的大门了。

可是上帝又一次朝他伸出了慈悲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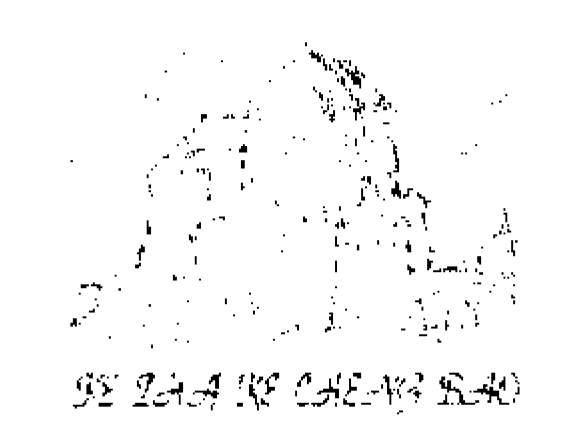
那个吉卜赛人从树林里走出来，他走到彼得跟前，一只手提起彼得已经垂落的胳膊，另一只手举起钢刀，朝着彼得脚上的绳索一挥，彼得的身体落到了地面上。沙莫尔让彼得自己走自己的路，谁知道这家伙却像呆木头一样瘫躺在沙莫尔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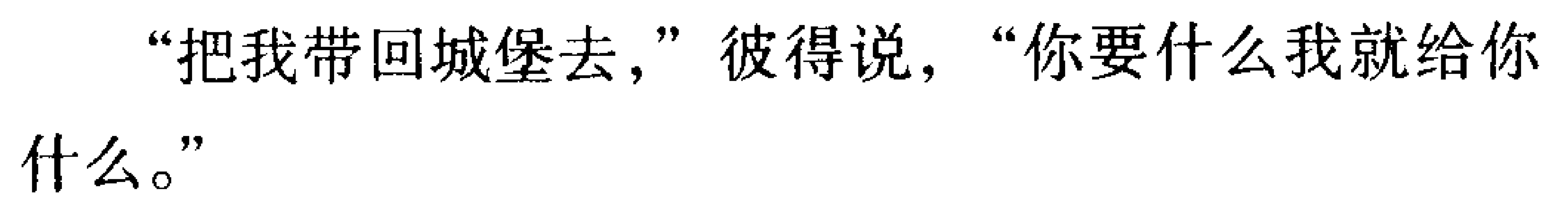


“我真不应该把你从这个绞架上解救下来，你也丝毫不值得我同情……不过，算了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吉卜赛人嘟嘟哝哝地说。他把彼得推起来，让他背靠大树坐着，慢慢地，彼得总算恢复了知觉。

“好了，我们走吧，朋友，既然你现在可以自己走动了。你的运气不错，总算从这可爱的绞架上捡回了一条小命。”吉卜赛人一边说，一边带着身边这位贵族老爷走到小溪旁，喝下几口冷水以后，彼得觉得清醒多了。

“你跑到外面来东游西荡干什么呢?”吉卜赛人冷冰冰地问,“你为什么不跟那些神父一起呆在修道院里呢?你为什么不去保卫自己领地上的农民,尽你这个领主的义务呢?嘿,我真荒唐,怎么可以向你这样的熊包提这样的问题呢!你连自己都保不住,哪里还说得上保护别人呢。土耳其人把你倒吊在白桦树上,老实说,他们也太不够意思了,怎么可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们高贵的彼得老爷呢。我敢说,在所有保持柯扎克姓氏的人当中,你肯定是第一个享受这种荣誉的人。你看,他们把你吊得多高啊,差一点儿你就离开这块肮脏的大地,回到上帝身边去了,对不对?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热爱脚下的大地,躺在它怀里就不肯起来,还用你的牙齿去亲吻它……你怎么啦,尊敬的驼背老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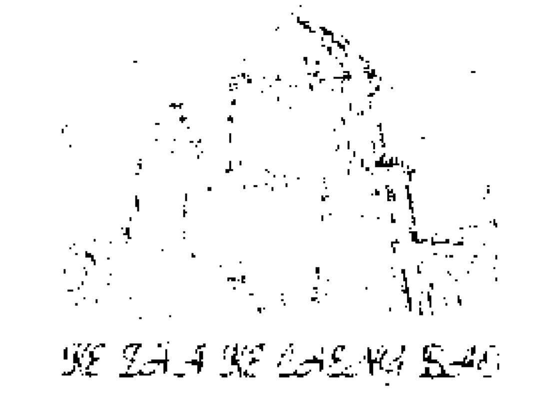
“把我带回城堡去,”彼得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闭上你的臭嘴!我太了解你了!”吉卜赛人喝道,“你还记得自己亲口承诺,如果我把你的侄儿卖给土耳其人,你答应给我什么吗?对了,我想起来了,我还让你的侄儿成了一名杰出的皇家近卫军军官,他那么英俊,那么高大,那么强壮,普通的近卫军骑兵简直不能跟他较量。还有,我还差点儿忘了告诉你,你这位英勇无比的侄儿,此时正在入侵卡尼尔拉省的骑兵部队里。”

“什么?你在说什么?是真的吗?我的侄儿现在就在我眼前的土耳其军队里?”彼得慌忙问。

“千真万确!你出卖给我的那个孩子,我在战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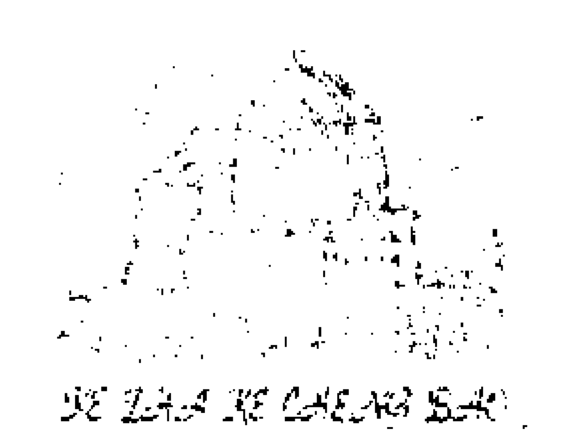
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怎么样，你对此事有什么感想呢？我现在的成就可真不小啊！如果现在有月光，我可以用这把钢刀把自己手上的血割出来向你作证。可是你现在却在请求我：‘把我带回家去！’好了，驼背，你的城堡离这儿太远，我可不愿意相信你那些鬼话。你把我扔在牢房里不闻不问，记得吗？要不是我自己设法逃跑出来，谁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可是这段时间里，你的心里一直在想些什么呢？你一直在想，我的兄长很快就会死去，那个吉卜赛人也会跟着死掉，到那个时候我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对不对？可惜，据我所知，你的哥哥不会死，至于说那个吉卜赛人嘛……哈！你不是亲眼看见他从死神手里把你救下来了吗？好吧，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去找个地方暂避一宿，等到土耳其人撤退以后，再来商量我们之间的买卖。我相信，如果你兄长的那个儿子知道他有一位亲爱的叔父就在附近，他一定会排除万难前来向你请安。”



听了沙莫尔这段话，彼得突然闪过了一个难得的念头。他想：也许我还有希望对自己的罪过做出补偿。这个吉卜赛人或许可以把那个现在已经变成土耳其军官的孩子带回他父亲的身边。那孩子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带着敌人的军队在朝着父母之邦冲锋。在他的记忆中可能还保存着对自己早期童年的依稀印象，这种印象也许可以让他反戈一击，成为斯洛文尼亚的勇士？

“可是谁会知道我在这场有罪的交易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呢？”转念之间，彼得却顺着相反的指导思想朝下

想："这个吉卜赛人怎么可能让我的侄子说出那些真相呢？万一这个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的面子又该朝哪儿放呢？到那时候，即便我像兄长那样躲到修道院里，我也会遭到那些修士们永无休止的唾弃。天啊，不，决不！不该干的，我已经干了。既然已经干了，就要让它干到底！只有懦夫胆小鬼才会半途而废。战火正在焚烧这个国家，庇护我的兄长的修道院已经被土耳其人包围起来，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可能会烧毁这座修道院，那样一来，我还有什么理由畏惧我那位兄长呢？"想到这里，彼得眼睛里渐渐闪出光来："那些修士们也会被土耳其人砍掉头颅。对于他们，我也用不着有任何担心了。至于眼前这个吉卜赛人，他这样折磨我，不可一世地凌驾在我的头上，尽管他长得像铁人一样强壮，但愿他也在战火中死于非命。如果需要的话，我也会朝着他身上多刺一刀。然后……好了！然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知道我的侄子是一个土耳其皇家近卫军军官了。而且，只要他心里乐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抢劫自己的同胞，也可以放火烧毁整个世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还活在世界上，我就可以设法让他离我远远的。"



在这个罪恶念头的引导下，彼得·柯扎克一边跟在沙莫尔屁股后面艰难地行走，一边在肚子里盘算下一步的具体步骤。

"你在把我朝哪儿引呢？"他问沙莫尔，"回城堡？"

"老天爷，不！我不是告诉你那儿太远吗？你现在

可以做出选择：我们可以去修道院，去穆莉雅娜教堂，还是去克拉卡山上的大溶洞？”

“带我到克拉卡山上的大溶洞吧。”彼得说，“但愿那儿有我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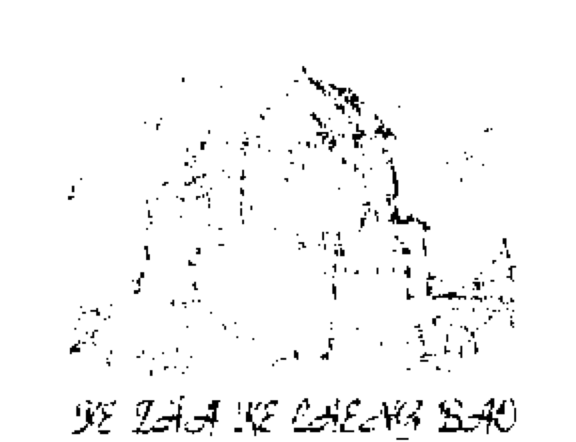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去教堂呢？你真是一个没有良心的贵族，也是一个不讲亲情的家伙。就算你害怕皇家近卫军，你也应该想见见自己的侄儿嘛。”

“你等着瞧，”彼得心里暗暗想，“你捉弄我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尽快甩掉你这个幽灵。”

两个恶棍一边互相唇枪舌战，一边朝着密林深处走去，他俩的身影很快消逝在树阴下面。寂静再一次笼罩着周围的松林和白桦林，只有那条清澈的小溪在夜色中匆匆地流向远方的大海，在沿途留下一串低微而清脆的叮咚声。



第13章



密密的森林里有一块巨石，
巨石下面庇护着一群农民，
他们手无寸铁，只有木棍和双拳，
然而，他们已决心赴敌。

——华兹罗·汉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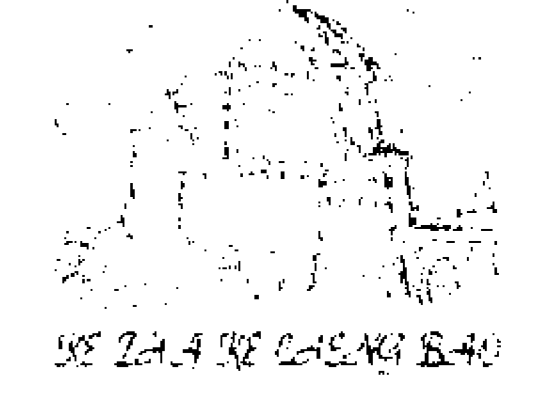
克拉卡河从离斯底奇纳一个多小时步行距离的山间淙淙流下，穿过卡尼尔拉省低部平原。这条河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泉眼正好在城堡的下面。那个城堡二十年以前还巍峨地矗立在那里。只是在十八年以前打击维多维克叛军的战役中它才变成了一片废墟。第二个泉眼在那个废墟的东边。这两眼清泉里的水顺着各自前面的山溪往下流淌，一两公里之后才汇聚在一起。

在河边，堆满卵石的土地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贫瘠。克拉卡河顺着山石嶙峋的峡谷底部，一路缓缓奔

向北方。

从东边那个泉眼朝上走二十多步，那里有一尊巨大的圆石，直冲冲地耸向天空。在圆石下面，有一个狭窄的洞口，大约不足一尺八寸宽。

要想进入这个洞口，每个人都必须侧着身体。只要顺着洞口朝里面走几步，你就会发现自己突然进入了一个高大宽敞的大厅之中，在这个大石头窟里，万能的上帝在凡人面前展示了他造化的神力。洞里有桌子、凳子，每一样东西都是由天然的石头做成的。直到那个时候，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走遍过这个石洞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巨大的溶洞里，老天爷还特意设置了几个大圆石，互相交错着组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大屏障。这些大圆石大概是从溶洞顶上掉下来的，可能是由于地震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



顺着溶洞里弯弯曲曲的通道，人们可以朝里面走很长一段距离。在那里，人们可以看见一条地下河淙淙地流过，它的源头究竟来自何方，这就只有上帝才说的清楚了。

我们的兴趣并不在这个大溶洞方面，我们只要知道它入口处的情况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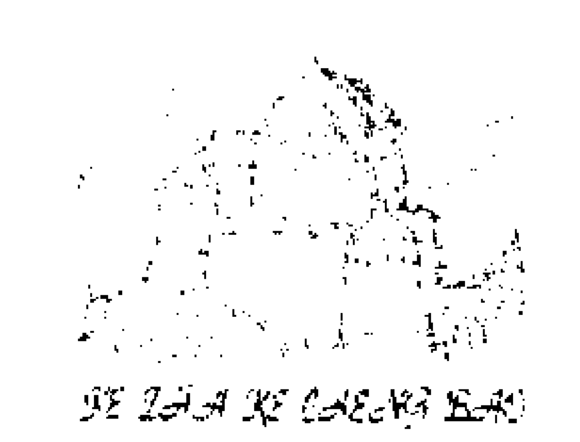
这个大溶洞每次都被当地人当做躲避土耳其人的避难所。在1475年这样的年代里，这个大溶洞确实庇护了不少的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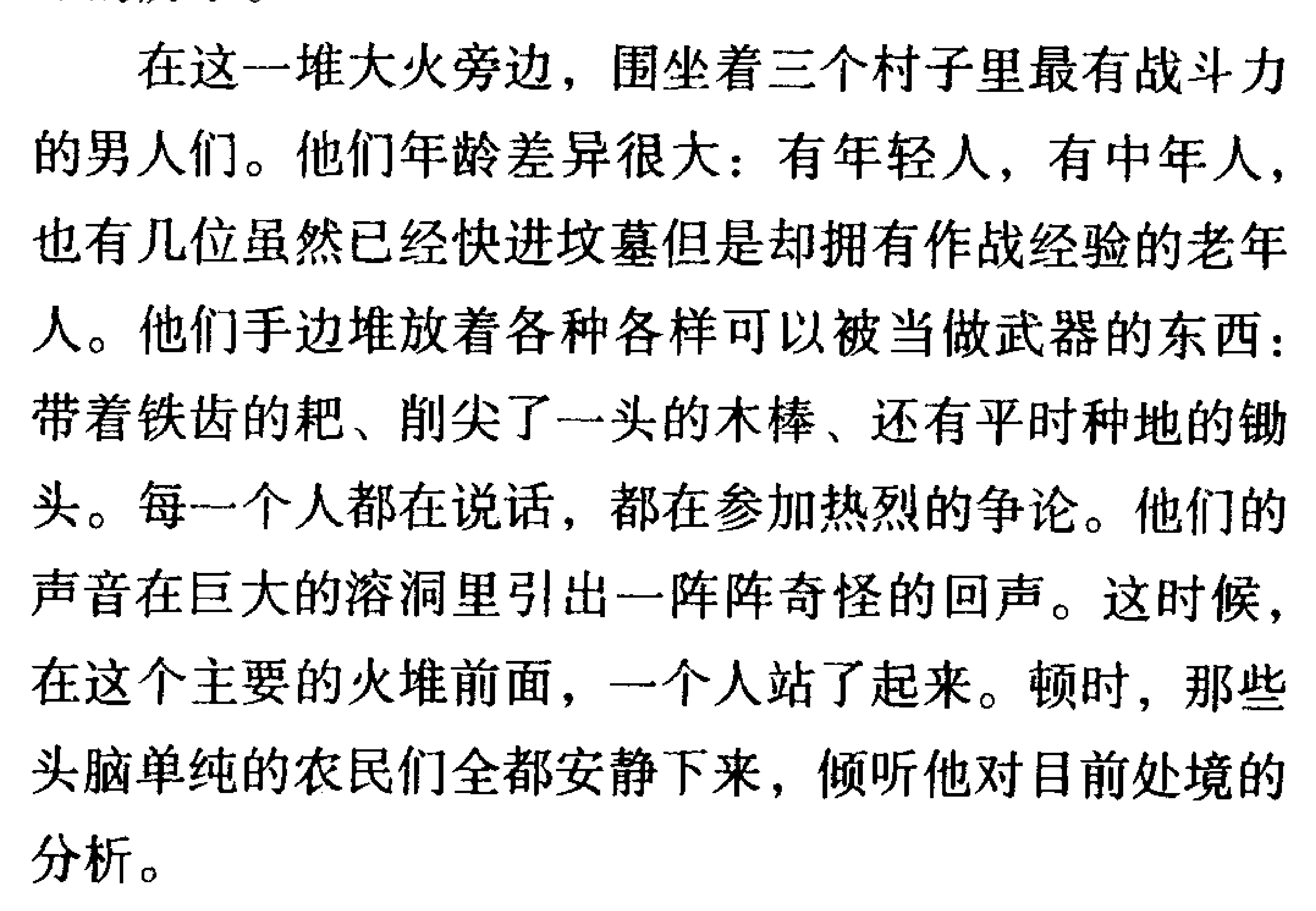
在溶洞入口的地方，两个手持钢刀的农民警惕地守卫在那里。在洞内宽敞的地方，躲着附近三个村子的居

民。此时，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他们身下还堆着散乱的干草。

一堆堆小火在洞里燃烧着，它们晃动的火苗把人们的身影映在旁边的岩壁上，呈现出一道道充满神秘的影像。在火光的辉映下，石头的天篷悬在人们的头顶，让人们心灵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

有一个最靠近洞口的火堆，避难的人们用它烧煮食物和取暖。这个火堆要比别的大一些，也更加明亮。因为人们总是不停地在那个火堆前来来往往地走动，他们的身体带来一阵阵的风，在火堆里引出阵阵青烟。有的人来取食物，有的人来送木柴，有的人不断从这儿走到洞口去，观望一下峡谷里的土耳其军队是不是烧毁了自己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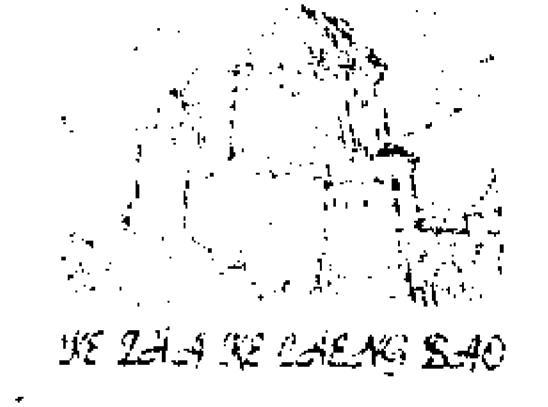


在这一堆大火旁边，围坐着三个村子里最有战斗力的男人们。他们年龄差异很大：有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几位虽然已经快进坟墓但是却拥有作战经验的老年人。他们手边堆放着各种各样可以被当做武器的东西：带着铁齿的耙、削尖了一头的木棒、还有平时种地的锄头。每一个人都在说话，都在参加热烈的争论。他们的声音在巨大的溶洞里引出一阵阵奇怪的回声。这时候，在这个主要的火堆前面，一个人站了起来。顿时，那些头脑单纯的农民们全都安静下来，倾听他对目前处境的分析。

“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呢？”这位长着浓浓胡须的农民说道，“在我们脚下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我们还

能说出什么值得欢乐的东西呢？上帝保佑我们！自从我们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也许，自从世界上出现了我们斯洛文尼亚民族开始，我们从来没有欢乐平静地度过一辈子人生，甚至我们最起码的人生欢乐都被剥夺。我那位百病缠身的老父亲告诉我说，土耳其人第一次入侵我们斯洛文尼亚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这儿藏身，到了我们的父辈，处境比前人更加恶劣了。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把这些侵略者叫做‘大头兵’。大头兵离去之后，贵族老爷们开始统治着我们，可是他们对我们老百姓丝毫不比大头兵仁慈。然而，过去的总算是过去了，只要我们不放弃战斗，我们就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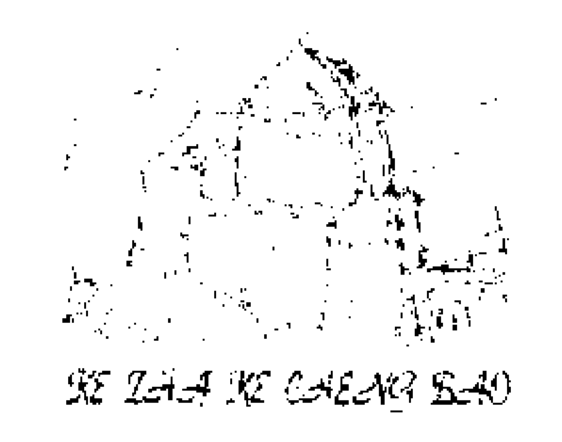
“千真万确！”另外一个农民接着说，“特里勒布说得一点也没错。现在，大难当头的时候，那些贵族老爷们把他们自己关在城堡里，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大头兵屠杀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年轻人抓到土耳其去当奴隶。够了，够了！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就算我们被土耳其人抓去剖腹挖心，他们也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可是一旦皇帝需要战士去反击德国人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抛家别子，去为他们卖命！朝着北方进军！凭着《圣经》说实话，等到土耳其人或者别的恶魔把灾难降到我们头顶的时候，咱们的皇帝跑到哪儿去了呢？我不明白，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别那么悲观，”另一个农民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跟那些皇帝和贵族们计较。让他们去吧，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背上也背着沉重的十字

架。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吧，同胞们！让我们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吧！”

“哎哟，你说这些话倒真是轻松自在。”前面那个农民说，“你光棍一条，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上没有父母，中没有老婆，下没有孩子，一个亲人也没有，你的全部忧虑只不过是你肩头上那个吃饭的脑袋。如果我像你这样单身一人，你这样的大话我也会说。可是，要是土耳其人杀死了你的儿子，杀死了你的妻子，就像他们毁灭我全家一样，你会说些什么呢？对于我的房子，我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上帝给了我一双劳动的手，我还可以修新房子。可是，我的亲人们呢？人死不能复活的呀！”



“对呀，你还可以修一座新房子，等着土耳其人下一次来烧它。”第四个人插进来说，“我看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

“你们说的都有自己的道理，”一个长着红头发的农民说，“我也想说说自己的看法。跟皇帝和贵族老爷们生闷气有什么用呢？上帝既然让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统治我们，我们就应该接受这个现实。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没有权利来评判他们。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上帝，尤其是当土耳其人带着死神在我们中间纵横驰骋的今天。我说这几句话的目的是：让我们振作起来，不要躺在这儿！即便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土耳其人驱赶出去，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增加一点麻烦。我们手里的钉耙同样可以让他们的脑袋开花，他们的天灵盖总不至于比我们硬到哪儿去吧。我现在已经很

大年纪了，但是我愿意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并肩战斗，我要让你们看见我多少还有一些用处。”

“我也是这样想的，让我们自己拯救自己……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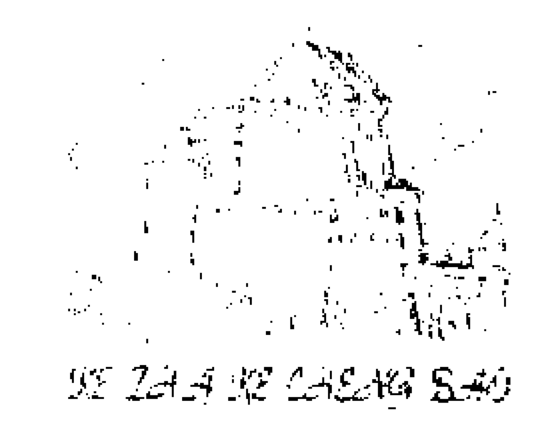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想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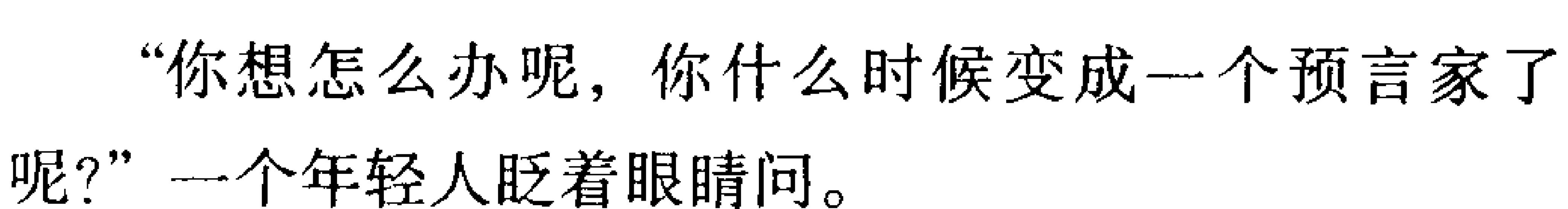
“好极了，我们的意见统一了！”火堆前的男人们齐声响应。

“干吧！让我们全体出发！”大家齐声说，“谁要是害怕，谁就没有资格跟我们呆在一起！”

“好，好，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出发。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击侵略者！”

“等到你们中间一半人提着土耳其人的脑袋回到山洞里来的时候，另一半人会永远倒在土耳其人的刀下。这就是你们的结局，我警告你们！”先前那个嘲骂皇帝和贵族的农民说。





“你想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预言家了呢？”一个年轻人眨着眼睛问。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从你的老祖母，就是那个老巫婆那儿学会算命的吗？”那个人回答。

“对呀，我还记得她教你怎样变成一个胆小鬼。我还不知道你只是半个男人，要不然你怎么会像女人一样胆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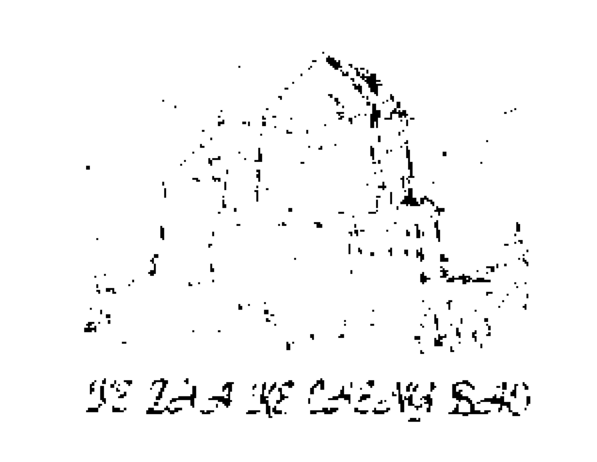
“什么？你竟敢骂我是胆小鬼？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我马上就让你知道咱俩中间谁是胆小鬼！”

说着，他对着那个年轻人举起手中的木棒，与此同

时，那个年轻人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住手!”火堆旁边的人赶快站起来，把他俩分别拉开。

“你们难道忘了我们眼下的处境了吗?”一个年纪较大的人吼道，“如果我们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不休，我们怎么还能并肩作战呢?明天，等到明天，你们俩都有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勇敢。土耳其人还在我们国家，我们自己内部必须保持耐心，如果我们不能互相理解，又怎么能够干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呢?正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我们直到现在还不能进行有效的反击。我们大家都看见了，我们有些人逃进了森林里，另外一些人傻乎乎地跑到穆莉雅娜教堂里去寻求避难。不用怀疑，那些人肯定会落到土耳其人的手中。啊!上帝，求你救救他们!我想让你们知道，土耳其人肯定会捉住他们。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把那些分散在我们土地上的土耳其人打得落花流水。”



正在这个时候，彼得·柯扎克和那个吉卜赛人走进了洞口。他们走到一个小火堆前，跟一些农民坐在一起，但是农民们却对他们一声不吭。这种情形很自然，因为这个洞里还有来自斯洛文尼亚各个地方的人，他们之间并不是每个人都互相认识。

可是彼得的衣服却十分起眼，在农民们中间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农民们开始在心里犯疑：这位贵族老爷究竟是谁呢?最后他们终于得出结论：他一定是柯扎克老

爷。

“他怎么会到这儿来呢？他怎么不呆在他的城堡里呢？”他们你问我，我问你。

没有人能回答。

“可是，跟他同路的那个人又是谁呢？他并不是斯洛文尼亚人，而且，他看上去并不像一个善良之辈。”

农民们悄悄地交换着意见，试图对这个吉卜赛人做出评判。

“要想知道他的身份，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么？”一个人说，“我们是这儿的主人。不管什么人，要想在这儿呆下来，都必须让我们了解他的身份。”

“等一等！让我们先把那个驼背老爷叫过来问一问，你不是说他是柯扎克老爷吗？”



“管他是不是柯扎克，管他是贵族还是农民，到了这儿就一律平等。他必须如实告诉我们这个又高又黑的家伙是谁，要不然……”

说话的人威胁性地抖了抖手上的木棍。

他们派了一个人把彼得召到那个主要的火堆前面。那些农民傲气十足地依靠在他们手中的那些特别的武器上面，要求面前这位贵族把那位同行人的详细情况如实告诉他们。

“贵族老爷完全可以跟我们呆在一起，”他们说，“如果你的城堡还不能保护自己的话。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究竟和谁在一起。”

彼得一路上都在思考摆脱沙莫尔的具体方法，此时

此刻，眼前突然出现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他的大脑反应简直快得惊人。只听他对那些农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尾随着我。在土耳其人刚出现不久，我就看见了他，不料今天晚上又碰见了他。谁知道他是不是……是不是土耳其的奸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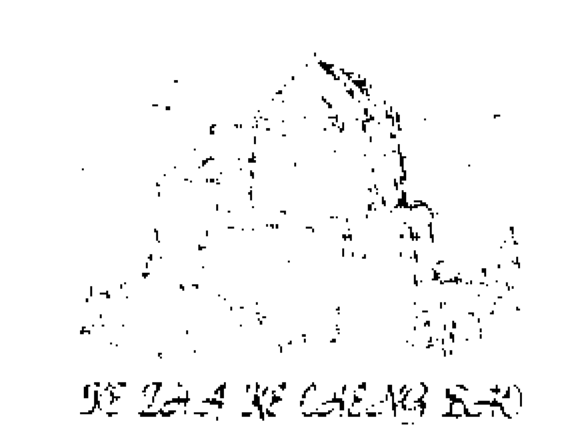
“奸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燃烧着火焰。

“我们中间有一个土耳其的奸细!”他们一起叫起来。

他们都把武器抓在手里。

“土耳其人怎样对待我们死难的兄弟，我们就怎么对待他。”一个声音高叫着。



“割掉他的鼻子和耳朵!”另一个声音说。

“不，不，同胞们。我们怎么能像土耳其人那么残酷呢?”那位老人再一次发言了，“我们是基督的信徒，我们不能干那样的事情。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死亡随时都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必须对他实行公正的审判，即便他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奸细。我的意思是：让我们抓住他，把他扔到洞口外面的克拉卡河里去。这条河流经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我们要让他看一看我们的国家，让他好好看一看，然后他可以告诉土耳其人说，我们还有足够的锄头去击碎他们的脑袋，不管他们的脑袋有多硬。”

“说得对，把他扔到克拉卡河里去!”大家一齐响应。

“土耳其永远别想找到我们，即便是他们的战马快如狂飙，也不能吹进这个上帝为我们造就的山洞。”

沙莫尔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危难的处境。等他看见那些农民朝着他拥过来的时候，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刚才从死神手里救下来的那个叫彼得·柯扎克的小人，用谎言出卖了他。

这个敏捷的吉卜赛人打算转身逃跑，可是农民们已经阻断了他的退路，同时用他们手里那些七长八短的武器把他包围在中心。

突然，吉卜赛人跳起来。

在他手里，那把钢刀发出阵阵寒光，只听他可怕的声音在山洞里发出阵阵回响：“任何人也别想靠近我，我的刀口锋利无比。那个驼背家伙在对你们撒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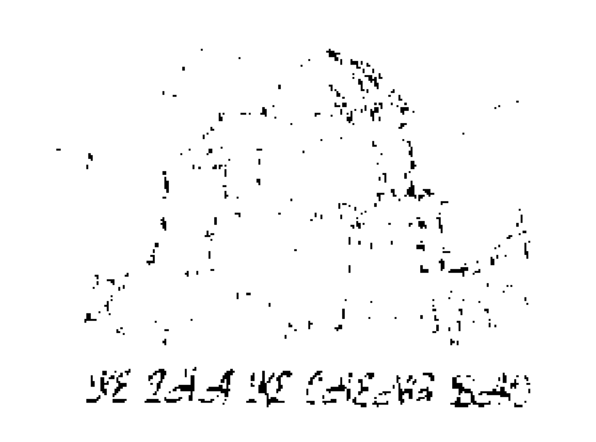
山洞里所有的喧闹都停歇下来，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到了吉卜赛人身上。可是，三把锄头突然同时落下来，沙莫尔的钢刀被击落在石头地面上。接着，尽管他赤手空拳，农民们还是费了好一阵工夫才把他按倒在地上，拖出山洞，几个农民把他的身体高高地举起来，朝着岩石下面的克拉卡河扔下去，平静的河水里溅起巨大的水花。

夜色中，等到河水里最后一个水泡消逝之后，农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山洞里。

“如果他会游泳，他就会跑到土耳其人那儿去报告自己的见闻。让他说去吧！不过，要是他不会游泳，算了……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人凑巧在流经平原的克拉卡河边，他一定可以看见一个吉卜赛人从河水里游到岸边。他一定可以看见那个吉卜赛人在岸上不停地打着喷嚏。他一定可以看见那个吉卜赛人回头望着远处的山洞，嘀咕着说："我知道你欠了我多少，柯扎克老爷，你这个瘸腿的癞狗！你这个肮脏的癞蛤蟆！我早就该把你踩扁了！我要报复！我不会让你像我这么舒服地在河水里畅游，你自己种下的苦果必须自己吞下去！"

他一边说，一边穿过草地，朝着东北方向跑去。他看了看穆莉雅娜教堂，看见土耳其骑兵的营帐还在紧紧地包围着它。



第14章

屠刀，杀戮，血肉横飞！
征服者在狂笑，死难者沉寂无声。
无辜的鲜血在汩汩流淌，
碧绿的大地上尸横遍野。

——华兹罗·汉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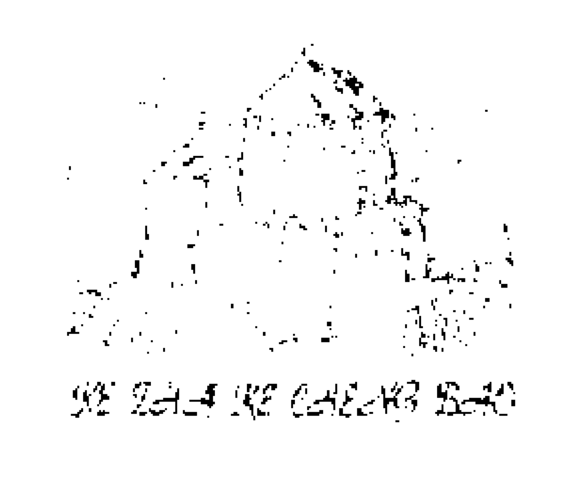
新一天的晨曦染红了天空，宣告太阳又将普照我们祖先这片多灾多难的国土。

在土耳其人营帐外边，火堆已经静静地熄灭。通宵达旦的嚎叫声此时也归于寂静。事实上，虽然这些人远在异国的土地上，随时都被包围在仇视的目光之中，可是当夜色降临的时候，他们中间许多人照旧睡得十分酣沉。他们心里知道，那些站岗放哨的卫兵是值得信赖的；再说，他们的敌人几乎手无寸铁，早就惊吓得四处逃散了。

可是，在他们的对面，那些蜷曲在教堂里躲避灾难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漫长的夜色中，没有一个人能合上他的眼睛。篝火整夜地燃烧，仿佛是病床前最后一盏脆弱的油灯，陪伴着一个满心悲伤的垂死的人。

在教堂中，哭泣的声音和祷告的声音充满了夜空。现在，这些声音已经变得沙哑了，听起来一阵比一阵悲哀。

"同胞们，天色已经亮了，阳光已经照在对面的山丘上了。"一个负责站岗的农民对他身边的同伴说。那位同伴坐在地上，背靠着墓地的石墙。



"肯定是这样了，"一个农民回答说，"我告诉你吧，我的朋友，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晚上你和我就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个新的一天将会把死亡带到我们头上。上帝，宽恕我的罪孽吧！是的，我们一定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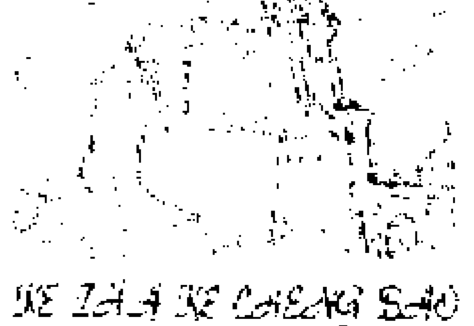
"可是，我的朋友，事情恐怕还不像你说的那么肯定。你瞧，我任何时候都对未来满怀希望。我想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一定会再次击败土耳其人。修道院里那些侍从和修士们，马切诺尔老爷家里的卫兵们，拉弗巴尔老爷的家人们，还有克拉卡河两岸的同胞们，还有别的斯洛文尼亚人，说不定他们都会朝我们伸出增援的手。所以，我们决不能放弃希望！你千万不要在人们中间散布悲观失望的言论。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哪怕是我左手最小一根手指还能多少动一动，我

就会竭尽全力去战斗，你明白吗?”

“哈！别担心！我只对你一个人这样说，因为我对你满怀信心。我当然不会让自己落到土耳其人手里去当奴隶。我的意思不过是想说，我已经知道今天晚上我们俩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手足健全，我预感到今天晚上你和我都不会继续呆在这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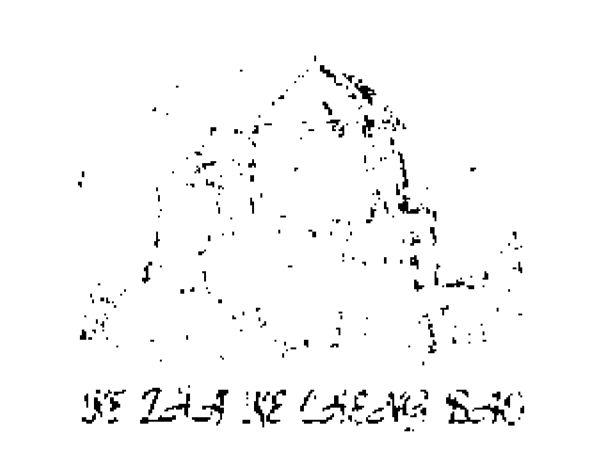
“这就对了，我的朋友！”另一个人说，“我们在教堂旁边，我们绝不会被敌人逼进墓地，除非我们倒下之后被人抬进去。不过，在土耳其人把我们送到另一个世界之前，我们还有力量让那些野狗吃一点苦头。我们一定不能丧失希望。”

“希望！你没有听见对面山坡上和远处草坝里一夜到天亮的嚎叫声吗？整整一个夜晚，他们早就调兵遣将，把教堂和墓地围得水泄不通了。昨天你已经看见我们那样浴血奋战，打了一天，可是丝毫不能遏制他们的进攻势头。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些穿着红马裤的家伙肯定还会像平坝里的草叶一样铺天盖地。我们已经疲倦得要死，晚上又没有睡觉。我们身后这座石墙迟早都会被他们推倒，再说，我们的武器也远不如他们。增援？根本不值一提。你说的那些增援部队就算是真的能够赶到这里，加在一起又有多少呢？一只苍蝇能对付一群狂蜂吗？没用！你可别忘了那些无赖，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修道院里走出来。土耳其骑兵肯定早已把他们包围在那座高大的石墙里面了。而且即便是他们能够冲出来，他们也不会那么傻，冲到这儿来送死。指望这些家伙的增



援，哼，做梦去吧！再说，我的朋友，昨天晚上已经有人去柯扎克城堡求援，马切诺尔老爷也回自己的城堡带兵去了，还有一个家伙被派到修道院联络去了。可是这三个地方直到现在还不见音讯。对此你还有什么高见呢？没有指望了。他们都落到土耳其人的手里了。即便他们的尸体没有在野地里腐烂，也会躺在土耳其人的俘虏群里，手脚紧缚，无能为力了。没有人能帮助我们了，在今天天黑之前，咱们俩也许会倒在尸首堆里。”

“全能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如果他认为我们值得他帮助的话。”那个同伴一边回答，一边用他的大手紧紧地捏着同伴的手，用这个办法为他鼓劲。



接着，他朝别的人堆里走去，听见那些人正在用同样的语气预测着自己的命运：“全能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只要他对我们发一点慈悲……今天的日子太难熬……振作起来，我们还有希望……是啊，我们必须相信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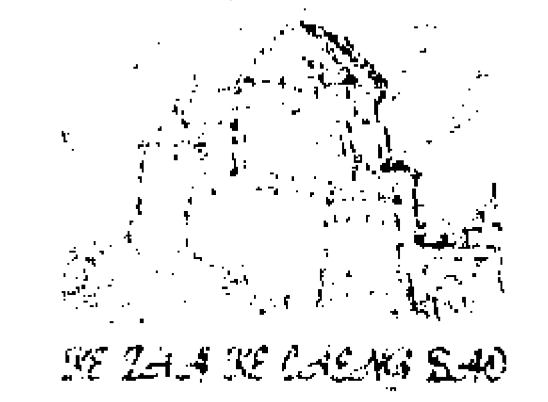
嘴里叨念着这一类的话，那些人把自己紧紧地裹在衣服里，靠在火堆边闭目休息。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周围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在斯洛文尼亚人这边，每一个人都静静地等待着，教堂和墓地一片肃穆寂静。可是，在土耳其军营那边，却是一片喧闹，因为那儿全是一些吃饱喝足而且休息充分的身强力壮的士兵。一想到自己今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那么多俘虏，同时，斯底奇纳修道院里那么多稀世珍宝眼看就会落到自己的手里，这些战

士心里就禁不住一阵阵激动。但是，他们还不敢直接朝斯底奇纳修道院进军，为了防止穆莉雅娜教堂里的斯洛文尼亚人得到休整，切断他们的退路，他们必须首先对付这边的斯洛文尼亚人。

因为这些土耳其士兵到斯洛文尼亚来的目的是掠夺财富，同时大量抓捕有体力的青壮年到土耳其去做苦工，他们十分希望捕获大量的男孩和女孩。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自从昨天上午对朝圣队伍进行大肆杀戮到现在，恐怖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四面八方，各地的斯洛文尼亚人要不已经做好了武装反抗的准备，要不就是跑到森林里躲藏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对面教堂和墓地里庇护着那么多妇女和孩子，这儿自然成了土耳其人围攻的目标。在那里，可怜的农民们拼死地抵抗着敌人的进攻，是的，他们心里已经充满了绝望，但是，一个人一旦产生了绝望的念头，他反而会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时候，哪怕是一个终生胆小怕事的人，也会变成一个大义凛然的英雄好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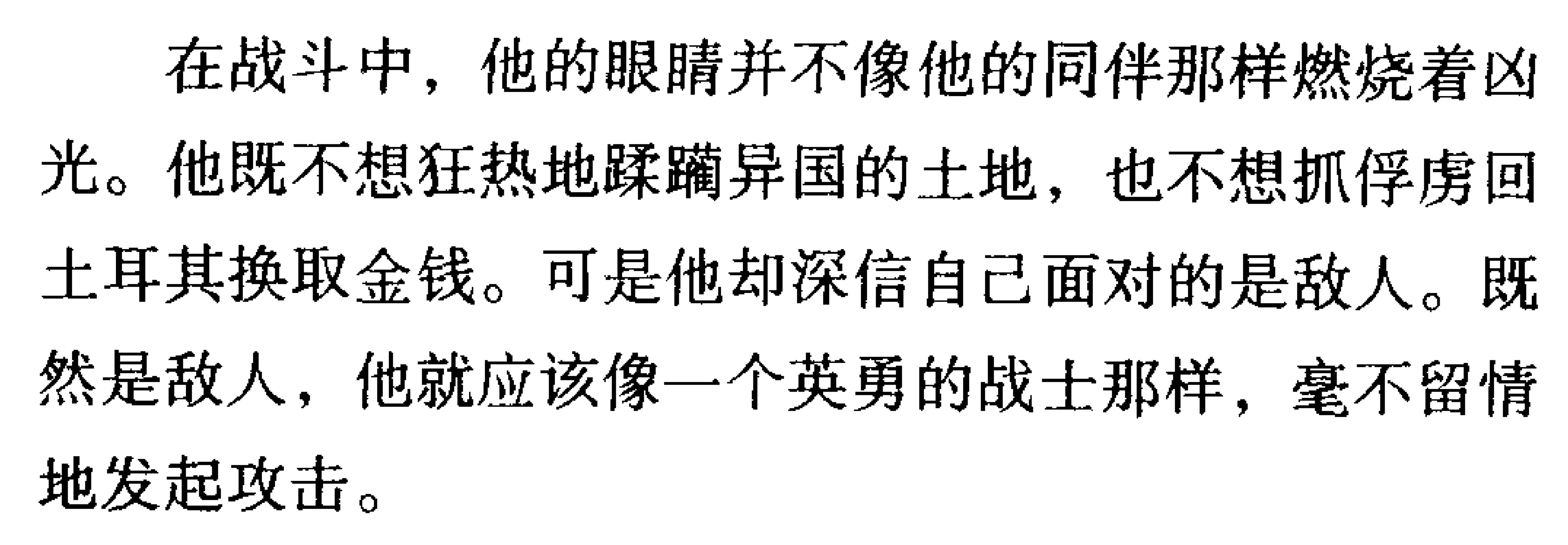
要是有人能帮助他们，组织他们，指挥他们，这些农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战斗下去。可惜，马切诺尔老爷已经不在这儿。昨天夜里，在突围求援的时候，他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土耳其士兵在战斗中一个个都表现得如狼似虎地凶悍，在土耳其骑兵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近卫军军官，拼杀得格外凶猛。不管他杀到哪里，哪里都会有很

多斯洛文尼亚人倒在血泊中。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每一个跟他交锋的斯洛文尼亚人非死即伤。他比身边那些同伴高出整整一个头，五官端正，模样英俊。

他就是乔治·柯扎克——马克·柯扎克老爷的亲生儿子。可怜的年轻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正在蹂躏自己的父母之邦，他正在屠杀自己的手足同胞。谁能告诉他？谁能让他知道他现在正在跟第一个爱他的人也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对面作战？谁能让他知道，他正在使用自己一身超人的武艺铸造一个绝大的错误？如果他知道这一切，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掉转刀口，砍向身边那些嗜血的同伴。因为在他的灵魂深处，他始终是一个正义的年轻人。





在战斗中，他的眼睛并不像他的同伴那样燃烧着凶光。他既不想狂热地蹂躏异国的土地，也不想抓俘虏回土耳其换取金钱。可是他却深信自己面对的是敌人。既然是敌人，他就应该像一个英勇的战士那样，毫不留情地发起攻击。

在他这颗天性正义的心中，童年时代那些好心人播下的善良的种子萌芽成长了吗？幼年时代接受的天理良心的启蒙此时还保存着吗？土耳其人后来对他的教育是否已经冲尽了他童年时期的善良呢？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否已经在这颗心中烟消云散了呢？谁能告诉我们？

这一天的战斗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守卫在教堂和墓地石墙内的农民们渐渐开始失去了抵抗力。他们的防线眼看就维持不住了。

第一个从石墙上跳进去的，就是这个高个子的近卫军军官。接着，他挥动着那两只力量无穷的胳膊，为他的同伴们杀出一条血路。转眼之间，石墙之内变成了一个鬼哭狼嚎的悲惨世界：土耳其战士冲进了农民们中间！顿时，我们眼前出现了一派阳光下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血肉横飞的场面。

每一个斯洛文尼亚人都在绝望中拼命战斗，不管他们手里拿着何等拙劣的武器，也不管他们面对着何等程度的危险，他们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为了让自己在屠刀面前多活几秒钟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希望击退面前这些恶魔。他们身上带着致命的创伤，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那些没有被杀死的，也一个接一个被土耳其士兵捉住，手脚上都被套上了镣铐。就像狼群冲进了羊圈，土耳其战士的军刀在教堂和墓地的每一个角落不停地闪着寒光。



死难农民们的尸体堆在地上。这边，一个父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成了屠刀下的冤魂；那边，一个年轻人眼看着自己的老父亲在血泊中痛苦地呻吟。然而，除了无声的沉默和心里的仇恨，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手上和脚上已经被戴上了沉重的锁链。

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描述那些近乎疯癫的母亲们所受的折磨？尽管她们在刀剑前面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她们依旧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孩子。谁能说明白，究竟有多少土耳其士兵的手腕上留下了这些斯洛文尼亚母亲牙齿的痕迹——为了从土耳其士兵手里夺下自己的孩

子，这是母亲们最后的挣扎。

让我的读者们去想像这幅恐怖的画面吧，我想告诉你们的只是：在土耳其士兵的屠刀下，教堂和墓地的斯洛文尼亚人没有一个在这场灾难中得以幸免。老弱的人遭到毫不留情的屠戮，神父和修士们也遇到了同样的厄运。活下来的年轻人都被抓住，变成了囚徒。

战斗结束了，在大屠杀开始之前，这位高个子的近卫军军官，就从战场上退了出来。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高傲的战刀染上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妇女和老人们的鲜血。

屠杀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这群嗜血的野狼在餍足之后，从教堂里撤出来，在他们身后留下了成堆的尸体和大片流淌的鲜血。

对我们斯洛文尼亚的先辈来说，这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在撤离教堂的时候，那些土耳其人打算放一把火，把这座教堂连同他们大屠杀的罪证一齐烧尽。他们朝着那些木头上点火，可是说来真不可思议，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都不能让火焰燃烧起来。在折腾了好一阵之后，他们只好放弃了这种尝试，急不可耐地加入到围攻斯底奇纳修道院的队伍之中，那座修道院远比这座教堂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原因很简单：里面保存着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

当太阳落山的时候，穆莉雅娜教堂和墓地沉浸在一片肃杀寂静之中。今天上午还在那儿拼死反抗的农民们，不是死在土耳其人的屠刀下面，就是成了土耳其人

的俘虏。土耳其人已经把这个地方抛之脑后，因为这儿再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也正是在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刻，那个我们早已经认识的高个子吉卜赛人走进了这片散发着血腥的废墟。他站在那儿，既不对横尸遍野的斯洛文尼亚人寄予丝毫同情，也不为那些土耳其士兵的尸体感到难受。

他一直朝着教堂里面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用手翻动着地上的尸体，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人。

大概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对象吧，他走进了教堂。在行走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注意脚下是踩在血泊中，还是踩在尸体上，他只管跌跌绊绊朝前走。

“难道说他不在这儿吗，这个老头儿?”他嘀嘀咕咕地说。



然后，他准备转身离去。

“他应该在这个地方才对呀。像他这么一大把年纪，除了挨上一刀，难道他还可能被土耳其人活捉去当俘虏吗?如果他还能当奴隶做苦力的话，我都可以当修士了。我估计他一定还呆在修道院里，如果真是这样，沙莫尔，你可有戏唱了。他真走运，没有死在这个地方。他的儿子，那个皇家近卫军军官，现在正在修道院前面。看来，我应该赶快行动才对!”

吉卜赛人嘴里嘟哝着，准备从这些死人堆里走出来。

突然，从一大堆尸体中间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呻吟。沙莫尔停下脚步。等到再一次听见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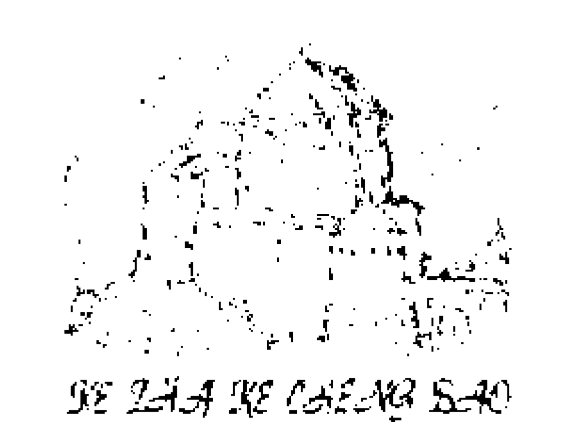
声音之后，他朝着那边走去：“哎哟，院长在这儿！”他一边说，一边注视着死人堆里的这位老神父。

“土耳其人显然干得不漂亮，他们一定没有杀中他的要害。这个老修士还活着。”

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他打算转身离去，可是转念一想：“说不定他可以告诉我……”

他停下脚步，把院长抱起来扛在肩上，走出教堂，一直走到墓地外面那座小山丘顶上。

“可是，他身上一点伤痕也没有，”等他在院长身上仔细检查一遍之后，吉卜赛人说，“他只是头上挨了一棒，与其说是打昏过去，不如说是吓昏过去的。哈哈！就在昨天，这个老家伙还想把我送上绞架呢！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哩！”



一阵寒冷的晚风吹过来，老院长的神智渐渐清醒过来。吉卜赛人打算去弄点水和食物，可是天知道该上哪儿去找这些东西呢！夜幕又一次降临到山坡上。老院长请求沙莫尔把他带到附近的城堡去。

“到哪一座城堡去呢？”吉卜赛人问，“我到马切诺尔城堡去过了，他们的主人已经不在那儿。土耳其人刚动手抓人的时候，他就成了他们手里的囚徒。如果你还想再一次落到他们手里的话，你只管到那儿去好啦。另外，去克卡维亚克也一样。”

“柯扎克城堡的情况怎么样了呢？”院长问道。他觉得眼前这个人一定可以帮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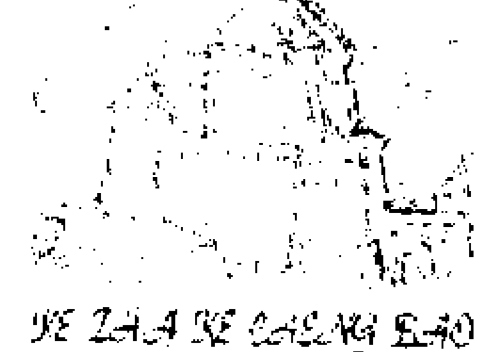
“去柯扎克城堡？”沙莫尔反问道，他的语气冷得像

雪地里的一块铁，“我已经决定让那座城堡换一个主人了，但愿我能够成功。原来那个老家伙，我是说那个罗锅背，我已经不再喜欢他了，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柯扎克，比他好得多。正好，我需要你来帮我完成这件伟大的工作。”

听沙莫尔说出这一段没头没脑的话，乌德利克院长半天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他呆呆地望着面前这个吉卜赛人，不知他是在说胡话呢，还是在谈论一个严肃的话题。

沙莫尔注意到了这位老修士目光中的惊讶。

“好吧，我还是把话说得更加明白一些吧：我已经找到了马克·柯扎克的儿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我已经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就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你。彼得——那个一肚子坏水的老骆驼，他现在正躲在克拉卡山洞里——彼得，我再说一遍，十八年前，他和我订立了一个协定：如果我把他的侄子乔治·柯扎克卖给土耳其人，他就付给我两百块金币。此时此刻，在围攻修道院的那支土耳其军队里，那个身材高大的皇家近卫军军官，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乔治·柯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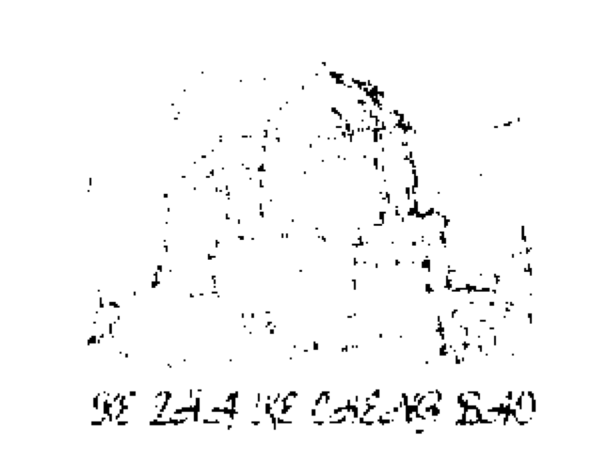
乌德利克院长大惊失色。顿时，他忘了自己身边的危险，忘了自己身体的孱弱，忘了他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所经受的这么多折磨。他急切地喘着气说：“你说的都是真话吗？彼得真的干过这件事？他真的让一个柯扎克的子孙变成了土耳其的皇家近卫军军官？”

"虽然我是吉卜赛人，但是有时候也会说真话。"沙莫尔说。

接着，他把我们已经知道的详细过程向院长陈述了一遍。

"我相信，"他接着说，"如果我尝试着让他追忆自己的童年，他一定还有能力把小时候的事情回忆起来。可是，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修道院里的老马克救出来。"

带着万分吃惊的表情，老院长认真倾听着沙莫尔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他不敢相信彼得会一手策划出如此十恶不赦的罪恶勾当。甚至直到现在，他还是不敢完全相信眼前这个吉卜赛人的话。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感觉到彼得的行迹确实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渐渐地，柯扎克家族近十多年来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件开始一一浮在他的眼前。不知怎么回事，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其中的原因，这位老院长最后终于相信了沙莫尔的话，同意帮助沙莫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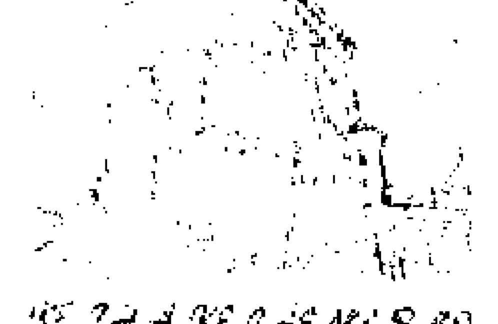
他给沙莫尔指了一条进入斯底奇纳修道院的秘密通道，从那儿进入修道院，不会被土耳其士兵发觉。他还把自己手上的戒指取下来，告诉沙莫尔说，只要他把戒指拿出来，那些修士们就会相信这位吉卜赛人担负着老院长的特殊使命。

沙莫尔这次行动的动因不是因为他要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出什么补偿，而是因为他恨彼得，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彼得在农民面前用谎言出卖自己的行为实行报

复。看着眼前这个吉卜赛人，老院长心里充满了忧伤。

他俩达成一个协定之后，沙莫尔把乌德利克院长带到克拉卡山洞。在那里，老院长受到了农民们热情的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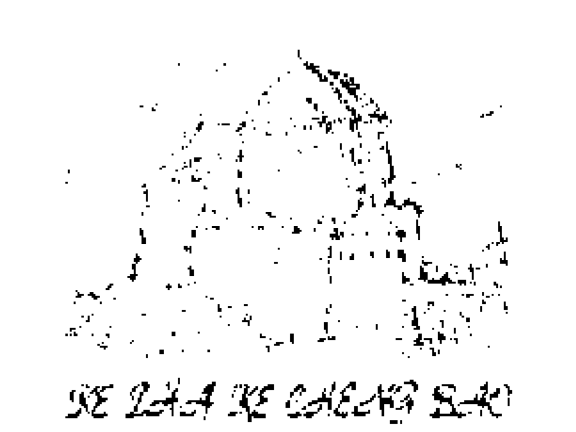
可是，这个吉卜赛人十分精明，在昨天晚上这个时候，他已经领教过一次被出卖的教训了，所以他不愿意在洞里多呆一分钟。



第15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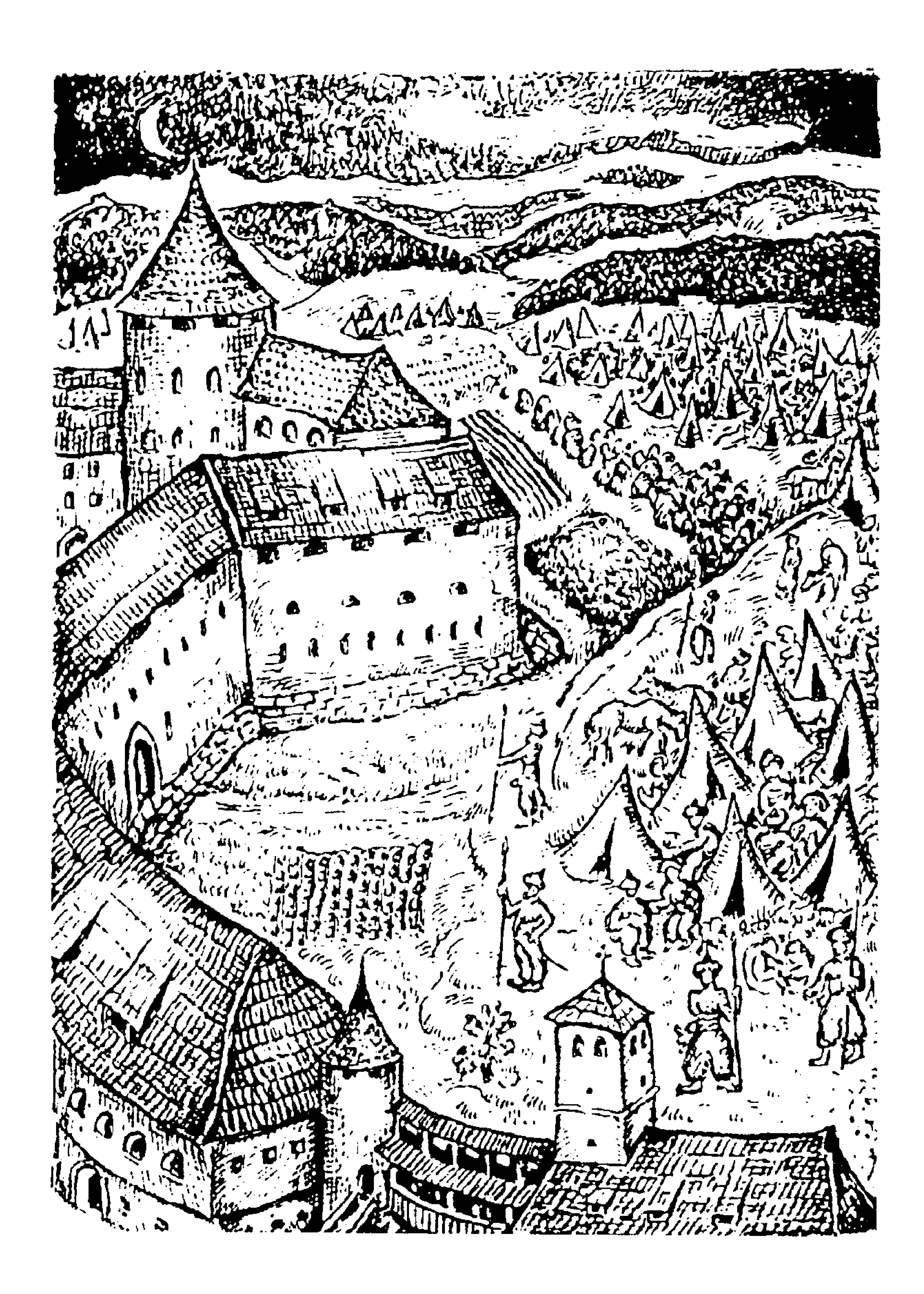
像疲惫的雄鹰，低垂着两翼，
他的身体在颤栗，一双眼睛无力地对着苍冥。
天凄地惨的灵魂啊，此时只剩下累累伤痕。

——米诺斯罗·维尔哈



在这支土耳其军队围攻穆莉雅娜教堂的同时，另一支部队已经把斯底奇纳修道院紧紧地包围起来了。如果有足够的人留在修道院里，守住这座庞大而牢固的修道院本来不算什么困难的事情。可是，此时留在修道院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为修道院那些训练有素的卫队士兵前些天就出发到斯迪尼亚去迎击土耳其军队了，而且已经在全军覆没的那天晚上英勇捐躯。大多数年轻力壮的修士凑巧又都参加了那天早上朝圣的队伍。因为手无寸铁，结果不是身首异处，就是成了土耳其人的囚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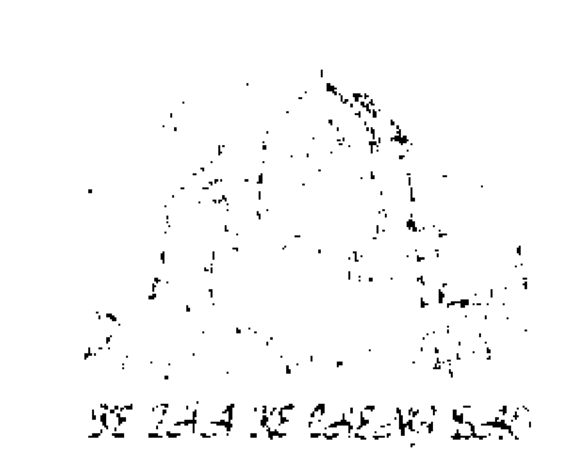
现在，除几个上了年纪的神父和大病初愈的马克·



柯扎克，大大的一个修道院里只有几个稀稀落落的人影。马克现在已经渐渐清醒过来，但是，那个吉卜赛人带给他的震惊实在太剧烈了，要想在短时间内完全康复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自从失去知觉之后，马克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看见过彼得，一想到这位兄弟原来竟是整个巨大悲剧的一手策划者，他心里就感觉到难以承受的痛苦。当那个吉卜赛人从修道院里逃走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之后，马克觉得自己跟心爱的儿子见面的希望又一次成了泡影。

此时，修道院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迫使年迈的马克竭力压抑个人心里的悲伤——就像年轻时期面临战斗的时刻一样，他竭力控制自己紧张万分的神经，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指挥只有二三十个人的自卫战斗。当然，他心里十分明白，面对着蜂拥而来的土耳其大军，靠眼前这几个老弱病残，根本不可能坚持多长一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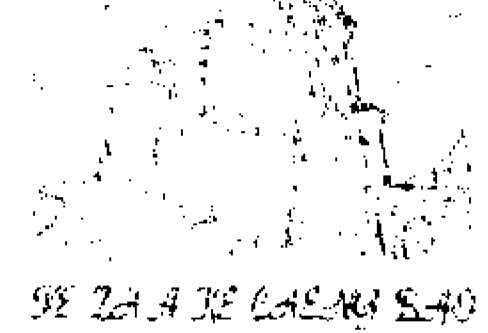
不可能指望土耳其人对这二三十个人发慈悲，马克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心理准备。

“上帝呀，我对你只有一个祈求，”马克·柯扎克静静地祈祷，“让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看一眼我的儿子吧。为了这个祈求，我向你叩头！如果你真要惩罚我，如果我那个被他叔父出卖的儿子今天就在外面的土耳其军队里，那么，我恳求你，上帝呀，让我的儿子看一看他出生的地方吧，让他再一次回到他父亲的身边吧，千万不要让他受到刀剑的创伤。我恳求你，上帝！”

就在老马克祷告的同一时刻，外面的土耳其军队正在进行紧密的军事策划，决定连夜对修道院发起袭击。夜色降临了，皇家近卫军的士兵们在修道院外面搭起了营帐，开始准备他们的晚餐。

他们那位年轻的指挥官坐在自己的帐篷里，他这座帐篷比一般士兵的帐篷高大宽敞。他坐在那儿，陷入了深沉的思考之中。他在想着这样一件事情：许久以来，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士兵把许多基督教的孩子抓到土耳其，把他们培育成了皇家近卫军的士兵，让他们长大以后一个个都变成了跟他一样的武士。他们中间一些人甚至变得比当年抓捕他们的老战士更加凶狠残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候，老马克·柯扎克正在修道院的高墙上一声不响地注视着眼前的平原。夜色已经笼罩了田野和山丘，土耳其军营中到处燃起了篝火，仿佛在向修道院里这几位侥幸逃脱穆莉雅娜教堂血洗之灾的可怜的对手预告他们即将临头的死难。



无情的外来者在斯洛文尼亚的土地上肆意掠杀，为所欲为，不幸的是，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出来将他们赶出这片属于上帝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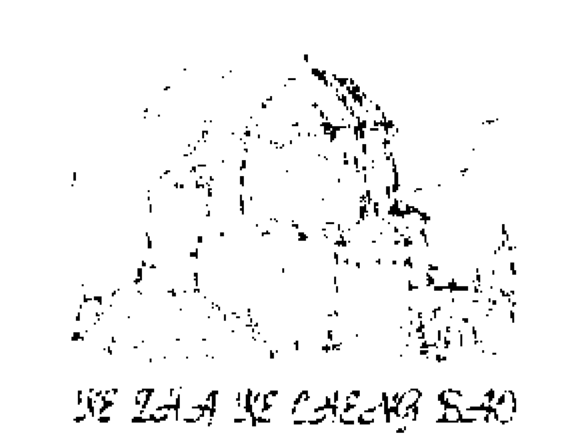
“我们大概能坚持多长时间呢？”一位站在马克身边的修士向这位老骑士问道。这位修士虽然已经很老了，但是看上去却充满了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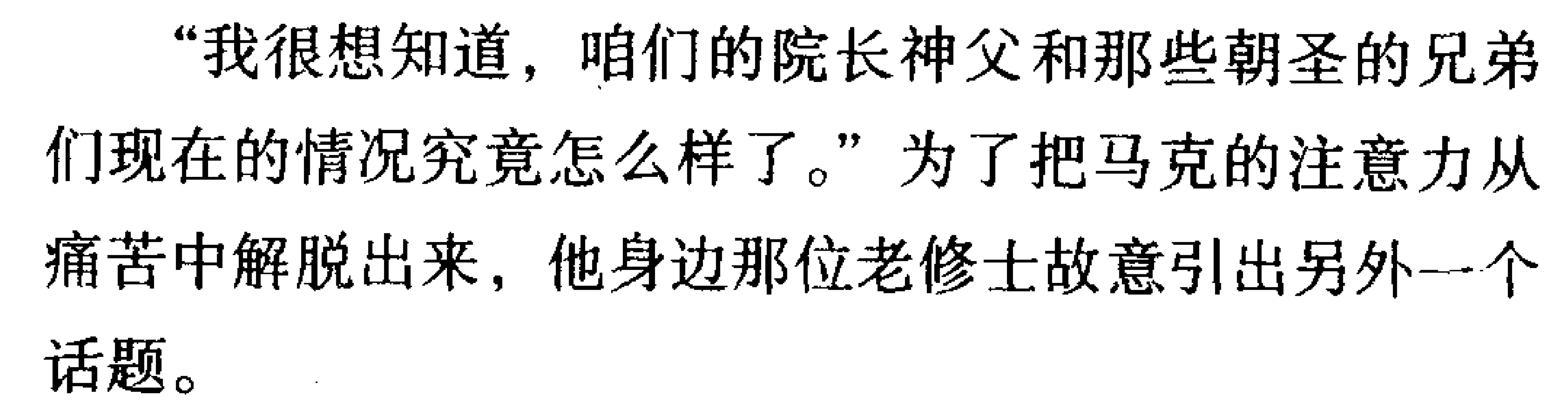
“老天，不会多久！我们坚守不了多少时间。”马克一边回答一边摇了摇头，“你只要数一数我们围墙里有

多少人，再看看外面有多少军帐，就会知道我们已经面临着最后的时刻了。我们面对着一支凶悍的敌军，他们的主力是皇家近卫军，是土耳其最精锐剽悍的部队。如果还像二三十年以前那么年轻，我可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

说到这里，年迈的马克下意识地伸展了一下他的胳膊，继续说：

“如果我的左臂还像三十年前一样强壮有力，如果我身边还有一群三十年前那样的队伍，我绝不相信他们能冲进修道院来。可是，现在，我还能干些什么呢？一个人总不能想年轻就年轻吧。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所期盼了。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就让他把我带走吧。我忍受的苦难已经太多太多了！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当父亲的受过我这么多心灵的折磨。我的儿子，乔治，他说不定现在正在我面前的敌军阵营中为他们冲锋陷阵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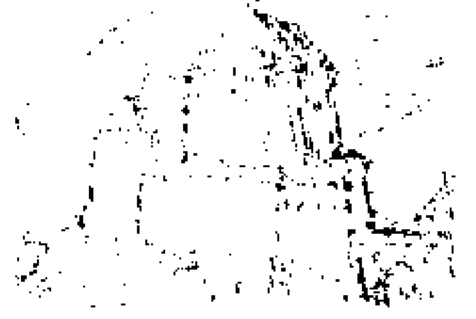


“我很想知道，咱们的院长神父和那些朝圣的兄弟们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为了把马克的注意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身边那位老修士故意引出另外一个话题。

“土耳其人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的。”马克·柯扎克回答说，“不被土耳其人的屠刀送到天上，就一定会变成土耳其人的囚徒。如果当土耳其人的囚徒，他们所受的折磨比死还要难受。可怜的人啊！我担心他们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的国家将会遭受大规模的洗劫，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巨大的灾难。可是，不！公正的上帝

一定不会抛弃我们斯洛文尼亚。他一定会向我们伸出援救之手。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的民族一定会振作起来，恢复起来。”

正当马克跟那位修士站在修道院的高墙上说话的时候，他们身边不远处那几个仆人突然大呼小叫起来。马克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告诉马克说，有一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进修道院里来了，而且他不是别人，正是前两天还关在牢房里的那个吉卜赛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儿进来的。仆人们纷纷交头接耳，心里想，这个巫师一定是从大门的锁眼里钻进来的吧？哎呀！该不是上帝让他到这儿来的吧！他简直像一个从地里钻出来的魔鬼。



当那些人把吉卜赛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马克觉得自己的手脚都激动得颤抖起来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几天以前把那个晴天霹雳一样的消息送到他耳朵里面的人。

“你是怎样进到修道院里来的？你想干什么？”马克的语气十分严厉。

“老天！我有自己的办法。”吉卜赛人回答说，“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要告诫你们：别想杀害我，因为土耳其人很快就会把你们一个接一个地屠杀干净。”

周围传来一阵嘟嘟哝哝的议论，有人已经举起了手里的武器，打算把这个吉卜赛人送上西天。

可是，吉卜赛人继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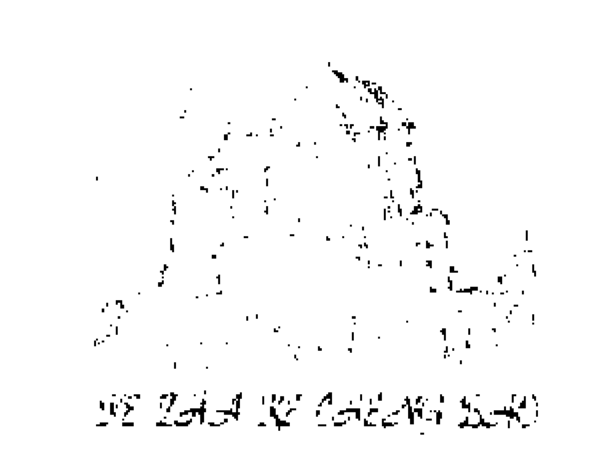
“为了向你们证实我不是土耳其人派来的奸细，我

请你们看一看你们院长神父的戒指。现在我把他的命令传达给你们：顺着我进入修道院的来路，你们可以而且必须跟我离开这儿。当然，如果你们不愿意或者不相信我的话，尽管把脖子伸出去让土耳其兵砍好了，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单独跟马克·柯扎克说一两句话。"

不用多说，肯定没有人相信沙莫尔的话。

"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大家心里都这样想，"他们想让我们像野兔一样跳进他们预先设置的圈套，可是我们也不傻，我们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

可是马克给身边的人做了一个手势，让他们暂时都退到别处去。沙莫尔的再次出现，又点燃了他寻找儿子的希望之火，所以他很想跟这个吉卜赛人单独谈谈。



"你的兄弟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笨蛋、大傻瓜。"沙莫尔说，"最初，他把你的儿子卖到我手中，让我把他带到远处去。后来他是怎么报答我的呢？他对那些农民说我是土耳其人的奸细，想让那些农民把我扔到河里去淹死。幸亏我命大福大，死里逃生，现在我要跟你谈谈你儿子的事情。但愿你不要像你兄弟那样恩将仇报，我可是好心好意来跟你交谈的。我连夜冒险跑到这儿来，因为我知道你儿子现在正在什么地方。"

听完沙莫尔这几句话之后，马克此时的心情每个人都不难设想。

"告诉我，我绝不是以怨报德的小人。只要你能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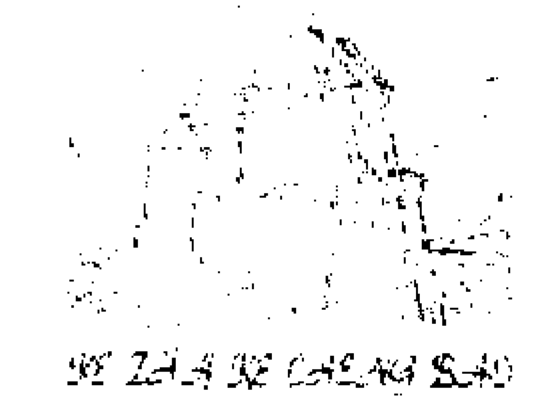
我再看我儿子一眼，我拥有的一切都可以属于你。”

“你肯定会见到他，即便是他现在没有在你面前，等到这道石墙被攻破的时候，你也一定会见到他。因为你的儿子是正在围攻修道院的这支皇家近卫军的指挥官，他的帐篷就在你这座修道院前面!”

马克·柯扎克惊呆了。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也是一个最可怕的坏消息。

“因为你的兄弟用那样卑鄙的手段来向我表示他的谢意，”吉卜赛人继续说，“因为正是他的谎言诬陷，我才被扔进了克拉卡河。我现在也要把他扔进水里，而且设法把你的儿子送回你的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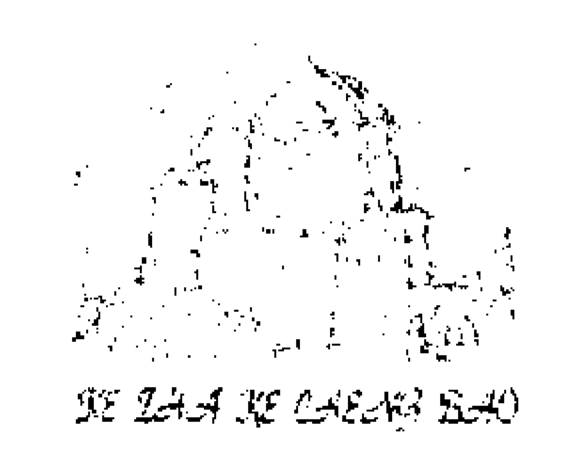


“如果你把我的儿子带回我的身边，啊，朋友，上帝的使者!”马克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显得格外吃力，“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找到他，把他带来！把我的儿子带到我身边来！为了他，你不知道我这些年是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受煎熬哟。不，等一等！我可不可以到他那儿去呢？我要到土耳其的军营里去！他那颗心属于上帝，凭着这颗上帝铸造的良心，他一定可以认出自己的父亲。对，我应该去。如果你说的都是真话，我一定会在那儿见到他。只要我能再看他一眼，我就可以死了!”

“如果你走出这座修道院，等不到你跟儿子见面，你就会死在乱刀之下，要不然就会被戴上沉重的枷锁。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儿，听我说：今天晚上跟我一起退

出修道院，撤回你的城堡去。你可以在那儿跟你那位卑鄙的兄弟会面，然后，我会设法把那位近卫军军官带到你的面前，我会让他在你面前变成一只乖乖的绵羊。事情既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也不必再把你我之间的杀子之仇放在心上了。”（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沙莫尔的眉头禁不住皱了一下，马克简直不敢抬起头来看他眼前这位吉卜赛人）“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把你惩罚得够苦了。”沙莫尔继续说，“现在我心里想的，无非是要跟你那位兄弟做一个了断！”

“亲爱的朋友，”马克难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鲁莽行为会对你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为了自己这个过失，我受的惩罚已经够深重了，而且，我还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对你做出更多的补偿。现在，我也请求你一定信守诺言，说到做到。”



在修道院的大门旁边，有一条狭窄的地下通道，通道的入口隐藏在园子角落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所以，除了老院长和为数极少的几位神父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这条秘密通道。现在，院长和别的神父都已经随着朝圣的队伍离开了修道院，剩下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知道这条通道。乌德利克院长知道修道院无法避免这场劫难，他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修道院里那几个劫后余生的修士兄弟再遭屠杀，同时，他也不愿意让许多年来收集在那儿的宝藏落到土耳其侵略军的手里。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好把这条通道的秘密告诉了沙莫尔。他告诉沙莫尔说，一旦修道院失去了抵抗的力量，就让里面

的人带着宝藏从秘密通道提前转移。老院长为什么不让别的农民来完成这个传递信息的使命呢？原因很简单：他认为只有这个吉卜赛人有这种胆量和随机应变的头脑，只有他能单枪匹马闯过土耳其人的重重包围进入修道院。

然后，沙莫尔把马克和他的同伴们带到那个秘密通道的入口处，经过他这一番解释，修道院里的人总算相信了他。试想，如果他是土耳其人的奸细，这个吉卜赛人早就经过这条通道把土耳其人引到修道院里来了。

马克经过再三考虑，确信他们已经无法坚守这座大修道院，再看看月亮，此时正好隐没在云层之中，所以他决定立刻准备，当天晚上就撤离这儿，去寻求生存下去的机会。



他们相信，一旦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土耳其人很可能立即发动夜袭。

半个小时以后，每个人都做好了出发准备。每个人肩上都背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修道院里最重要的东西。为了蒙蔽敌人，他们故意让修道院里的烛光继续燃烧着。

他们来到那个秘密通道的入口处。可是，正当他们要打开那道通往洞口上面的铁栅栏的时候，月亮却忽然从云层里钻了出来，明晃晃地照在他们身上。

一双双眼睛都焦急地注视着夜空，仿佛在向这轮银月做无声的乞求：

“你怎么如此残忍哟，月亮！你再迟半个小时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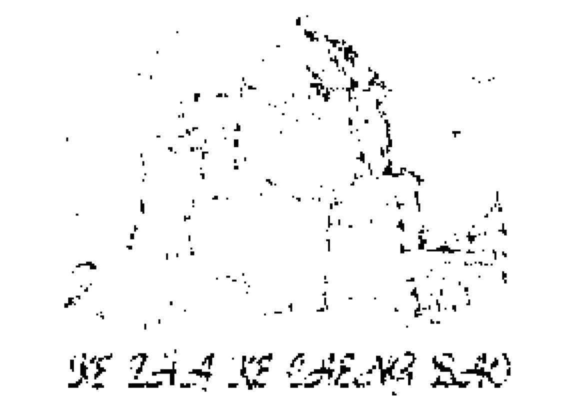
吧，给我们一个死里逃生的机会吧！”

他们中间有人说话了。

“上帝主宰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已经不可能从这儿逃走了！”

然而，转眼之间，他们突然发现高悬在空中的月亮拯救了他们。

在月光下面，他们突然看见围墙外面一大群土耳其士兵，离他们那么近，随便射一支箭都会让那些修士兄弟应声仆地。如果不是面临着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恐，这些修士们一定会怀疑自己掉进了吉卜赛人的圈套。原来，那一群土耳其士兵正围在秘密通道在墙外的出口附近。



可是，沙莫尔是一个应付突发事件的老手，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已经把自己隐蔽到了暗处。刚才他从外面进来的时候，肯定被土耳其哨兵发现了他的踪迹。现在，那些土耳其士兵正打算通过相同的办法钻到修道院里来。

“狐狸掉进陷阱里，一定是打头的先掉进去。”沙莫尔想，“如果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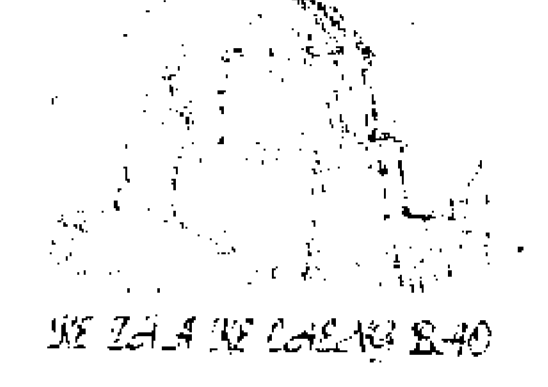
他飞快地对后面的人打了一个手势。让他们散开隐蔽，让他们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他知道得十分清楚：如果土耳其人打算从秘密通道进来，他们一定会四面八方同时发动进攻。

直到这时，那些修士们还不愿意服从这个吉卜赛人的指挥。可是墙外敌人的嘈杂声迫使他们不得不照着他

的话去做，大家都朝着他手指的方向隐蔽下来。不过，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还是跟马克和沙莫尔挤在一起。

很快，秘密通道入口处的小铁门被打开了，皇家近卫军那个指挥官和三个士兵已经钻到了修道院里。那些紧紧跟在他身后的士兵暂时都挤在那条窄窄的通道内，他们一个紧靠着一个，手里举着火把。

可是，就在那个军官和另外三个士兵还没有站稳脚的那一瞬间，沙莫尔突然从黑暗处猛地跳出来，在另外两个修士的帮助下，猛地关上那道铁栅栏，后面的土耳其士兵都被挡在铁栅栏下面。他们关得那么猛，栅栏落在两个刚刚探出身来的土耳其士兵的头上，顿时打得脑浆四迸。



围着四个土耳其士兵，修道院里顿时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修士们的人数比土耳其士兵多得多，但是却没有人能接近那位军官。等他发现自己已经被敌人分开，他自己正处在孤身作战的困境中的时候，他拼杀得更加勇猛。

地下通道里传来土耳其士兵大吼大叫的声音，因为修士们已经把那道铁栅栏紧紧地锁了起来。与此同时，在院内的这位军官和他的三个同伴也在大声地喊叫，一面催促外面的战友们赶快杀进来，一面用这个声音通知他们自己还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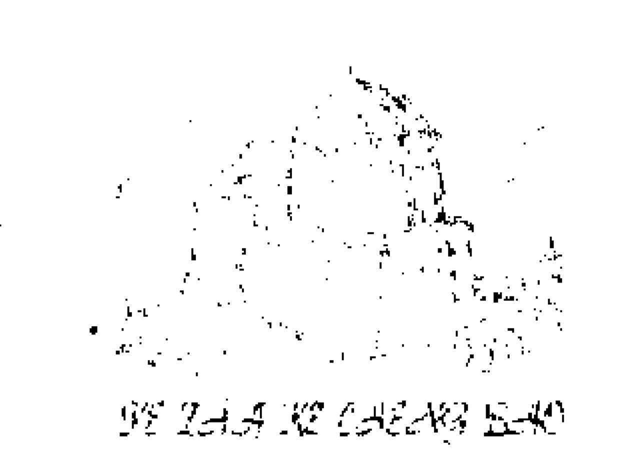
最后还是那位吉卜赛人让这场恶战得以结束。只见他偷偷地潜到那个军官背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突然甩出一根绳子套住了他的小腿用劲一拉，让他立即倒在

地上。眨眼间，不知多少双强有力的胳膊扑到了这位军官身上。几分钟以后，另外三个士兵也被活捉，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

虽然沙莫尔依旧强壮如牛，最后还是在好几个人的帮助下，他才总算在这位土耳其军官手脚上套上了锁链。

沙莫尔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位军官就是乔治·柯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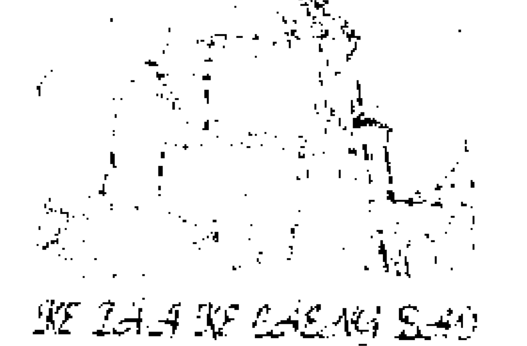
因为有那道沉重的铁栅栏，加上通道过于狭窄，土耳其士兵几乎不可能再从那儿进攻了。可是，在修道院围墙外面别的地方，土耳其人的攻势却让里面的守卫者感到阵阵吃紧。当外面的士兵听说他们的指挥官落到了敌人的手里，他们的进攻简直近于疯狂了。



虽然人数十分有限，但是这些守卫者们却干得非常漂亮。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凶猛的敌人终于被他们击退下去。多少年来，修道院外面那道护城河里的水静静地流向南方，一直都是清澈碧绿，可是这天夜里它却出现了从来未曾有过的红色——那是土耳其士兵的鲜血。

第16章

啊，请你停一停，告诉我
我的父亲他是否还活在人间？
——杰·比尔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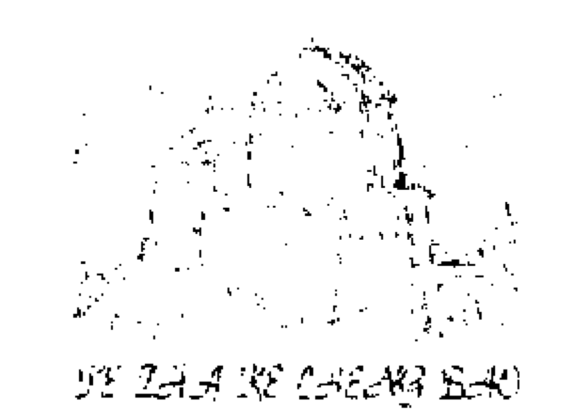
斯底奇纳修道院的守卫者们被迫放弃了撤退的计划。他们的秘密通道已经被敌人发觉，它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如果打算继续走这条路，只能是死路一条。朝外秘密逃走的一切希望都已经灭绝了。昨天夜里的战斗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是即便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这些守卫者们也确信这只是暂时的欢乐，他们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觉得筋疲力尽，他们的体力已经在昨天晚上的战斗中消耗得差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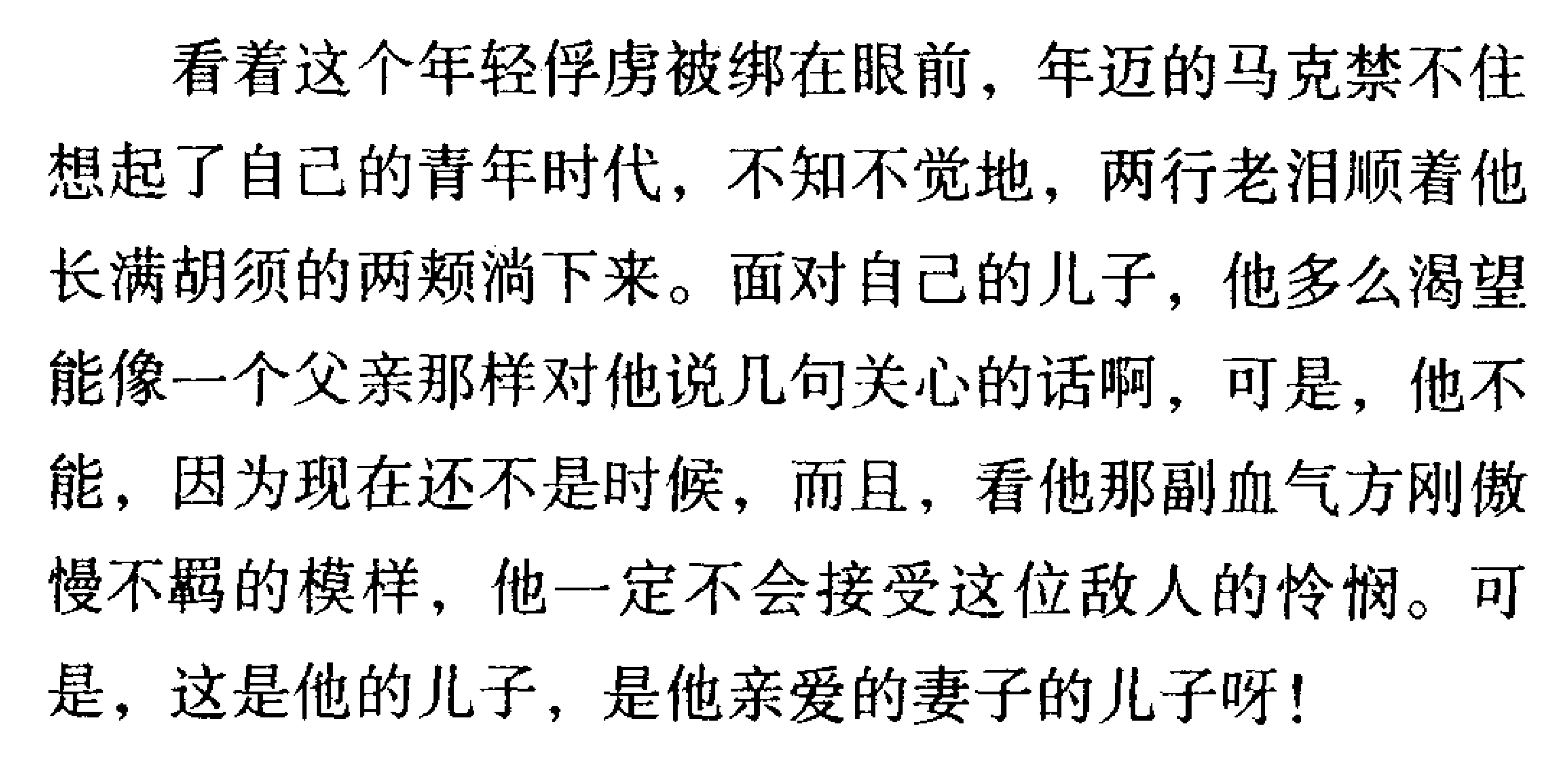
可是土耳其的这位皇家近卫军军官却落到了他们手中，成了他们的俘虏，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沙莫尔。这时

候，沙莫尔已经释放了一个土耳其士兵，让他带信回去告诉那些土耳其人："只要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胆敢走进修道院的石墙，你们指挥官的脑袋立刻就会被砍下来挂在大门上！"这个威胁十分见效，外面的土耳其士兵果然几天不敢发动攻击。他们在等待着正驻扎在卢布尔雅纳附近的总司令部发布命令或者派遣新的指挥官。

那位皇家近卫军指挥官，也就是乔治·柯扎克，两手被反绑着，正坐在修道院的一个房间里。

眼看着修士们用绳索把自己的儿子绑在那里，年迈的马克心情十分沉重。直到现在，沙莫尔还没有向那个土耳其指挥官揭示他的真实身份。可是马克却清楚地知道，眼前这位剽悍的年轻人，正是他朝思暮盼了十多年的亲生儿子。此时此刻，马克什么也不能做，他也不知道该对眼前这个年轻人说些什么。





看着这个年轻俘虏被绑在眼前，年迈的马克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不知不觉地，两行老泪顺着他长满胡须的两颊淌下来。面对自己的儿子，他多么渴望能像一个父亲那样对他说几句关心的话啊，可是，他不能，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而且，看他那副血气方刚傲慢不羁的模样，他一定不会接受这位敌人的怜悯。可是，这是他的儿子，是他亲爱的妻子的儿子呀！

他该用什么样的话来告诉这个年轻人，自己是他的父亲呢？他会相信这些话么？他能理解这些话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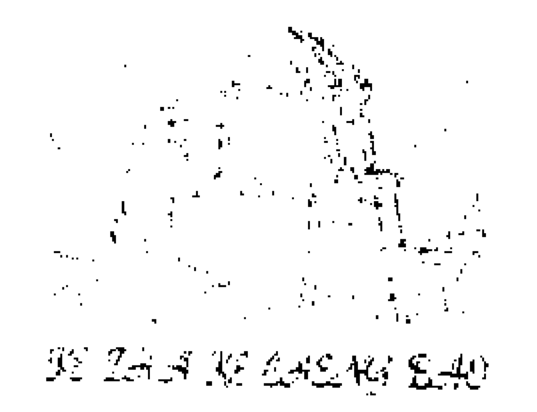
沙莫尔已经承诺他一定让这件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看来他确实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再说，除了这

个吉卜赛人，这座修道院里再也没有人能说土耳其语了。

这位土耳其军官已经在修道院里当了几天囚徒了。几天来，他的心情格外沉重，他只能在牢房里来回走动，而且他的手始终都被反绑着。

在沉静下来的时候，他有很多时间来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时候，他突然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回忆起自己的家。“我的家可能会在哪儿呢?”他问自己。他竭力试着去回想自己的童年时代。对他来说，这一切一切仿佛都像是在梦里的事情——那位把自己的儿子放在膝上摇来摇去的父亲，那位冷酷的叔父，那个把他抢到马背上带到远方的家伙……

在这一段难熬的日子里，一位年迈的修士长来看望他，为这位战俘送来各种必需的生活品。他每一次来到这位囚徒面前的时候，眼睛里都饱含着热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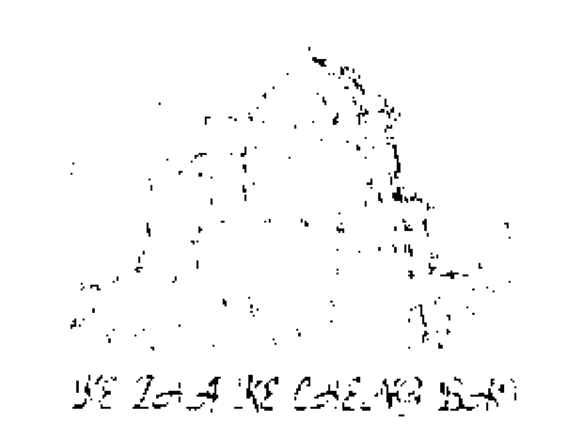


显然，这位皇家近卫军军官对这位老修士十分尊重，也对他充满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在他的眼里，这位老修士仍然是一位陌生人。他丝毫也不知道，造成老修士伤心落泪的原因，原来就是他自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那位吉卜赛人也时常到牢房里来，他开始一点一点地向这位军官讲述这样一个让人忧伤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慷慨富有的父亲，他有一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后来，这位父亲出去参加保卫皇帝的战斗，那个冷酷的叔父为了自己的罪恶目的出卖了那个小男孩。再后来，那个小男孩被带到土耳其，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以

后，成了一名皇家近卫军军官。这个故事中，吉卜赛人讲的全是真话。

这个故事深深地唤醒了这位皇家近卫军军官对自己童年的回忆。他脑子里长久以来似是而非的梦一样的印象在这个吉卜赛人的故事中得到了一步一步的印证。最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就是故事中所说的那个小男孩！

“我的父亲会在什么地方呢？”他问自己，“也许，他已经很老了，他一直在思念我？可是我呢？却在为敌人效力！在我接受土耳其人的教育之前，还有人在我的心里播下了更美好的种子？那个人一定是我的父亲。我原来是一个基督徒的儿子！可是土耳其人却让我信奉了另外一种宗教，还让我成了一个近卫军军官。肯定是这样的！我亲眼看见他们对许多小男孩实行了这种教育，我见过许多次……现在，我要离开土耳其。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亲，找到那位日夜思念我的可怜的父亲。”



想到这里，这位皇家近卫军指挥官颓然坐在凳子上，低垂着头。

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看见了眼前站着那个叫沙莫尔的吉卜赛人，旁边还有那位老修士——他还是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他的父亲。

年轻军官的目光落在老修士身上，在他的目光中，老修士仿佛感受到一种真情的渴望，他被感动了，禁不住呜咽起来。

这位皇家近卫军军官向吉卜赛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已经不会说斯洛文尼亚语了，所以还不能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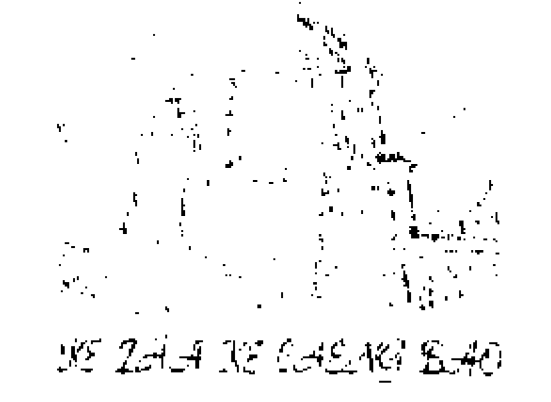
接跟老修士说话)："你认识你在故事里多次讲到的那位老父亲吗?"

"当然，我对他了解得很清楚。事实上，他就站在离咱俩不远的地方。"沙莫尔回答。然后他转身对马克说："我们的计划见效了，见效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年轻军官问。

"我是整个事件从头至尾的见证人，我的朋友。我自己亲手把那个孩子甩在马背上翻山越岭到达土耳其。然后，我多次秘密地去探望他，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直到今天。"

"你认识那个孩子?"年轻军官突然从板凳上站起来说，"这怎么可能呢?"他又陷入了思考，坐回到板凳上。



"我认识他，"沙莫尔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仿佛在讲述一个十分平凡的故事，"你就是那个被我卖到土耳其的孩子。"

听见沙莫尔的话，年轻军官再次从板凳上站起来。从他的表情上，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内心极度的不安。

"告诉我，快告诉我！如果你说的是真话，我的父亲现在在哪儿?"

这时候，吉卜赛人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从腰间拔出刀来，割断了年轻军官手腕上的绳索。然后指着满脸焦虑的马克说："他就在这儿……看清楚，好好看一看，然后你就会相信他是你的父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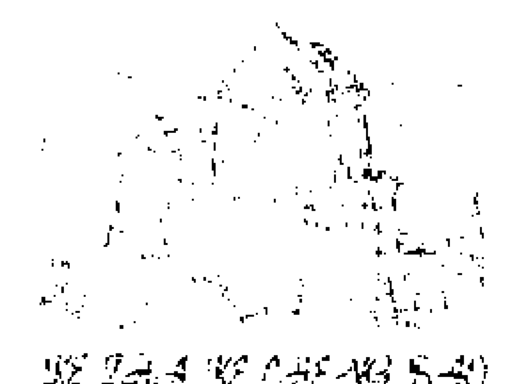
他又转身对马克说："你的儿子，乔治·柯扎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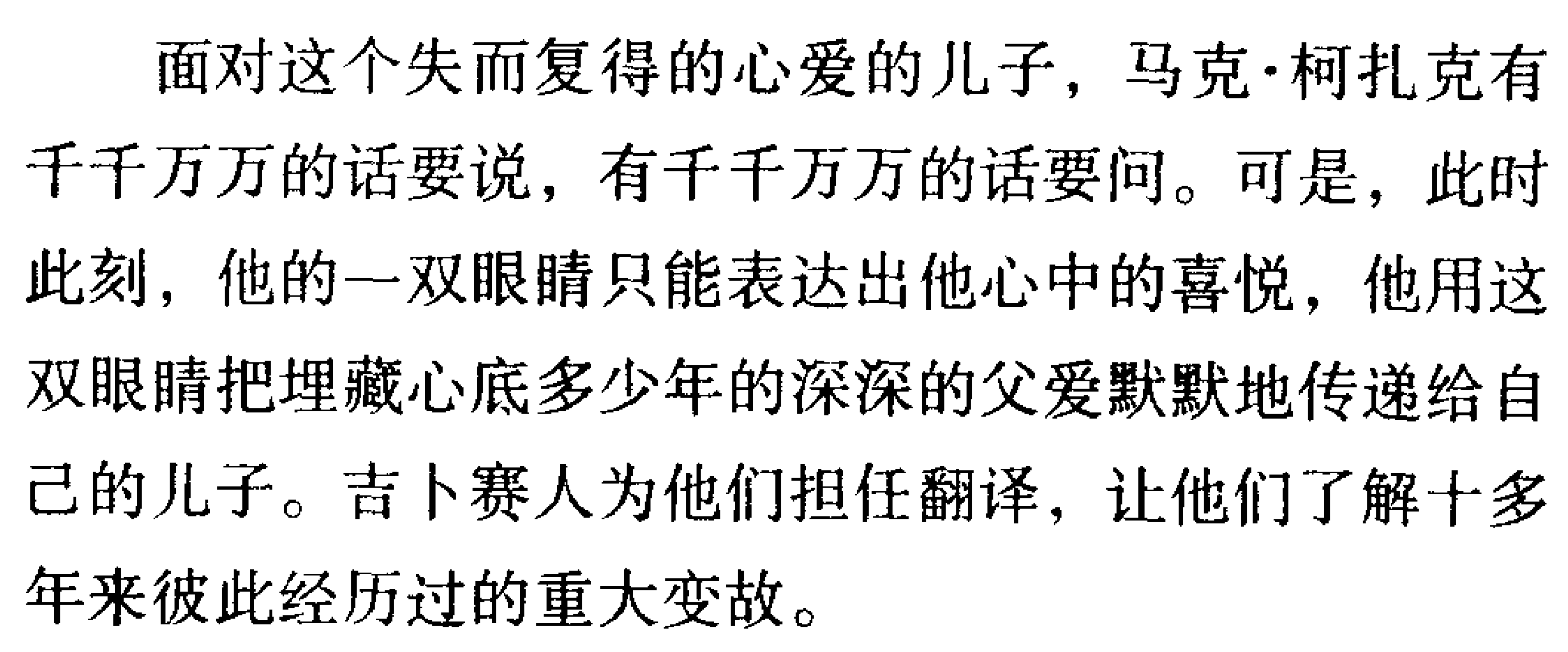
就在你眼前。怎么样，比我从你手里带走的时候还英俊一些吧？”

“我的儿子……”老柯扎克失声痛哭起来。

把两颗心残酷分开的冰障彻底崩溃了，父亲和儿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他对童年的记忆里，他不知多少次听见父亲这样叫他啊！“我的儿子！……”此刻，在多少年梦幻般的回忆之后，他终于再一次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这个熟悉的声音。他知道这个声音，他还记得这个声音——只要他心灵深处还装着这个声音，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成为土耳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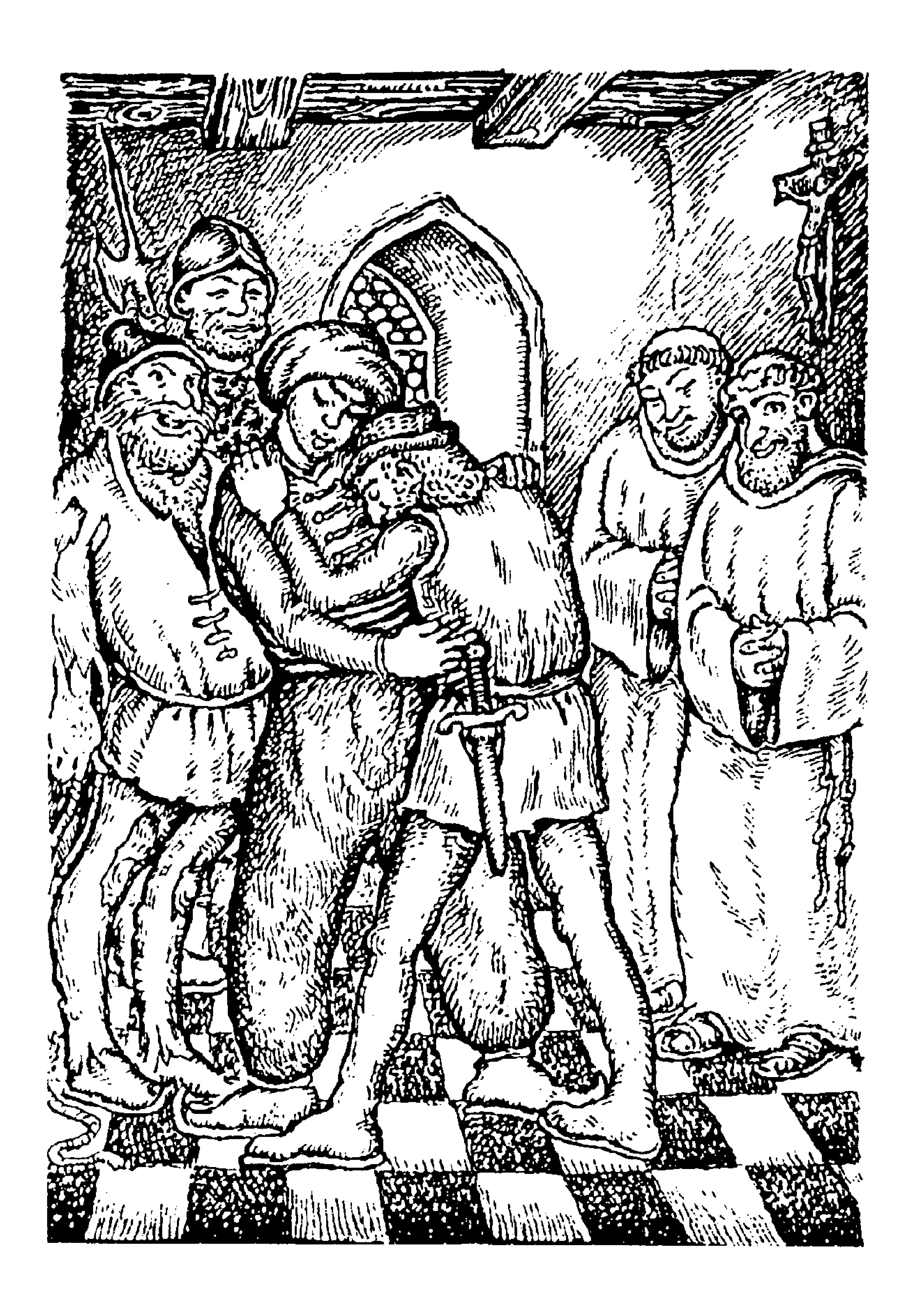




面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心爱的儿子，马克·柯扎克有千千万万的话要说，有千千万万的话要问。可是，此时此刻，他的一双眼睛只能表达出他心中的喜悦，他用这双眼睛把埋藏心底多少年的深深的父爱默默地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吉卜赛人为他们担任翻译，让他们了解十多年来彼此经历过的重大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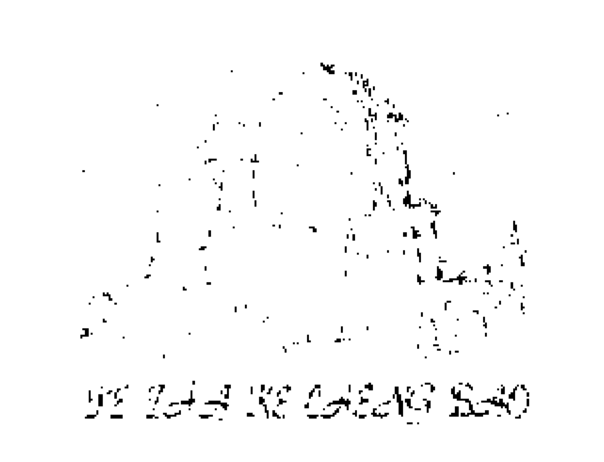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从修道院突围出去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聪明老练的指挥官，乔治·柯扎克完全可以让他的部下相信修道院里的人已经向他投降，而且可以告诉部下说，这些人的条件是用他本人和另外两个士兵作为人质，让他们平安撤离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就只得放弃修道院了。乔治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和他的同伴，他们立即同意了他的建议。

墙外的近卫军很快就接受了修士们提出的条件。事



实上，他们心里根本没有把自己的承诺当成一件庄重的事。他们心里想的是：一旦他们的指挥官获得了自由，他们才不管自己是不是做过什么承诺呢。可是他们的指挥官却坚持要履行诺言。这样，土耳其士兵们只好眼睁睁地望着这一小队斯洛文尼亚人肩上扛着修道院里最贵重的东西，慢慢地穿过他们的营区。最后，乔治·柯扎克还坚持亲自监护着这一小队人马一直走到柯扎克城堡，他说要用这样的方式树立自己良好的信誉。尽管那些土耳其士兵对自己的指挥官这种近乎过分的行为感到惊讶，但是他们却不敢说半个“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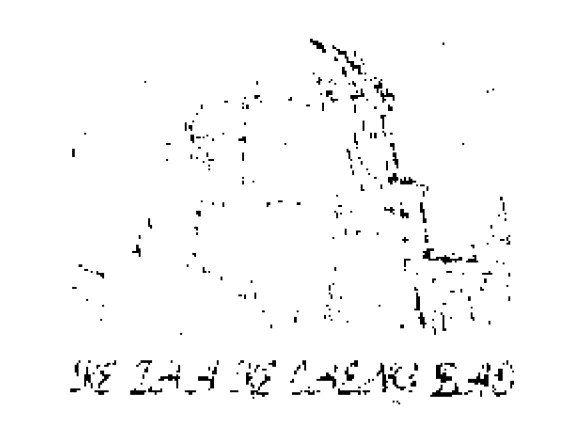
士兵们担心这些斯洛文尼亚人中途变卦，再次拘扣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提出要派人跟指挥官一同前往，可是乔治阻止了他们的行为，他说完全没有这种必要。最后，他只带了五个骑兵跟他同行。可是没过多久，这几个人就返回土耳其军营说，他们的指挥官已经宣布放弃他们这支皇家近卫军部队，因为他愿意和那些斯洛文尼亚人一起住在柯扎克城堡里。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土耳其军队愤怒至极，他们放火焚烧了斯底奇纳修道院，把修道院的教堂烧成了一片瓦砾。他们恨不得全体出动去抓那个叛徒（他们把乔治·柯扎克叫做叛徒），可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一旦附近的斯洛文尼亚人集中在他们先前那位杰出的指挥官手下，必然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认识到这种危险之后，这支近卫军队伍很快就从斯底奇纳撤走，追赶他们的大部队去了。

在他们这一小队人马从修道院撤出之前，马克就让沙莫尔和两个修士提前赶回城堡，把这边的好消息带回去。同时宣布城堡的合法继承人返回故乡的消息。马克还特地让传信的人告诉他的弟弟彼得（如果他已经返回城堡了的话），让他千万不要担心，他先前的一切过失都将得到宽恕。在得到这个意外的消息之后，柯扎克城堡内外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尤其是知道当年小乔治被抢事件的那些老人们，更是高兴得像过节一样。

可是这个惊人的消息却让彼得呆如木鸡。想一想吧，一个是被自己欺骗了一二十年的兄长，一个是被自己出卖到外国的侄子，一旦他们回到城堡，一切罪恶肯定会大白于天下，彼得，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那两个修士把马克表示宽恕的话做了如实的传达，可是彼得却一个字也没有听进耳朵里去。在人们大呼小叫的欢闹声中，他的脑袋里简直是一团乱麻。

“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彼得在绝望中声嘶力竭地嚎叫着，他的叫声把身边的人吓了一大跳，“我永远输了，彻底完了！”说完这句话，他飞快地逃开，像发疯一样，没有一个人敢出面阻拦他。等到城堡上下的人都出来兴高采烈地迎接年轻主人和老主人的时候，再也没有看见彼得的影子。马克忧心忡忡，他再三追问彼得的行踪，始终没有人能够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人们找遍了城堡的每一个角落，始终不见他的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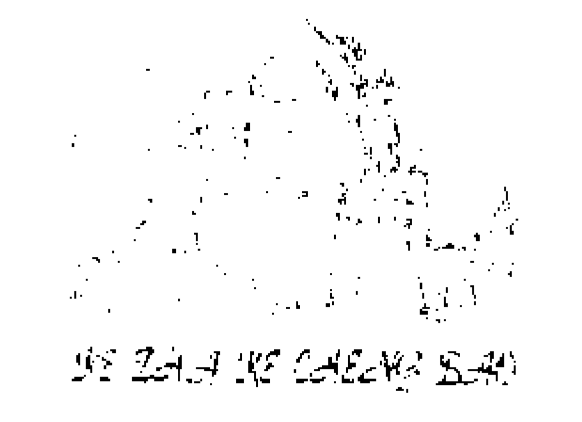
彼得不见了。

沙莫尔也不知到哪儿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年轻的仆人惊恐万状地跑来向马克报告说，他看见彼得了，在城堡围墙外面的树林里，他被吊在一棵大树上，已经死了。听了这个消息，马克高兴的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早在两天以前，跟彼得一道从克拉卡山洞来到柯扎克城堡的路上，乌德利克院长就曾用他颤抖的声音对彼得说过："你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后来，那两个被派去掩埋彼得尸体的仆人告诉人们说，当他们刚把棺材放进墓穴的时候，那个吉卜赛人突然从树丛中钻出来，用嘲弄的语气对着棺材说："你为什么要让人把我扔到河里去呢，你这个傻瓜？如果当初不那样对待我，你也不至于得到如此下场嘛。"



这是我们听见那个吉卜赛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在斯洛文尼亚看见过他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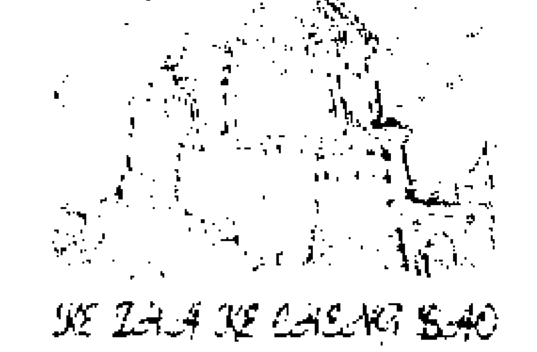
不久，土耳其侵略军退出了斯洛文尼亚，我们的祖国又一次获得了解放。

现在，劳作砍伐之声又在斯洛文尼亚古老的森林里响起来。逃过了战争灾难的斯洛文尼亚农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是那些在侵略者战刀下幸存下来的人们。怀着重新获得的勇气和对上帝一如既往的忠诚，他们站在那一堆堆冷灰面前，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村庄。在斯洛文尼亚的大地上，到处都可以看见辛勤劳动的人们，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医治敌人留下的创伤。斯底奇纳修道院的乌德利克院长得到了周围贵族们的经济赞助，尤其是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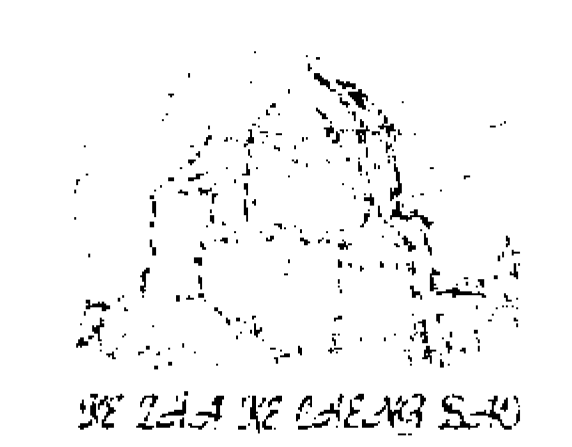
了柯扎克城堡那位年轻主人的援助，他很快就在原来的废墟上完成了修道院的重建工程。重建之后的斯底奇纳修道院，甚至比从前更为壮观。

乔治·柯扎克仁慈的天性很快就在远远近近人们的心中得到了公认。他不但因为自己传奇般的经历而成为人们常谈不衰的话题，他同时还被公认是卡尼尔拉省最受人爱戴的贵族。人们习惯性地把他叫做“皇家近卫军”，日子长了，人们渐渐忘记了这个名称从前给他们带来的恐怖印象。

在乔治·柯扎克返回故乡之后，虽然老马克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但是他最后这几年的生活却充满了快乐。去世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平静，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再也没有遗憾和牵挂。他气绝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愿上帝保佑我的乔治”。老院长乌德利克很快也跟着马克回到了那位扬善惩恶、公正无私的上帝身边。我们相信，他的一生一定会受到上帝的首肯和赞扬。



译者的话



1998年9月，我接受成都大学的派遣，前往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亚非系担任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化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一天，亚非系的同事、斯洛文尼亚著名的汉学家米加·萨耶博士带我前往市政府参观访问。在市政厅三楼，我看见许多色彩鲜艳的壁画。通过萨耶博士的介绍，我深为其中一组壁画所吸引——这组壁画再现了五百年前土耳其帝国入侵斯洛文尼亚的历史场面。

这时，萨耶博士对我提起了这部叫做《柯扎克城堡》的斯洛文尼亚文学名著，后来，在斯国同事和学生的帮助下，参考几种英文译本，我用中文译出了这部《柯扎克城堡》。

由于历史的局限，原著中某些描写带有浓厚的宗教仇恨情绪，我在翻译的时候进行了一些淡化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能开脱失真之嫌，但是这样处理的结

果却更符合本人让全人类分享艺术和共享和平的初衷，我诚恳地希望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体谅。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 Mitja Saje 先生和王惠琴女士，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他们夫妇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

译　者

2000 年 5 月于卢布尔雅那



[General Information]
□□=□□□□□
□□=□□□□□□□□□□□
□□=177
SS□=11712641
□□□□=2001□01□□1□